

简 介

这部小说是以1920年日本八幡钢铁厂首届大罢工为背景，描写了工人筱原辰吉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工友会为一方，与资本家的御用工会进行了尖锐曲折的斗争。主人公筱原为捍卫工人利益，不受拉拢不怕威吓。他的行动感动了寡嫂，二人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最后，筱原被劫参加复工，在用船运往钢铁厂途中，他奋起反抗，不幸落水，悲壮死去。

本书突破了工人文学的一般公式化的模式，以生动形象刻画了主人公一家的悲惨命运和波澜壮阔的罢工场面。

本书是战后日本工人文学的名作，我国文学界曾在《光明日报》上给予很高评价。

《大罢工》序

叶渭渠

日本进步工人文学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曾出现过象宫岛资夫的《矿工》、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以及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佳作。战后，日本进步工人文学更是蓬勃发展。近一二十年它们虽然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严峻的斗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更多的工农作家在成长，更多的优秀作品在问世。工农作家来自工农群众，他们深深懂得工农大众受阶级压迫的痛苦，社会视野开阔。他们的作品进一步接触和探索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许多优秀的工农作家，如佐木隆三、中田润一郎、山下惣一等都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以自己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为题材，很有生活气息，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大罢工》就是这类工人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佐木隆三，原名小先良三，一九三七年生于朝鲜平壤，原籍北九州市。一九五六年，在福冈县立八幡中学毕业后，进入八幡钢铁厂当轧钢工人，开始从事业余创作，并参加工会运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起重机》、《手指》等，描写大企业的内部矛盾和工人的生活，引起了文坛

的注目。一九六三年出版短篇集《猜拳协定》，获得了新日本文学奖。作者通过火热的劳动和斗争，特别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锻炼，不断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一九六一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罢工》。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相隔十五年之后，于一九七六年才能公开出版。一九六四年他辞去工职，一九六七年移居东京，专门从事创作。

《大罢工》是写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最大的罢工事件——一九二〇年八幡钢铁厂的大罢工。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日本在这一冲击之下，也爆发了政治经济总危机。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发生了“抢米风潮”，之后工人罢工事件层出不穷。日本政府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开始镇压工会农会和工农运动，走向法西斯化，走向侵略战争的道路。八幡钢铁厂三万工人就是在提出反对解雇工会（工友会、友爱会）干部、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被拒绝之后，熄灭了高炉的火焰，开始闻名的大罢工的。这次大罢工最终虽被警察、宪兵镇压下去，但它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小说《大罢工》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熄灭了高炉的火焰”的青年工人为模特儿，描写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作者到八幡钢铁厂工作之后，读了《八幡钢铁厂工人运动史》，深受感动，亲自走访参加过罢工的老工人，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花了两年时间写了这部作品。小说公开出版后，受到了进步舆论界的称赞，被认为是“近来

为数不多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之所以比较成功，首先在于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了这场大罢工的斗争现实，同时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结合自如。作者是描写了工人为反对解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而进行的大罢工，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他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准确地把握住当时复杂的阶级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从而巧妙地把故事的发展置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典型环境之中。特别是作品揭示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更繁重的劳动、更大的贫困，而资本家却在发战争横财”，从而更加充实了大罢工的意义所在，深化了主题的思想性。所以，故事虽然是选取大罢工的历史片断，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是同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小说无论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生活和时代气氛的。可以说，它是一幅日本工人运动史的艺术画卷。

小说是完全忠实于大罢工的历史真实的，但它又跳出历史的原型，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筱原辰吉。这个英雄人物不是天生的高大全，也不是臆造的虚像，而是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磨炼成长的。更难得的是，作者有意识地把主人公的思想成长，同当时阶级关系和矛盾的展开密切结合在一起，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筱原辰吉从一个天皇制崇拜者，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转变过程中的内心矛

盾和斗争，从而丰富了人物的艺术形象。辰吉从小受到“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教育，他把父亲在侵略战争中丧命、哥哥在繁重劳动中被火红的钢条活活烧死，都看作是“为天皇陛下牺牲”，并且觉得一些在中国战场上战死的士兵死前没有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是“奇耻大辱”，暗自提醒自己：绝不能动摇对天皇的信念；乃至参加大罢工之初，也只是出于告慰哥哥在天之灵，还怀疑这是否违背天皇的意志。作者笔下的这样一个人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的教育，逐渐觉醒起来的，在斗争中，他耳闻目睹忠于天皇的军队和警察是如何严重破坏罢工运动和逮捕罢工工人，开始怀疑起天上来，觉得有必要弄清“天皇陛下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但又觉得“把天皇视为敌人，未免……”因此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最后在厂方进一步勾结军警收买工贼加紧残酷镇压和迫害工人的情况下，他自己也被用武力强迫去充当打手。为了保卫罢工，保卫工友，他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坚定地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呼喊什么呢？喊“天皇陛下万岁”还是喊妈妈、嫂嫂呢？可是他的力气只能喊一句了，于是他挣扎地从嘴边迸出：“工人万岁！”的响亮口号。更可贵的是，作者描写主人公的阶级觉悟，除了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外，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作者在小说中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且有意在后半部安插了“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关键是要看清应该推翻谁”，“再过四五十年，大旗就会举起来！”一席话，象征和暗示大罢工斗争失败了，但从血的教训中得出了宝贵的经验，分

清了敌我友，高高地举起了“工人万岁”的旗帜，预示了未来的胜利；同时让主人公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逐渐血肉丰满起来，使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主人公筱原辰吉最后牺牲的场面，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作者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筱原辰吉这个典型人物，而且还细致地刻画了生活在辰吉周围的众多的英雄群像，如鼓励辰吉把罢工进行到底、同辰吉有着炽烈感情的寡嫂；真诚地支援辰吉、生活在底层被人鄙视的小酒店女招待；最先拉响汽笛，站在前列英勇斗争的朝鲜工人；由反对辰吉罢工转为支持辰吉罢工的母亲，此外，还有三吉、“秃头”、“妖婆组长”等等人物，乃至一个未曾见过面的外地工人，也在鼓励辰吉：“即使这次罢工失败了，我们也要记住：首相和工厂长官都是一丘之貉！”这些出场人物不管着墨多少，都赋有鲜明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色，起到了陪衬主人公的作用。作者为了加强故事的生活气氛，安排了辰吉和女招待的深情厚谊，辰吉在斗争中对寡嫂产生的爱情，是合情合理的，顺理成章的，且笔调清雅，语言纯朴，更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近几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界甚少介绍这方面的优秀作品。马兴国同志把这部作品翻译出来，文笔通顺流畅、朴实无华，很能传达原作的风格，现在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的事，它对于读者了解日本进步工人文学的现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982年于北京

眼瞅就要被轧成钢轨的钢坯，前后晃悠几下后，竟夹在轧辊里停止了运动。辰吉万没想到，大罢工就此开始了。当然，不只是辰吉，其他的轧钢工们也都以为这只不过是轧钢机出了故障。

“够修理一阵子的。咱们一大早就上工，趁这会儿喘口气倒也不坏。”工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离开了轧钢机。

轧钢机的操纵台上，三名操纵工大声吵嚷着，喀嚓喀嚓地扳动把手。辰吉放下手中的钢钳，瞅着操纵台，心中盼望停工的时间越长越好。操纵工们注意到围观者们眼神，得意地仰起脖子，就象最近在八幡街里时常见到的卡车司机那样神气。这时，剪切组的组长，甚至连精整组的组长也都气喘吁吁地跑来，就象看卡车抛锚的热闹似的。他们双手叉腰，骂起操纵工来。

辰吉也回到轧钢工们休息的地方。伊部三吉让一块草席片给他，然后边往烟锅里填烟丝，边乐滋滋地走向轧辊，就着轧件点着了烟，又高高兴兴地转回来。辰吉挪了挪屁股，给他腾出块地方。

“今天又这么冷。”

“恐怕还是雨中带雪吧！”

室外朦朦胧胧，看不清是雪还是雨。照这个冷劲儿，多半是下雪了。扔下铁钳坐在草席上，越发觉得冷飕飕的。辰吉想和三吉说，“要是铁钳不那么沉，冬天干干活可也不赖”，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担心跟工友会会员三吉说这种话，三吉肯定要责怪他，“眼瞅就要罢工了，你却胡说什么干活比闲着好，这是啥思想！”

辰吉百无聊赖地把视线投向轧辊。轧件逐渐凉了下來，现在即使轧钢机重新开动，从轧辊中轧出的轧件也是废品，因为轧过的钢坯一旦过长，便装不进加热炉，只好轧断，由炼钢车间的平炉重炼。

“哼，出个故障，能歇上一会儿就知足了。罢工那是异想天开！让钢铁厂的七十个车间同时停工办得到吗？工友会说是有三千名会员，可就连三吉那样的都带上了会徽。三吉这小子，讲大道理是个英雄，抡起铁钳来却是个狗熊。整天价罢工、罢工不离嘴，心思根本不用在干活上，到头来，咱不得不替他多出一份力气。真倒霉！”辰吉心中暗自抱怨。

从一开始干活，辰吉就觉得脊背上痒得难忍，趁这会儿，他摘下手套，先搔起背来。

辰吉这些轧钢工的工作十分单调，钢锭被轧成粗如枕木的钢坯以后，传送到他们的钢轨车间来。钢轨车间的轧辊很长，一组辊上有几道孔型，随着孔型转换，钢坯被轧得又细又长，逐渐变形成为钢轨。辰吉等人的任务，就是在钢坯过来夹进回转轧辊时，用铁钳给它翻个，使钢坯翻滚着转换方向，再进入另一道孔型轧制。用铁钳插到轧件下面，把它夹起来，确实要花很大的气力。辰吉他们只有四个人，却要翻

转最后轧成一百多米长、重四吨以上的轧件，所以，每轧完一根，不要说臂力较弱的三吉，就是其他人也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辰吉一边挠着脊梁一边想：“就算伊部三吉说得有道理，可是抡起铁钳来你该卖些力气呀！你不使劲，我们就得多费力，反正四吨重的轧件是不会变轻的。光耍嘴皮子干不了活的三吉呀，你不知道在班上给我们增添麻烦了吗？”辰吉继续挠个不停。他转而又想到：“自己怎么偏在今天才想挑三吉的不是呢？”

伊部三吉正往左手掌上“啪啪”地猛打烟锅，烟灰刚抖落下来，他就敏捷地扭正烟锅，用右手麻利地填满烟丝，就着抖落到左手心上的火星点着烟。身边的一个轧钢工向三吉借火，也点起一袋烟。

“三吉去年才够检查兵役的岁数，可是举止作派却很老成。他固然比我大两岁，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读了早稻田大学的函授讲义吧！而且，三吉很早就爱到友爱会总部去。去年十月十六日，工友会刚宣布成立，他就是会员了。”想到这里，辰吉瞟了瞟三吉，手还继续挠脊梁。

这时，汽笛突然发出尖叫。现在并不是鸣汽笛的时候，它却发疯似地吼叫了四五声。据说，这个汽笛是从日俄战争中俘获的俄国船上拆卸下来安装在锅炉车间的，四里方圆之内都可以听见它的声音。

“罢工啦！这是开始罢工的信号！”三吉高声喊叫。

可能是听见了三吉的呼喊，操纵工的组长厉声喝道：“胡说，这是蒸汽压的毛病！”

汽笛由着性儿吼叫不已。辰吉和工人们一道，不顾一切地跳过那些停在轧钢机上、还有八九百度高温的轧件，向车间门口奔去。

伊部三吉把双手拢在嘴边，扯着嗓门高喊：“罢工啦，罢工啦，别干活啦！”

“只要听见了汽笛，谁都得跑出来，我出来可不是跟着你们起哄的。”辰吉边跑边暗中自我解释。

“别走，别走，不许离开车间！”

为了检查轧钢机突然停止转动的原因而聚在操纵台周围的班长和组长们，拼命阻拦大家。可是，不管是剪切工、精整工还是矫直工，都呼叫着拥向门口，没有人理睬他们。

辰吉跑出车间时，汽笛声已经渐渐低下来。估计拉汽笛的绳子还在被谁拽着没放，而汽笛的蒸气压力已经降低，这和钢轨车间的轧钢机逐渐停止转动是同一道理。

锅炉车间的这个信号汽笛声音宏亮，即使行驶在厂内的近百辆火车头齐声鸣叫，也压不过它。现在，它几乎无声了，集聚在钢轨车间门口的一百多名工人未免有些洩气，不由得用近于责备的目光盯着刚才还在奔走呼号罢工的伊部三吉。三吉尴尬地往地上蹭着木屐，解下系在额上的毛巾，假装去擦根本不存在的汗珠。辰吉虽然也抱怨地瞅了三吉一眼，心里却在想，大汽笛异乎寻常地吼叫，肯定有什么原因，只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异常的现象罢了。

天色渐渐放明，轮箍车间和炼钢车间的前面也是人声嘈杂，看来他们也是听见汽笛声而急忙跑出来观察动静的。

辰吉想，好容易来到外面，不能白跑一趟，顺手搦了把

鼻涕。大概是受辰吉的影响吧，人们也都痛快地擤起鼻涕，甚至还有人站在火车道旁撒起尿来。

“你们这帮混蛋，要干什么？”

班长和组长们跑过来，冲着成群结伙的工人们吼叫。

也许是由于离开了通红的钢坯，冷丁跑到寒冷的室外的缘故，辰吉不由打了个寒噤，接二连三地打起嚏喷来。随着嚏喷的节奏，鼻孔麻酥酥的。他捏住鼻翼，想再擤个痛快。

“就是罢工嘛！”伊部三吉兴高采烈地喊道。

辰吉慌忙扬起脸，只听见不远的地方吵吵嚷嚷，一阵阵喊声不断从先前汽笛鸣叫的方向传来。

“啊，是在中心锅炉车间！”一名矫直工高举双手，大声说。

听说在钢轨车间甲班，只有三吉和这个人 是工友会的会员。辰吉下意识地回头看看凑到一起的班长和组长。他们谁也不吭声，只是紧紧地偎成一团。

喊声越来越近。三吉为了探明究竟，沿着火车道向中心锅炉车间跑去。他忽然停住脚步，向大伙招手。

“走啊，到总管理处红楼前集合！”这不是三吉，而是一个披着蓑衣，用毛巾从头包到两颊的小个子。他一边跑一边扯起哑嗓子吆喝。

“走啊——”

辰吉这伙人中，有七八个人答应。辰吉心头一怔：这几个人也是工友会的吧？可是高举双手、积极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象辰吉这样呆立不动的人，反倒寥寥无几。

“工友们！”肩披蓑衣的小个子穿着胶统鞋，两只脚并

排站在铁轨上，有力地打着手势，用相当沙哑的声音开始发表演说。每当他讲到上下句衔接的地方，就来一阵口吃。再加上双颊包着毛巾，嘴里象含着糖球似的，让人听不清楚。辰吉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他究竟讲些什么，心想：小个子大概是为了弥补身材矮小的缺陷，才站在铁轨上的吧？辰吉担心地瞧着这位包着双颊的人。他通红的脸上冒着热气，拉着演说的腔调讲个不停，如同技艺娴熟的杂技演员，抡着两只拳头，却始终没从铁轨上掉下来。

“我们工友会为了表达国营八幡钢铁厂二万五千名职工的共同心愿，现在就去给长官送请愿书。胆小怕事的留下来，有种的马上到总管理处前面集合！”

临到末尾，辰吉才听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小个子讲到这里，两手向空中用力一挥，就势跳下了铁轨。辰吉并不认为小个子的讲演如何高明，只是当听到向长官提交请愿书时，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噤，接着又连续哆嗦了几下。这时周围象开了锅似地腾起一阵阵声浪。说话工夫，辰吉已和众人一道，一步连跨两根枕木地向前跑起来。

“罢工啦，罢工啦，改善待遇啊！”辰吉也和着众人的节奏，用力呼喊。他分开跑在前面的工友，甚至撵过了三吉，一直跑到靠近排头的地方。披蓑衣的小个子跑在前头，不停地挥动两只手臂。

“冲啊！干啦！”

辰吉赶上了打头的小个子。这时，他已经不再象打寒噤时那样了，仿佛有股热气从腹部涌起，嘴里发出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叫声。他终于又超过了刚才讲演的那个小个子。

当辰吉知道刚才在钢轨车间前面，灵巧地站在铁轨上发表演说的小个子，就是工友会副会长西田健太郎^①的时候，立刻精神为之一振。三吉跑过来得意地介绍说，西田健太郎是肩披蓑衣、包着双颊、脚穿胶统鞋，扮成力工的模样混进钢铁厂的。辰吉颇感兴趣地听着，蓦然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情。

大正八年^②八月，筱原辰吉成了钢铁厂的正式工人。此后不久的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接到一张传单。一个头戴草帽的人挺着胸脯，派头十足地在路边撒着电影、浪曲^③和戏剧的海报。因为眼看就要迟到，辰吉心中焦急，更主要的是对于撒海报的人那种傲慢的态度抱有反感，所以想故作不见，径自从那个人的眼前走过去。

“给……给你一张。”戴草帽的人开始还挺和气地说。辰吉还是装作没听见。

“你……你是钢铁厂的工人吧？”

那个人紧走两步，撵上辰吉，生气地说。辰吉开心地笑了，心想：哟，这小子还是个结巴哩！于是放慢了脚步。虽然辰吉领来制服和制帽还不到一个月，可穿戴起来，毕竟表明他是国营八幡钢铁厂的工人。辰吉回过身，就想看看对方找钢厂的工人干什么。

“喂，拿……拿去！”

眼看工厂大门要关了，戴草帽的人麻利地往赶着上班

①西田健太郎(1894—1933)佐贺县人，因组织八幡钢铁厂工人罢工，而被判四个月徒刑。

②即公元1919年。

③以三弦为伴奏的一种日本民间说唱的歌曲，类似我国的鼓词。

的工人的手里塞传单，就势也塞给辰吉一张。辰吉不得不接过来，心想应该回句话。

“是……是啥传单？我……我可不喜欢看戏看电影。”

辰吉满心要把话说好，可一张嘴还是有点结巴。戴草帽的人扬起浓眉，扑哧一声笑了。辰吉也尴尬地笑了笑。大概戴草帽的人也象辰吉刚才那样思量：这家伙也是个结巴！

“别……别问，拿回去看看吧！”

戴草帽的人这回爽朗地笑了，拍了拍辰吉的肩膀。辰吉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把传单塞进了衣袋。

他刚走进工厂的大门，宣告六点停止甲班工人入厂的汽笛就响了。只要进了厂内，什么时间到车间都没有关系。辰吉打开了传单。

八幡工会章程

第一条 本工会以启发会员之智能、培养其品德、宣传公益、研究世道为宗旨。

第二条 本工会名为八幡工会。

共有十三条款文，辰吉懒得逐条细看，干脆略过了中间的部分。

本工会之事业

一、以正义人道为本，以忠诚、正直、勇敢、信义、朴素为准绳，改革沦落之世道人心。

二、改善劳动条件：

甲 增加工资。

乙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丙 彻底废除加班加点及通宵操作。

丁 星期日、节假日全休。

戊 一年发放两次奖金，金额须不低于两个月的薪金。

三、尊重人权：

甲 废止极端侮辱人格之出厂搜身制。

乙 修改工牌法。

丙 修改出入门制度。

“那人大概是个社会主义者！”辰吉边走边想，不留神脚尖踢到了枕木上，疼得他真想甩掉木屐。不过，他转眼就不当回事了：踢到枕木上倒没啥，若撞上火车可就没命了。想到这一点，辰吉决定到了车间再慢慢看。他又扫了一眼传单，只见末尾写着：

第十三条 争取普通选举权。

第一装配车间 西田健太郎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辰吉在路上没有仔细看这张到了手的传单，而到了车间，换工作服时又没有闲空。本打算在中间休息或者午休时再看，谁料想，在九点开始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他却和其他工人一道被叫进“工人休息室”，车间主任训完话，传单就被看守没收了。直到现在，辰吉还清楚记得撒传单那天，工友们的那股高兴劲儿，甚至下夜班的工人也满心喜悦地离开车间，以为出了厂子也能得到一张。

西田健太郎是个二十五岁的力工，由于他想在八幡钢铁厂成立独立工会，又散发了传单，当天便被厂方解雇了。这

个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钢铁厂。辰吉懊悔极了：要是知道这份传单关系这么重大，说什么也得把它看完啊！他估量下夜班的人接得的传单，多半不会被看守或门卫没收，便想从他们那儿借来看看。可又一转念：事到如今，再借看那张导致西田被解雇的传单，兴许会惹麻烦，也就没向任何人开口。

那一天，从主任、监工到其他的小工头，都乱作一团。工人们被叫到人称“食堂”的工人休息室，核对早晨出勤的人数和没收传单的份数是否相符。甚至当有人说拿传单擤了鼻涕时，看守竟去翻垃圾箱找。并且把贴在休息室墙壁上的传单的数目，记在一个小本上。对于辰吉他们来说，这个本子比警察的警刀更可怕。

“冲啊！干啦！”

辰吉跑在队伍的最前头，不时地大声呼喊。想到自己身后的小个子就是西田健太郎，便把刚才的胆怯完全抛在脑后，觉得自己这样奋勇当先，西田一定会啧啧赞赏。紧接着又在心里嘀咕起来，自己这样带头冲向总管理处，别的工人又该怎样看呢？如果钢轨车间甲班只有三吉和那个矫直工是工友会的会员的话，为什么刚听到从中心锅炉车间传来喊声，人们就都群起响应呢？莫非那些人都是工友会的会员？辰吉尽量仔细地回想当时高举双手的工友们的面孔。

厂子里面没有一条象样的路，进了厂门就得顺着火车道走。工厂占地七十多万坪^①，如果把铁道延长起来，相当于

^①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305平方米。

八幡车站到熊本县八代市的距离，所以厂内铁轨纵横交错。

辰吉追上了一伙沿着铁道回家的人，里面也有钢轨车间的工友。

“走啊，到总管理处去，向长官提交请愿书去！”

正要回家的这些人惊讶地回过头来。辰吉冲他们晃了晃拳头，接着喊道：

“走啊，走啊，去总管理处！”

当然，不只是辰吉在喊，还有三吉。西田健太郎也还在用他嘶哑的声音喊着，只不过数辰吉喊得次数最多，声音最宏亮。

“谁不跟着去，小心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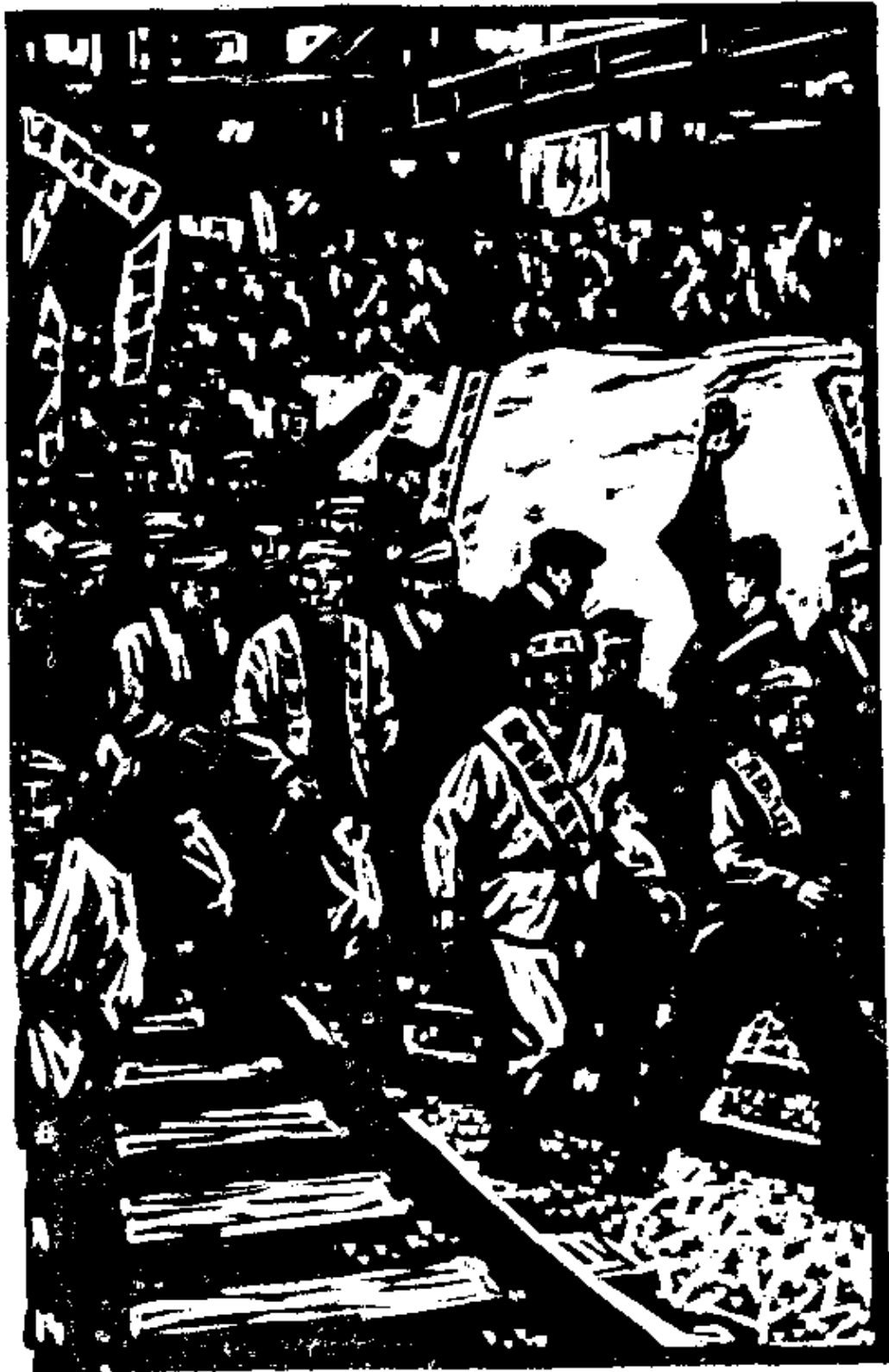
辰吉继续晃动着拳头。也许是他那双紧攥的拳头有灵吧，就连平时叫他“小崽子，小崽子”，甚至让他洗工作服的老师傅也加入到人群里来了。看到这情形，辰吉得意洋洋，觉得这些人一定以为他是工友会的会员，说不定还把他当作社会主义者了哩！

“向俄国人民学习！”

这是西田的声音。不愧是社会主义者，连说话都是国际性的。钦佩之余，辰吉也不甘示弱地接着高喊：

“革命啦！革命啦！”

一经喊出口，连辰吉本人也被自己的话吓住了。可是，想到喊一遍和喊几遍反正一样，索性又挥动双臂高喊：“革命啦！革命啦！”他为自己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高兴得心里怦怦直跳。不过，最使辰吉自豪的是他发现自己这么纵情高喊，竟没有半点结巴。



二

“五百人？一千人？”

“不止一千人，大概有两千人吧！”

“不，我看能有五千人。”

辰吉他们赶到总管理处时，大楼前面的空场已经为人群所淹没。总管理处的两层红砖楼房比八幡车站的建筑还有气魄。辰吉没见过比它更大的建筑，以为这幢楼在全国也是最雄伟的建筑之一呢！总管理处大楼坐落在钢铁厂的许多车间的中央。辰吉平时只是往返于通勤门和钢轨车间，仅仅在入厂考试时来这里检查过身体，以后再没有进过楼内。

辰吉站在乱哄哄的人群后面观察动静，跟他一起跑来的西田健太郎已经离开这支队伍，不见踪影。

“到底干起来啦，阿辰！”

伊部三吉象要把身子扑过来似地对辰吉说。看见三吉的语调和表情毫无恶意，辰吉放宽了心。说起三吉，他总爱吹毛求疵。他已经打好主意，如果三吉对于自己“革命”、“革命”的呐喊有所挑剔，那么，与其争论，不如先揍他一顿再说。

三吉接着辰吉的肩头，跳起来了望总管理处大门周围的情况，不时报告说：

“铁门关上了。”

“前面，穿力工服的工友会干部们，正商量着什么呢！”

“浅原健三^①会长没来。”

三吉絮叨个没完。其实，身材高大的辰吉，根本用不着三吉介绍，他自己就把周围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

人群中不光有正式工人，看来还有相当一部份在册杂工和临时杂工。只要脱下制服，摘掉制帽，穿上工作服，工人和干脏活的杂工就毫无区别，辰吉抱怨这些人过于老实。他最头疼那些洋字码，所以压根儿就没打算去统计在场的人数。不过，他相信伊部三吉所说的三千人左右这个数最合适，三千就不少啦！他虽然讨厌三吉按着自己的肩膀往上跳个没完，可是看到工人們的浩大声势，心里还是乐开了花。

辰吉他们离开钢轨车间后，先是跑到中心锅炉车间。辰吉跑在队伍的前面，本打算径直奔向总管理处，工友会的西田副会长却象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从后面发出“右转弯”的口令，大队人马立即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

中心锅炉车间的烟囱吐出的烟雾已经变得十分淡薄。运转的钢轨轧机停止转动的时候，只要看看高炉下面的锅炉车间的烟囱，就可以立刻明白停转的原因。

中心锅炉车间并排着一百几十座锅炉。这里制造的蒸气，开动各车间的轧钢机和发电所的汽轮机。辰吉佩服工友

^①浅原健三(1897—1967)日本工友会创始人之一。八幡钢厂工人罢工失败后，被判四个月徒刑。

会选定的攻击目标恰中要害。这里是钢铁厂的心脏，离了它，厂内能动弹的只有行驶在铁轨上的火车头。电的威力再大，顶多只能供工厂照明，对轧钢机丝毫不起作用。

平时，耸立在锅炉车间的二十多根不算高的烟囱，总是浓烟滚滚。辰吉干完一天活，有时早离开车间一会儿，估计守卫还没开大门，他就常绕道去锅炉车间看看。锅炉前，工人们光着膀子，紧握煤锨，摆开架式，象上了发条的木偶一样连续往炉门里投煤。记得有一回，辰吉和一个据说是没念完高中就进了厂的工人一道走过锅炉车间，那个人解释说：

“这里浪费得惊人！如果煤完全燃烧的话，根本不会冒黑烟。”可是，辰吉却经常看见一个象是锅炉车间班长的人，向锅炉工人吼叫：“喂，咱们的烟比人家冒得少哇！别偷懒，加劲添煤呀！”由于黑烟弥漫，只要从锅炉旁边一过，鼻孔马上就变成两个黑窟窿。据说有个乡下人仰望烟雾蒙蒙的天空，一本正经地说：“云雾，大概是八幡的烟囱造出来的吧！”听说厂墙外八幡车站一带的街上，由于有锅炉车间的烟熏蚊子，夏天不挂蚊帐也可以睡得挺踏实。

钢轨车间的一百多人赶到中心锅炉车间时，一伙手持棍棒、蒙着双颊的人，在那里闹得正欢。但这只是辰吉的最初印象，实际上他们循规蹈矩，并没打人。

“别干啦！停工啦！”

人们乱嘈嘈地嚷嚷着，咣咣咣咣地敲打旁边已经没人管的炉门。绑着裹腿、穿戴制服制帽的监工守在一边，只是颇为克制地请求工人们切莫毁坏机器。

“占领了锅炉车间，胜利就有把握了！”一个也是力工

打扮的人，看见西田健太郎便走过来汇报说。西田粗声粗气地答应一声，握住对方的手。看到这种在电影中常见的场面，辰吉又是一阵羡慕，心想到底是社会主义者，别看都是力工打扮，举止动作倒很有西洋风度。

就在西田和另一个人按照西洋的礼节寒暄时，一个彪形大汉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登时两个人被撞得踉跄几步，倒在煤堆上面。

“你们这帮坏蛋、卖国贼！”

彪形大汉又向跌倒在地上的两人扑去。他穿着制服，戴的制帽上镶有一道红线，看来是个下了夜班想要回家的班长。由于罢工一开始，守卫立即关闭了东、南、北三个通勤门，这个人大概是从通勤门返回来的。他似乎会柔道，揪住西田健太郎的衣领，往腰里一带，就把西田掀了个大翻个儿，又毫不费力地摔了出去，正好压到趴在地上的另一名工友会干部身上，那个人哎哟一声尖叫起来。

“快烧！快烧！再磨蹭，高炉就熄火了！”彪形大汉气昂昂地不断吆喝。

可是，立刻有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围着他撕打起来。大汉被打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不知是谁，把一件象是他的斗篷扔到他身上。趁这时，辰吉一伙人哇啦哇啦地大叫起来，每人手里都抓把煤块向锅炉砸去。有的打在砖墙上，哐哐地令人胆寒；有的把钢板砸得咣咣作响。锅炉旁边的压力表玻璃也一块块被砸碎。还有的人用桶拎来水往炉口里泼，霎时，周围被一片白烟所笼罩。

煤块也向摔倒西田的那个大汉飞去，他急忙用斗篷蒙着

脑袋，跌跌撞撞地朝锅炉车间办公室的方向跑了。

将近有五百人集聚在锅炉车间。不知是谁大喊“朝高炉冲啊！”可是，似乎其他的队伍已经赶过去了，只听离锅炉车间不远的高炉那边也传来了喊声。

辰吉自然不甘落后，只恨手头没有用来起哄的东西，急得他往工作服上紧蹭那双扔煤弄黑的手。就在辰吉的跟前，七、八个人围拢一个对着行军壶嘴仰脖喝水的中年汉子。行军壶里似乎是酒，周围的人齐声为他叫好。行军壶里的酒好象喝光了，那个人用脏手抹了抹嘴角。辰吉见他喝罢酒还似乎兴有未尽的样子，立即猜想到这是个朝鲜人。看他身板、眼睛，都透出一种朝鲜人的特征。辰吉有点困惑不解，那些象是罢工领导人的工友，为什么向这个朝鲜人敬酒呢？他听说，多数朝鲜人都是在焦炭车间、矿石卸货场，还有中心锅炉车间的煤场等埋汰地方干活。当然，他们不属于正式工人，而是经包工头按天雇用的临时杂工。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辰吉竖起耳朵，谛听他们欢快的交谈。

“我是豁出命干的！”

看得出来，他是被周围的伙伴们催促得迫不得已，才腼腆地说出这么一句。辰吉心情激动地倾听着，概括起来，他们所讲的是如下一些情况。

原来，这个朝鲜人叫金泳文，就是他在六点五十分左右，勇敢地拉响了汽笛。刚开始时，他曾经妨碍了赶到锅炉车间伺机鸣笛的工友会的会员。这次罢工，工友会决定连续鸣放汽笛作为统一行动的信号。汽笛场上总是有一名班长和两名工人守卫着，工厂每天都鸣笛二十几次，不仅八幡市，

就连若松、户畑、小仓、门司、远贺郡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家，也都按照钢铁厂的汽笛来校正钟表。因此汽笛场十分谨慎，要等邮电局来电话通知准确时间才拉汽笛绳。特别是打二月以来，到处都哄传有三千多名会员的工友会要领头搞罢工，并且将以汽笛为号。汽笛场也有耳闻，特意准备了木剑小心守卫。

今天，金泳文手持煤锹，正在煤场干活，发现有几个人登上汽笛场的台阶，便大喝一声：“干什么的！”汽笛场的班长闻声跑来，用身子堵住楼梯口。他抡起木剑，暂且撵走了这几名工人，随后命令金泳文说：“你也过来，帮我守着！”金泳文顺从地走了过去。当他从班长的嘴中知道，这些登上台阶的就是要发罢工信号的工友时，就暗暗下了决心。他故意若无其事地走近汽笛绳，冷不防抓住了绳子。守卫的两名工人和手拿木剑的班长，急忙将他拦腰抱住，狠狠地揍他，他不得不把手松开。正在这时，工友会的会员们趁机跑上台阶和那三个人扭成了一团，于是，金泳文又从容地拉响了汽笛。

“真痛快，当时我只想拉动绳子，哪怕拉一下也好。”

金泳文把被木剑打得血迹斑斑的手举过头顶，做出拉汽笛绳的姿势，惹得周围的人笑个不停。

辰吉心里可有点不痛快：为什么工友会不派自己去，偏叫个呆头呆脑的朝鲜人来干这事呢？紧接着，他又意识到这是自己错看了金泳文而发的怒气，不由得脸上发烧，呸地吐口唾沫。这时，又传来了金泳文那宏亮的声音：

“我的饭碗是要砸的。那也没啥，反正我拉汽笛了，拉

响了！”

从中心锅炉车间出发，经过高炉、修理车间、大型车间、小型车间赶到总管理处时，已经是八点钟了，总管理处的前门依然紧闭。铁门前，工友会的干部们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总管理处的人，大概正在里面打哆嗦呢！”伊部三吉还是一蹶一蹶地了望，大声说。难道是由于没响汽笛，职员们不知道上班的时间？平时，总管理处是上午八点开始办公，今天，透过窗户玻璃，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里面有几条身影在惊慌地晃动。“让你们关在里面，一直憋到下午五点吧！”辰吉诅咒说，他又想起什么，扳动手指数起来：“从头午八点到下午五点……”他歪着头，算了幾次，怎么算也不过是九个小时。工人们是从头午六点干到下午六点，两班倒要干十二个钟点儿啊！干十二小时活的工人和干九小时工作的职员相比，反而是职员们的工资高得多！辰吉正在嘟囔，守候在北门的工人忽然叫喊起来：

“汽车！来汽车啦！”

“汽车前面还有警察哪！”

辰吉周围的人也立刻活跃起来。辰吉不再掐指计算干活时间了，他分开人群，尽量向前挤去。

汽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声开了过来，八名警察排成两列，在汽车前面跑着开道。

总管理处的红砖大楼前，辟有可以望见钢厂广区的广场。楼前的停车道上铺着碎鹅卵石。从人称“北门”的通勤

口到总管理处修有一条长三百多米的通道。原来它只有三米多宽，是为便于长官乘坐人力车而修的，后来时兴汽车，又加宽到五米。警察手按警刀柄，呼哧呼哧地吐着白气跑在前面，汽车随后缓缓驶来。

“不要听他的！别答理警察！”一个力工打扮的人高喊。

聚集在北门的工人们动摇了，波及到辰吉这儿。警察看见群众有些畏缩，越发得意，双腿跑得更快，脚跟几乎踢到自己的屁股。汽车也盛气凌人地长鸣喇叭。车在总管理处门前停下来，下车的却不是长官。

“是竹下科长！”

这个名字，辰吉很耳生。工友会的一名干部跑向刚下汽车的科长。辰吉本想挥起拳头显显威风，但是看到人们都停止了呐喊，甚至听得见周围咕噜咕噜咽唾沫的声音，气势显然低落下来，不由一阵纳闷：开始绕着厂区跑来时，大伙是那样慷慨激昂，怎么到了总管理处就都蔫巴了？

科长一下汽车，警察就立即给他围起一道人墙。科长正正帽子摆摆架式，走进了正门。忽然警察和随后撵上去的那名力工打扮的人撕打起来，守卫也从楼内跑出来加入了混战。只见力工打扮的人陷入了重围，警察们的白手套不停地上下翻飞。工友会的干部挨揍了！一时间，众人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望着。辰吉也只是张着大嘴，挺着腰发怔，他仿佛感到有如电影中武打达到高潮而解说和乐曲嘎然停止时那种焦躁感。

这反常的沉闷，终于被打破了，站在后面的一个人抛出

了一块矿石。这块矿石，别说砸到总管理处大楼，就连在前门扭打着的那伙人那儿也没扔到，仅仅落在了最前排的工人中间。可是一唱百随，马上就有许多矿石、石子一齐飞向前门。人们愤怒地呼喊：

“砸呀！”

“扔啊！”

“长官滚出来！”

“打死他！”

包围圈崩溃了，警察和守卫慌忙逃进总管理处。门前只剩下了力工打扮的那个人，石子都落到他的身上。

“冲进去！”

这声呼喊听起来虽然有些虚张声势，却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冲进去呀！”接着便是一阵听不清晰的呐喊。短木棍、石头子在空中乱飞，面朝海岸的窗户玻璃唏里哗啦地被砸碎了。辰吉发疯般地接连扔石头，很想多砸几块。当他看见正面的窗户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可砸时，气得嗷嗷地吼叫起来。

不多时，讲演开始了。不知从哪儿抬来的一张木桌放在正门前面，西田健太郎站在桌上。他摘去蒙双颊的毛巾，扔掉草帽，可着嘶哑的嗓子高喊。总管理处楼内没有人向外张望，只依稀听见若松方向传来“砰砰”的蒸气声。群众又安静下来了。

当然，西田的讲话还是结结巴巴，再加上声音嘶哑，讲的并不怎么精彩。可是，由于他去年夏天撒传单而被解雇的

消息广泛流传，因此工人们都很敬重他。

“工友们！高炉熄火啦！高炉终于熄火啦！打明治三十四年^①二月五日点火以来，一秒也没停、始终是呼呼吐火苗的高炉，这八幡钢铁厂的象征，在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也就是大正九年^②二月五日，在奋起进行大罢工的咱们工人的手里熄火啦！”

“工友们，咱们为什么非得熄灭它呢？很清楚，是因为咱们没有饭吃，为了活下去才挺起胸膛……”

说到这儿，西田对站在临时讲坛附近的十几个人嘱咐什么。可能是他考虑到听众越来越多，眼瞅有五千人了，很难都听清楚他的讲演，所以让几个人分头深入到人群里，进行同样内容的讲演。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朝辰吉这边走来，辰吉却急忙向西田健太郎讲演的那个地方挤去。尽管西田口齿十分不清，毕竟是个人人称道的“热血男儿”，不听他的讲演实在不甘心。

“昨天头午九点，我们工友会代表全厂的工人和杂工，去总管理处提交请愿书。可是厂方没有任何诚意，把我们四名代表拒之门外，当时的情形实在叫人生气。代表们当即指明，八幡钢铁厂的工人和工友会心心相连，不是任人凌辱的蠢人，厂方不谈判，我们就回去！”

“工友们，杂工们：你们能忍受这种现状吗？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打得这般残酷、激烈。”

^①公元1901年。

^②公元1920年。

可是钢厂却要火上浇油，忙着逼我们加班、加班、再加班，打了一宿通宵还得加班。这么干，厂方还嫌产品不够。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不着边际的所谓景气！不！不单单是战争，就是耗用在形形色色的公司和工厂的老板，或战争暴发户们家里的钢材，数量之大也够惊人的了。

“再看咱们工人怎样呢？战争期间，除了固定工资以外，倒是给点临时津贴乃至夜间加班补助。可是工人们也是不分昼夜拼命地干活了呀！我们这么干为了什么？有的是需要还债；有的是要补上互助会的借款；有的是要给亲兄弟治病；有的要筹措孩子们的学费。也有的人盖别墅、娶四五个小老婆……不！唯独这种人不是我们工人！”

“工友们干活总是干到精疲力尽，到头来却一个子儿也剩不下。为什么呢？收入看来挺多，似乎不会不充裕，怎奈实情是物价太高了。比方说，大米在大战前一斤卖一角三四分，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一下子涨到了五角。咱们平心静气地拨拉一下算盘吧，挣来的工资怎么也抵不上开销的钱，赚到手里的钱和咱们付出的劳动代价根本不成比例！”

“再看看资本家吧！他们钱赚得太多，神气都变了。首先要改建房舍，盖什么一号、二号、三号别墅；别墅大门前停放着锃明瓦亮的最新式什么型号汽车；从国外弄凶猛的良种狗；趾高气扬地炫耀家里的女佣人比家属还多。今天宴会，明天聚餐，酒池肉林，欢乐无度，一个人一天的吃喝比咱们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真是骄奢淫逸到了极点。

“工友们不要忘记，这红楼里面那些飞扬跋扈的资本家

和他们的走狗，都是吸吮咱们工人的血汗而荒淫享乐的东西！大家记得大正三年的西门子事件^①吧？也不会忘记前年、大正七年八幡钢铁厂大贪污案^②吧？咱们流血流汗生产出来的钢材被他们非法捣卖，以长官为首的钢铁厂的头头们从中贪污受贿而去狂嫖滥饮。那一次，长官实际私吞了一万块钱。诸位每月挣三四十块钱，要干二十多年才够这个数啊！诸位流血流汗、节衣缩食苦于二十多年才能挣到的报酬，躺在软椅上的长官啪地盖个图章就到手了！不只是长官，还有技术监督、事务官、书记官，这些人的种种丑闻，不都已大白于天下了吗？萩原技师一个人受贿就超过了二十万六千圆。这些骇人听闻的巧取豪夺，剥削的都是咱们工人的血汗哪！由于那个案件，这座红砖楼里，有一百多名干部被捕。后来，押川^③长官自缢而死，他这一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工友们，太阳照见的地方，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他们的余党，眼下仍在这座红砖楼里高视阔步。那件大贪污案的党羽和帮凶，可曾向我们认过一点错吗？没有！他们至今不是还在那里抹着油光光的嘴巴，若无其事吗？”

^①指1914年1月揭发出来的，日本军部代表在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军舰时，接受巨额贿赂的事件。

^②1918前后揭发出来的，八幡钢铁厂上中层领导干部巨额受贿事件。据当时的日本《法律新闻》报道，此案被告总人数124名（其中2名死亡），判处有期徒刑109名，免于起诉13名。其中，该厂临时建设部长、工学博士萩原时次一人就收贿二十万五千元（其中七万元分给部下），合现在的日币六亿多元。

^③押川则吉（1862—1918）明治大正时代的官吏，曾任山口、山形、大分、长野、岩手、熊本等县知事，内务次官。1914年任钢铁厂长官，因收贿事件被迫辞职，自缢身死。

“事情岂止一两个收贿事件。厂方为了更残酷地奴役、压榨咱们善良的工人，竟然采用了高压手段。他们不但拒不理睬我们从去年就一直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等要求，反而在去年年末决定修改职工规则。不！不是一般的修改，而是改得更苛刻。用不着逐条列举，只看看其中的一项就够了。

“新规则说要严格控制昼夜加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这项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科长或者车间主任有权安排工人加班，只要第二天把加班的人员、时间、事由汇报部长就行了。实际是以控制通宵加班为借口，取消加班费。

“诸位中有被迫加班、昼夜上工的人吧！在烟熏火燎的高温中苦熬十二小时之后，累得骨软筋酥，紧接着又是十二个小时的加班，完事后还得准备于第二天的十二个小时。实际要困在车间里三十六个钟头，谁愿意这么干呢？加完班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孩子哭着喊叫‘爸爸从哪儿回来的’，实在令人心酸。或者身在工厂加班，心却惦念独自留在家里的可怜的女人会不会因寂寞难熬去勾野汉子。这种体会大家都有吧！

“打‘限制’昼夜加班后，厂方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首先撤掉了修理车间的长凳子。说限制昼夜加班，工作量却和过去没啥两样。尽想使唤人，连坐着喘口气都不让，纯粹把咱们工人当做破抹布和什么破烂儿，尽情地奴役，尽情地压榨。一旦工人得了重病倒下去，不需费话，一脚踢出工厂了事。

“修理车间的工友们不堪忍受这非人的待遇，上个月三

十号的午间休息时，他们在食堂讨论要求改善待遇。可是，一个班长受车间主任和看守的指使，跑来横加干涉。工人在休息时间的自由交谈，也都受到威胁横遭破坏，实在欺人太甚！修理车间的工友们稍一反抗，厂方就在二月一号，蛮横地突然解雇了其中的六名积极分子。

“要求改善待遇的不只是修理车间。第一装配车间、中心锅炉车间、中小型车间、第一炼钢车间，几乎所有的车间都提出了请愿书，要求厂方回答。可是，无论车间主任还是科长，都是光说稍等一等，一味拖延不予理睬。同时，猖狂地镇压了要求改善待遇的工人代表。

“我们工友会不能熟视无睹，我们代表全厂工人，在昨天——四号，打算向长官提交请愿书。据说长官去东京了，我们要求会见次长。可是，如同我刚才所说，次长竟胡说什么工友会的四名代表不能代表钢铁厂工人的意见，根本拒绝会见。

“说工友会不能代表钢铁厂工人，不错，我们工友会确实不是只由钢铁厂工人结成的团体，而是拥有旭玻璃厂、东洋制铁、浅野制钢、神户制钢、户烟铸造、安川电机等工厂的三千多名会员，可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八幡钢铁厂的工人。工友会向钢铁厂提出的要求，并不只是工友会干部的意见，而主要是充分研究了诸位在各自的车间提出的各种要求，归纳整理后，才决定面交长官的。”

讲到这里，西田掏出一张请愿书念起来：

请 愿 书

钢铁厂长官白仁武钧鉴，

经各车间职工协商，推选我等四人为代表，提出如下各款之请愿：

- 一、将临时津贴及临时补助改为基本工资发放。
- 二、每人一律按日薪的百分之三十发奖金。废除往日缺勤三天以上扣发全月奖金之规定，改为按实际缺勤天数扣发。
- 三、将劳动时间缩短为十小时。
- 四、房租补贴：按有家眷者四元、独身者二元发放。
- 五、将杂工现行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十。

第三小型车间 吉村真澄

电灯电话车间 福住芳一

第一装配车间 广安荣一

铸 造 车 间 乌居重树

“恐怕在场的诸位，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要求完全违反你们的希望吧！若说不满的话，那就应该是抱怨，这些条款过于保守，此外不会有别的吧！”

“为了证明今天提出的这份请愿书并非是少数人的意见，所以咱们今天满怀义愤地集聚在这里，要求次长代替长官接受这份请愿书，确定明天傍晚六点之前做出有诚意的答复。否则，咱们决不离开这里！不管是警察来，宪兵来，还是军队来，咱们决不后退一步！”

三

西田健太郎等五六名工友会干部讲了很长时间，一直站着倾听的辰吉等人却毫无倦意。如果听众堆里有人逗趣说“注意，停止讲演”，立即就会有人应声说“好霸道的官家！”从而惹起众人哗然大笑。也有人还一个劲儿往二楼正面的玻璃残片上扔石头，每击中一块，大家就抛开讲演者，拍手喝彩。

九点多钟，由八幡警察局总动员的一百五十名警察蜂拥而至，广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警察先朝工友会的干部跑去，佩带在腰间的警刀叮当乱响，嘴里喊叫着“抓走！抓走！”突然，石头和矿石块乱飞起来，逼得这伙戴白手套的队伍紧贴着大楼的墙根动弹不得。趁这机会，工友会的干部跑回人群里。一名干部手指大楼已经没有玻璃的窗户，模仿警察虚张声势的腔调说：“为什么干坏事？”逗得众人笑个不停。

次长始终没肯露面。讲演结束后，警察和群众处于相持状态。

倘若不干点什么，辰吉就觉得浑身发冷。他是从烧得通红的钢坯旁跑来的，只穿着那身工作服。由于脚上穿双隔热的厚袜子，手上戴着拿铁钳的大手套，并且不时地掖在胸

前，所以手脚还不太冷。只是从砬松刮来的海风直接刺在衣衫单薄的身体上时，上半身就冻得发僵了似的，忍耐不住。他试着把干活擦汗用的手巾缠在脖子上，身体还是一个劲儿哆嗦。炼钢车间的炉前工和锅炉车间的司炉工，都穿着盛夏时穿的单衣，比辰吉还要冷得多，他们相互撞身子取暖。稍微暖和一些的是高炉的炉前工，好象穿着防弹背心似的，令人羡慕。最威风的要数搬运工了，他们身穿蓑衣，蒙着头和脸，扔石头时也总是站在最前排。

“真冷啊！”

“冻感冒了咋办？”

“让长官掏药钱！”

“次长快出来！”类似的喊声此落彼起。

不知不觉中，天空飘落下雪花来，下得真不是时候。辰吉认为所以下雪，是由于高炉熄火，锅炉车间和其他车间的烟囱都不冒烟的缘故。正巧遇上了那位念了一半高中的工友，辰吉便讲述了自己的这个发现。对方看辰吉一本正经的样子，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忽听一阵喊叫，在人群的一头腾起一股青烟。辰吉和周围的人挤过去看，只见那里正在焚烧蓑衣和斗笠。

总管理处旁边放着的一排手推车里，装有工人室外作业时穿戴的蓑衣和斗笠。人们把手推车拽过来，倒出蓑衣和斗笠，点上火。不一会儿，四面八方都腾起黑烟。辰吉急忙拣出一件刚扔进火堆的蓑衣，想披在身上挡寒，马上又被人剥下来，连同他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一道扔进了火堆。竹皮编织的斗笠劈劈啪啪地燃烧着，人们把货车里的煤块包在蓑衣

里，运过来，压在火堆上，火堆冒起了阵阵浓烟。

“烧枕木啊！”

辰吉大喊一声，独自离开火堆。他站在人群的一边，打量着铁道线，可是，不管是手推车还是货车，都已空空。在辰吉所能看到的范围，没有平日常见的装有枕木的车皮。既然自己很象样子地喊出了“烧枕木”，就不能空手而归。想到这里，他便走上路基，试探着用木屐踢枕木的一头，那枕木纹丝不动。

辰吉不死心地站在铁道线上，环顾四周，但一无所获。他觉察到在远处监视群众的看守和守卫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便用两个指头捏住发痒的鼻翼，在寒气中打个喷嚏，又返回烧火的人群里来。

到处都点起了火，辰吉找不到他刚才呆过的地方。他想，自己本来是要扛根枕木回来，如今空手而归，脸上未免无光。但又暗自解嘲说“我找不到原处也是不得已的嘛”，便走进陌生的人群中。

这伙人的中间竖有一面红旗，当作旗杆的铁管虽然锈迹斑斑，旗却是一块崭新的红布。人们轮流把鼻子凑近那旗去闻，并且戏谑地说：“嗯，真臭！是有股臭味。”一个头发光秃、安有一只假腿的人，被这些话气得直喘粗气。他嘴角挂着白沫，吼叫说：“咱为了迎接今天，特意准备了这块红布。怎么能是老娘们穿的衬裙呢？”从他们的交谈中，辰吉才知道这个秃头在十几年前被轮箍车间的齿轮绞掉了一只腿，打那以后一直看守仓库。中心锅炉车间的汽笛一响，他就挑出了这面红旗。秃头得意地表白说：“咱打旗最合适，

早在日俄战争^①时期，咱就是个光荣的旗手啦！”辰吉眼里闪出了亮光，兴奋地问：“嗨！日俄战争时期的旗手？您一定是非常勇敢喽！”这时，旁边有人介绍说：“那当然，人家当过陆军少尉哪！”

“我爹跟过乃木^②将军……”

辰吉扯起这话，声音显得不大自然。秃头却毫不理睬，眯上眼睛，用类似浪曲艺人的腔调说：

“这面旗，是用咱这只腿的鲜血染成的呀！”

说着，他的脸上顿时浮起一层阴云，朝烧得正旺的火堆啐口唾沫。辰吉开始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故意眯上了眼睛。这位昔日的陆军少尉却再也不作声了，只是默默地注视火苗。辰吉象求救似地瞅周围的人，没有人答理他。无奈，他把视线转向那位陆军少尉吐在煤块上正噗噗冒沫的那口唾沫上。

在辰吉的记忆里，他只进轮箍车间偷看过一次，那是一个用锻锤将钢块制成车轮的车间。天棚上挂着瀑布一样的皮带；工人在齿轮飞转的锤锻机间往返忙碌。目睹这个场面，辰吉不由想起念高小时，老师曾经有一回打开怀表的外壳，让他们看壳内的构造。里面有数不清的齿轮交错重叠，而又互不抵触，真是人间奇迹！辰吉想，如果失掉一两个手指头，那就当不成工人了。或许有一天，自己会被碰掉脚指的，要

^①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我国东北境内。

^②乃木希典（1849—1912）军国主义分子，陆军大将，在日俄战争期间曾任日军第三军司令官。

是整个一条腿都被贴根切掉，可就完了。

“你是哪个车间的？”

“钢轨车间的，轧钢工。”

旁边一个正在烤手的大汉问辰吉，辰吉象得救了似地连忙回答。

“钢轨车间交请愿书了没有？”

“……”

“现在，大多数车间都交请愿书了，你们钢轨车间还磨蹭什么？”

辰吉被抢白得瞪目结舌。早在一年前就听说各车间都交请愿书，要求改善待遇，可是，举足轻重的钢轨车间却连大伙的要求都没有收集。辰吉心想，如果和伊部三吉在一块儿，怎么也能把这个场面圆滑地答对过去。他后悔不该离开三吉，自己单独跑出来。

“钢、钢轨车间……”

辰吉本想说工作太忙，没工夫商量这桩事，不知为什么，一着急，竟然结巴起来，只好闭上嘴。他又一次想起了伊部三吉。

“钢轨车间都是些软骨头！”

“你小瞧人！”

辰吉顿时火冒三丈，吼叫道：

“钢轨车间有同志会，老早就成立同志会了！”

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呢？辰吉登时觉得脸颊上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最近，钢轨车间流行起“同志会”这个名称，虽然详细情况不大清楚，可是听说它与工友会不同，会员只

限于钢铁厂，不包括外厂的工人。话一出口，辰吉又恢复了生气。

前陆军少尉又眯上了眼睛，奚落地说：

“呸，毛孩子知道啥？同志会是钢铁厂的官儿们授意成立的，证据就是他们最先反对罢工。为了快点儿拼凑，连成立大会都没正式举行。这个败类的组织！”

辰吉暗自叫苦，心里一阵发虚。秃头一面拿旗杆的下端杈煤块，一面出乎意外地温存地说：

“你呀，你该长毛的那个地方毛还没长齐呢！为了凑热闹跟着哄哄罢工。这也算有情可原吧，可连工友会和同志会有啥区别都不知道……”

辰吉羞怒交集。过去，他确实认为罢工只不过是那些拖儿带女、食不饱腹的人和伊部三吉那类满脑袋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说的大话而已，今天，轮箍车间仓库保管员、昔日的陆军少尉的这番话，动摇了他的这一成见。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响起一阵喊声，人群骚动了。辰吉慌忙站起身观看，只见在守卫和看守的保护下，次长的汽车没鸣喇叭就开了过来。

刚才还是飘落的雪花，不觉间转成鹅毛大雪。辰吉一想到自己是从轮箍车间看仓库的秃头那儿逃出来的，心里就不是滋味。他为了见识见识中川次长的长相，一边想象着次长的模样，一边分开人群挤向前排。中川次长和白仁长官都是敕任官^①，大概也是一个在上浆的衬衣领下系着领带，胸前

^①由天皇直接任命的高等文官。

佩戴一枚大勋章，鼻子下面蓄有仁丹胡的矮个子吧！

遗憾的是，辰吉到底没能看见这位仅次于长官、赫赫有名的次长。汽车一到，守卫、看守、警察，还有宪兵立即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保护圈。这样，就连一向夸耀自己身材高大的辰吉也难饱眼福。好象八幡警察局局长也和次长同乘一辆汽车，并且紧挨着次长，走进只开一道窄缝的铁门。

“次长别走！”

“还磨蹭什么？”

“都十一点啦！”

次长躲在由穿制服的人组成的人墙里面，仿佛根本没听见这些零零散散的喊声。

辰吉特意挤到前排，本想看看次长的长相，却连个影儿也没见到。他怒不可遏，决心大闹一场出气。由于实在琢磨不出恰如其分的口号，他就尽量拣起小一点的石头子，掷向正门。石子确实打在一个宪兵的后背上，可能是外衣太厚的缘故吧，宪兵连头都没回。辰吉败兴极了。当他想到只有自己一人扔石子打警察时，不由一阵不安，一种胆怯感袭上心头。固然工人人多势众，可是守卫、看守、警察，再加上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宪兵，合起来也是黑压压一片啊！当他看见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四名工友走进铁门去会见次长时，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道猛劲儿鼓掌、欢呼，手心都拍麻了。想到这几个人还能不能平安回来时，却又打了个寒噤，好象尿裤子那股滋味。

四

一顿早饭工夫，辰吉接连上了两次厕所。母亲一面接着昨晚的话碴，再三再四地叮嘱辰吉千万不要再干背叛天皇的事儿，一面装着饭盒，根本没注意辰吉的反常举动。嫂嫂君代却对躲在厕所里洗手的辰吉，递去近于责难的眼神。辰吉也觉察到嫂嫂的不满，她正在火炉上为他烤袜子。不过，这并没有格外影响辰吉的食欲，他暗中抱怨嫂嫂：咱上厕所也不是为了拉屎撒尿呀！

确实，辰吉上厕所不是去大小便，而是为了从厕所窗户向外张望。将额头贴在窗棂上，就能瞧见远处的皿仓山。他一直惦念着罢工，四点半一睁开眼睛，就眺望远处。加上吃饭时的两次上厕所，总共观察了三遍，才算心满意足。

辰吉相信，罢工能持续到昨儿晚上，也就能坚持到今天。因为他看见皿仓山上空朦朦胧胧，并没象富士山似的有橙黄色云彩。辰吉家在河内村，也属于八幡市，高达六百二十米的皿仓山将河内村和钢铁厂所在地洞海湾分隔为二。辰吉上班的时候，要绕着山麓转一大圈，光是单程就足足走一个小时。可是，从河内村远眺皿仓山，却能看见被映得火红的钢铁厂的上空。

还在辰吉没上初小的童年时代，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就教

给他可笑的天气预报法：如果血仓山的背景红得象燃烧着的火，就是要变天。其实，那是钢铁厂的红光把云彩映得彤红，尤其在云彩低垂的夜晚，血仓山顶就更显得象燃烧一样。那红光，就是吹炼铁水的转炉炉膛喷射出的炽烈的火焰。据说县厅所在地博多和山口县的部分地区，也能看见这番景致。

不过，今天早晨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遍，才好不容易看见血仓山的山顶，从而知道钢铁厂没放红光。天将破晓，云彩低垂，连星星的闪亮都没有。云这样低，而钢厂的上空却一片昏暗，说明酸性底吹转炉依然熄火，罢工还在继续着。

“我说，别磨蹭啦，快点准备吧！”

母亲说着，拿出包袱皮为辰吉包饭盒。象是受到这声音的催促，嫂嫂把套在两只手上的湿漉漉的袜子递给了辰吉。辰吉接过散发着焦臭味的黑袜子，暗暗瞅了嫂嫂一眼。每当上甲班的时候，辰吉三点半就得起来收拾，晒得眼睛都睁不开。特别今天早上，母亲申斥他和闹罢工的歹徒鬼混，偏巧袜子又没有干。昨晚，手脚勤快的嫂嫂为他洗了袜子，夜里送到外面去晾。今早取回来的时候硬梆梆的象是干了，嫂嫂用不同寻常的语调，亲昵地对辰吉说：“咱给你烤烤吧！”她挑起袜子伸向火炉，梆梆硬的袜子变得湿漉漉的了。母亲气得呵斥说：“你不知道拿外头就冻吗？”嫂嫂一声不吭，把和农家媳妇不相称的纤细手指伸进袜子里，举到火炉上面烤着。

“要是干八个点儿的活，一个月才早起来十天，那就好喽！”

辰吉可怜起五更爬半夜的嫂嫂，又唠起罢工的事情。嫂

嫂没有回答，默默地进到土间^①，在厨房里哗啦哗啦洗手。辰吉多心地想：怎么，手指伸进我的袜子里面，就嫌埋汰啦？嫂嫂嗜好清洁成癖，这本来就让人腻烦，现在又是那么翻来复去地洗手。这样，就连原想袒护嫂嫂的辰吉，也不由生起气来。

“又絮叨罢工。人总想享福，多赚钱，那哪成啊！妈和君代早起惯啦，妈就是这样伺候了你爹一辈子。”

妈妈反驳辰吉说，然而，辰吉还是心疼嫂嫂。嫂嫂也确实招人可怜，哥哥在世的时候，她早早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我上甲班的时候，她还得早早爬起来收拾。如果是我的老婆，可以另当别论，然而……辰吉这么一闪念，顿时耳根滚烫，尽管话没说出口，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也怪害臊的。他一面穿制服，一面又偷偷地膘一眼在土间水池那儿的嫂嫂。在煤油灯的暗淡灯光下，看见嫂嫂那显得格外白皙的后脖梗，他的耳朵更加火烧火燎。辰吉心焦地想：难道真象邻居阿婆说的那样，哥哥死后，总有一天嫂嫂会给我当媳妇吗？人说世上这种事情多着呢！嫂嫂没孩没崽，却不回娘家，是不是她也有这个意思？想到这里，辰吉有所期待地打声招呼：“那我走了。”

他穿上木屐，挑着提灯走向门外时，只是母亲叮嘱说“当心点，别磕着碰着”，嫂嫂手拿水勺，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态。妈妈无论怎么不顺心，也要在送儿子的时候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磕着碰着”，嫂嫂却总也不吱声。

^①日本式房子，正门里面铺上水泥或泥土的地方。

今天早上，嫂嫂本来显得挺高兴，这是很难得的。可是由于在火上烤袜子，挨了母亲一顿申斥，又绷起脸来，一声不吭了。“虽说是农家姑娘，性格却那么执拗。”辰吉走出家门，耳畔响起母亲往日的话，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婆婆对儿媳的挑剔。平时，辰吉不接触户外空气就睁不开惺松的睡眼，今天却精神得连非常琐碎的事都留意到了。这或许是由于昨天夜里，在辰吉讲述罢工场面时，嫂嫂饶有兴味地插话和妈妈不时发出叹息的异乎寻常的气氛引起的。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一家三口，即便聚在一起，也难得热热闹闹地唠家常，总象辰吉小时和一年前经历的那两次灵前守夜一样，相对无言。“这么说，阿辰也扔石头了吧？”辰吉想起昨晚嫂嫂问这句话时那调皮的笑容。还是在嫂嫂过门后不久的一天，辰吉上厕所，大便完了才发现没有带手纸。他慌忙高声呼唤，嫂嫂折了根一米多长的竹杆，把手纸插在竹杆尖上递过来。当时，嫂嫂浮现的正是这种笑容。紧接着的瞬间，辰吉脑海里又浮现出嫂嫂的另一种表情的脸。每当他想到嫂嫂，都要联想起嫂嫂那时的脸庞，周身不禁一阵哆嗦。

去年创业纪念日那天，辰吉领嫂嫂进钢铁厂内参观。国营八幡钢铁厂创建于明治三十四年，炼钢连续化作业在那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投产。为了纪念，厂方把十八日规定为创业纪念日，并允许市民在那一天参观工厂。嫂嫂来八幡已经三个年头了，却一次也没有登过钢厂的大门。那天辰吉正好上乙班，所以打算在白天工厂开放时，领嫂嫂好生参观参观。

当时，辰吉被采用为正式工人虽然才一百多天。他高小毕业后，先在家干了两年庄稼活。后来，他到钢铁厂当了搬运工，如果算上参加钢轨车间招工考试合格成为正式工人这五个月，前后已经在厂里工作了两年半。他充满自信地想，添枝加叶，定能为嫂嫂讲得头头是道。

本来是嫂嫂主动要求辰吉为她当向导的，可是经过高炉、中心锅炉车间、炼钢车间、初轧车间时，她却毫无兴趣。尽管辰吉竭力抑制自己不结巴，热心地提高嗓门讲解不停，嫂嫂好象还是一字未听。

来到中心锅炉车间，辰吉得意地炫耀他新近才知道的常识：为了制造一吨钢材，从选矿到轧成钢材，总共需要耗费一百九十五立方米的水，按重量算，是一吨钢材的一百九十五倍哩！嫂嫂听了，仅仅冲着黑烟皱皱眉头，并没格外显出惊讶的表情。相反，站在辰吉身旁的一对拎着饭盒的老夫妇，听了他这番自负的解说，反倒缠上来问：“一吨是多少贯^①？一百九十五立方米，用水桶来量，得多少桶？”问得辰吉火冒三丈。

到了辰吉所在的钢轨车间，他精神抖擞，想让嫂嫂好生开开眼界，偏巧初轧车间没送钢坯来，轧钢机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平常，辰吉总盼着手里没活；今天，他却朝伙伴们喊道：“干嘛傻呆着啊？”甲班的轧钢工们看见辰吉，凑过来，指着嫂嫂打趣说：“你领着这么个美人儿，倒是满得意的，是乡下的未婚妻吧？”嫂嫂比辰吉大两岁，但是由于个

^①日本的重量的单位，一贯合3.75公斤。

头适度、皮肤白皙，乍一见显得怪年轻的。伙伴们不知道她是辰吉的嫂嫂，还真以为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哩！辰吉面有难色地问：“得等多长时间？”不用说，轧钢工们也说不清楚。因为嫂嫂而被人开了玩笑，使得辰吉不好意思再和身穿工作服的工友们继续交谈。

虽然轧钢机停了下来、参观钢轨车间的人却有增无减。“只要上了火车，就得在这个车间生产的铁轨上面奔跑”之类感慨的话此伏彼起。“真不走时气，正好赶上轧钢机停工。行啊，能看看制造钢轨的车间的模样儿也就知足啦！”参观者们相互安慰着，涌向下一个车间。也有的人闪烁着好奇的目光，伸长脖子，想听闲得无聊的轧钢工和混在参观人群中的辰吉的对话。

每年都有六万多人到钢铁厂参观。从用万国旗装饰的通勤门到开放的各车间，参观沿线都竖有栅栏，栅栏的木柱上一圈圈地缠绕着红白两色的布条。参观的人们一面造作地发出赞叹，一面沿着参观路线缓缓向前。他们大都是八幡市的居民，也有的是为了参观钢铁厂，特意从北九州一带或山口县赶来的。因此，从人们的交谈中，不仅能听见整个九州地区的乡音，而且还混杂有中国^①地方和关西地区的方言。八幡市没有独特的地方方言，孩子们说话时夹杂着关西、博多和萨摩地区的口音，听起来十分可笑。辰吉记得念高小时，他曾兴奋地听老师介绍说：明治二十二年划村时，八幡只不过是三百五十一户、一千二百二十九人的小村；到了高炉第一次出

^①指日本本州西部的中国地区。

铁的明治三十四年，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户、六千六百五十二人；到确定为市级行政区的大正六年，竟然发展到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二户、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二人的城市。不到三十年间，八幡人口增加了七十倍，这是和钢铁厂的发展成正比例的。说到这儿，老师也是一副吃惊的样子。他问学生：

“你们的原籍都是哪儿呀？”在五十个人的班级中，除了十几个人的原籍是福冈县以外，其余是大分、爱媛、佐贺、熊本、鹿儿岛、山口和广岛，西日本的县名几乎都点到了。还有的学生来自青森县。也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原籍在哪儿，所以，实际查起来或许能说出更多的县份。

辰吉和轧钢工们闲聊的工夫，嫂嫂的注意力却早已飞到别的什么地方，接连问辰吉“扑通、扑通”作响的是什么声音，催促他快走。辰吉领着嫂嫂离开了轧钢机前面的栅栏。

“下一个就是线材车间吧？”

听见嫂嫂的问话，辰吉才觉得自己过于粗心。不用说，嫂子请辰吉领路，主要是为了看线材车间。果然，一进线材车间，嫂嫂的眼里立刻闪出亮光，一个劲儿催促辰吉讲解。当年，辰吉的哥哥就是在这个车间干活。

“来得真巧，现在正是轧制最紧张的时候。要说参观车间，线材车间最惹人看。你瞧，堆在车间门口的那些二寸方的钢坯，就是用来轧制线材的。快看，夹钳正从加热炉里往外拽方坯呢。和刚才的钢轨车间的粗轧机一样，方坯烧得红红的，然后喂进轧辊，往返轧制。这里是流水作业，反正我介绍到哪儿，你就看哪儿吧！”

“突突”的响声，是蒸气在开动轧钢机，这和开火车头

的道理一样。嗨，方坯运来了！在这儿看那架轧钢机并不显得太长，也就是五六米吧，通过几架轧钢机，逐渐把方坯轧得又细又长。当然，再让它长些也行。你瞧那个大家伙，得有两个人用铁钳夹，这回是放进另外的轧钢机上，粗轧机的右边有一架、两架、三架、四架轧钢机哩。现在喂进第一架轧钢机。当方坯从对面出来时，就变细了，那个工友轻轻一夹，就把它喂进旁边的第二架轧钢机，在这儿瞧不见。哎，从第二架轧钢机出来了，又喂进第三架轧钢机。等候在对面的喂钢工紧接着又把它喂进第四架轧钢机。看，出来了！出来了！它乖乖地被卷起来了，变得多细呀，哈哈！弯弯曲曲象条长虫。

“再看那边儿，轧制开始了。方坯一个接一个地从加热炉里出来，接着再从粗轧机出来。并排四架轧钢机，每架都有九个孔。喂钢工等在那儿，一看通红的钢条哐哐地移过来，就利落地把它夹起，喂进孔型里。只要钢条从那个孔型稍一探头，就猛地夹住它，转身将它再喂进下一架轧钢机的孔里。现在才移过来三根，如果哐哐地轧起来，一个喂钢工得连续把钢条喂进九个孔型里，真了不起！喂钢工站在由钢条围成的半圆里面，简直象在酷热的地狱里受难一样。哥哥也常这么说。

“哥哥最先在粗轧机，用夹钳从加热炉往外拽钢坯。比起钢轨车间的轧钢工来，这工作格外辛苦，温度也格外高。你看，在第一架和第二架，第二架和第三架，第三架和第四架的轧钢机之间，都站有手持铁钩的钩钢工。钢条一离开前面那个人的夹钳，站在两架轧钢机中间手拿铁钩的人马上小心

翼翼地照看着，不让正在运行的五六根钢条绞联在一块儿。在钩钢操作工序干熟练后才能当喂钢工。只站在第一架和第二架轧钢机之间，猛然抓住出来的钢条还算不了什么，在第二架和第三架，第三架和第四架轧钢机干活的喂钢工，水平那才高哪！钢条以每秒九米的速度通过第三架轧机，稍一手忙脚乱，就会嗖地一声直冲出去，戳破车间的墙壁什么的。

“是啊，哥哥曾经在第三架和第四架的轧钢机上干活。他是一个机灵人，技术提高得很快。正因为哥哥有本事，所以在进入线材车间后的第四个年头，就当上了第四架轧钢机的喂钢工。哎，哥哥就站在那儿，用铁钳抓住箭一样冲过来的钢条，把它喂进第四架轧钢机的孔里。可是，那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根钢条一齐飞了过来。可能是操纵工不熟练，没有掌握住轧制规律吧，按理说，不能同时送出两根钢条，应该是稍隔一会儿，另一根才能露头。哥哥飞快地夹住一根，刚往第四架轧钢机的孔里喂，还没来得及夹第二根，扑哧一声，第二根钢条扎向他的前胸，戳穿了后背。

“尽管这样，哥哥还是向前迈了一步，咬着牙把第一根钢条喂进轧辊。火红的钢条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喂得仍然正正当当。哥哥的力气真大，毅力真顽强，线材车间的工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

辰吉述说着，他感觉到嫂嫂的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手腕，眼睛直勾勾地瞅着划着弧线飞驰的钢条，仿佛要把它吞下去似的。虽然他们站在距离操作现场相当远的地方，温度并非太高，嫂嫂的脸上却沁满了汗珠；双眼瞪得溜圆，眼梢

上挑，脸颊肌肉微微抖动。望着嫂嫂的脸，辰吉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哥哥死了，他和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勇士一样，死得壮烈。”

辰吉慌忙把哥哥死后不久，这个车间的班长说的话，学给嫂嫂听。嫂嫂把满是汗水的手心更紧地把住辰吉的手腕，依然盯着通红的钢条所描绘的曲线，盯着第四架轧钢机的喂钢工所在的位置，那儿是辰吉的哥哥殉职的地方。

当时，嫂嫂的目光炯炯，形貌格外美丽。辰吉每次回想，都要长出一口气。嫂嫂紧紧把住辰吉的手腕，不大会儿就半昏迷似地倒在辰吉的怀里。

“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嫂嫂把头埋在辰吉的胸前，反复嘟哝说。辰吉象是要把涌向线材车间的所有的参观的人全都挤回去似的，试图为嫂嫂打开一条通路。可是，这正是轧制的最高潮，看到喂钢工们用通红的钢条描绘美丽的线条，干净利落的操作，参观的人们发出阵阵喝采声，拼命挤向栅栏。辰吉紧紧抱住嫂嫂，象做恶梦魇住时一样尖声呼喊：“让开，让开，这儿有病人！”好不容易把嫂嫂拽到人墙外。

嫂嫂绝不会反对罢工，从她昨天晚上用和母亲迥然不同的眼神听我说话上，就能看出来。辰吉沉浸在回忆中，甚至忘记了手中的提灯。他停住脚步，双臂运足劲，险些挤扁了挟在腋下的饭盒。

辰吉的哥哥惨死在线材车间的工作现场，是在前年的三



月，在哥哥当上了需要有强壮体魄和熟练技术的喂钢工，而且是需要超众技术的第四号喂钢工的一个月以后。哥哥为自己成为四号喂钢工而喜不自禁，吩咐嫂嫂马上煮小豆饭，以示庆贺。他兴致勃勃地对妻子说：“等到创业纪念日，让你看看我的本事。”他们结婚已经两年了，虽然有过两次创业纪念日，哥哥却不好意思让媳妇看他干一般的轧钢工活，始终没让嫂嫂去工厂参观。

参观完钢铁厂，回来的路上，为了使痛苦的嫂嫂振作起来，辰吉故意讲个不停。

“说实在的，凭哥哥的本事，就是同时过来两根钢条，他也对付得了。哥哥能抓住两根钢条，同时喂进两个孔型。那天晚上，他过于疲劳，才出了差错。哥哥当时浑身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在前天晚上上了夜班，第二天早上又上正常班，晚上还加班。整整一天半呆在车间，三十六个小时没眯眼睛，再结实的人也受不了这番折腾。

“加了十二个小时的班，再接着干十二个小时的正常班的活儿，是需要稍微打个盹的呀！一般都趁轧制空隙的时

托人送礼，事情也就过去了，如果分文不送，他就向车间主任汇报，按违章处分你。

“当时哥哥分辩说，他是加完班后又干正常班，累极了，才来打个盹儿。不巧，正是轧制最紧张的时候。看守铁青个脸申斥说：‘如果是空闲的时候，我可以放过你。眼下正是轧制的时候，你却离开了现场，我绝不饶你！’哥哥忍无可忍，愤怒地回击说：‘我根本不想和你这号不通情理的人说小话，是降薪还是降级，随你的便！’说完，他转身走向车间。

“哥哥又累又气，倔强地继续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拂晓。唉，我那可怜的哥哥不是本领不高强，而是连续加班，过于疲劳了呀！哥哥绝不是没有本事，火红的钢条都扎透了他的前胸，他还能把另一根钢条喂进下一架轧辊就是例证！哥哥就是这个脾气。”

嫂嫂好象根本没听辰吉的讲述。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和辰吉拉开一段距离，如同数地面上的小石子儿一样，慢吞吞地走着。

阿嫂啊，罢工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请愿书上面写着把“劳动时间缩短为十小时”，那是工友会针对三班倒提出的最低的要求。

辰吉在上工的路上，思潮翻滚。他很难解释自己心中突然燃烧起来的那种情感的实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嘟哝说：

“等着吧，总有那么一天。阿嫂，你应该相信我的话！”

他把提灯和饭盒放在道旁的草丛里，用手摸索斗篷的前面，停止思索，一心朝着山涧撒尿。放在草丛里的提灯发出暗淡的光亮，隐约映照出射程距离很近的尿液抛物线。这条狭窄小道的旁边就是河沟，水边开有几块水田。听说钢铁厂要在这里修水库，周围的几户农家也得被撵走。

在黑幕笼罩，星不明、月不亮的凌晨或夜晚，辰吉上班全靠提灯壮胆。他估计自己即使到了应征体检的年龄，也不敢摸黑走山路。就连这样站着小便，尿液划着曲线着地时发出的哗哗响声，都使他连连打哆嗦，仿佛有谁伸出冰冷的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

“当然了，我明白！”

辰吉系好裤子，理直气壮地说。他想，自己既然参加了罢工，当然就有明确的目的。那个打红旗的秃头竟讥讽说：“你该长毛的那个地方，毛还没长齐呢！为了凑热闹跟着哄哄罢工……”当时我怎么没反驳他呢？辰吉沉浸在难堪的回忆中，耳畔仿佛又响起了秃头的声音。想着想着，他急忙拎起提灯和饭盒，快跑起来。

“坏家伙，自以为是的秃脑壳，再让我看着你的！”

辰吉嘴上骂着，心里却喜滋滋的。因为从今天开始，他不再是受欺压的人了，而且，他有站在罢工前列的权利。

还是在念初小的时候，他写过一篇作文，内容是怀念日俄战争时于二〇三高地壮烈牺牲的父亲。一天，作文老师让他朗读这篇作文。说实话，辰吉在读的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悲哀，可能是他模仿在创业纪念日演出的杂技团解说员的腔调，模仿得十分成功的缘故吧，老师站在讲台上，开始还摆

弄短和服的带子，不一会儿就用衣袖掩脸哭起来，班里的学生们也都呜呜咽咽。辰吉忘不了自己当时那种羞怯、窘迫的心情。昨天，又一次尝到了这种滋味。辰吉一面难为情地回忆，一面担心自己做不好准备，讲不过秃头。对！我是为了告慰哥哥的亡灵而站在罢工的前列，当然也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而斗争！这样回答肯定有份量。好吧，今天我就去轮箍车间找秃头！想着想着，辰吉的呼吸越发急促。

罢工肯定能继续下去吗？忽然想起的这个问题，又扰得他心神不安，更加快了跑的速度。由于总挂记着仰脸观察血仓山顶的上空，脚下一绊，重重地往前打个大趔趄。

五

“阿辰，给我点饭吧！”

辰吉刚进车间，三吉就抢过他带的饭盒。辰吉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被人夺走手中的饭盒，不由一怔。可是，围拢在三吉周围的工友们，却都象支持三吉的这番举动似的，辰吉只得压住心中的不满，半开玩笑地说：

“怎么？刚上班就象饿鬼似的。”

“说些什么呀，三吉昨晚在车间坚持了一宿，肚皮早就饿瘪啦！”夜班的组长回答。

三吉顾不得辰吉的问话，看那副表情，确实象个饿鬼。他按照老习惯，拎起火炉上面的水壶，用开水烫罢饭盒，打开盒盖。

“瞧！今天早上新装的，还热乎哪！”

“听了三吉这毫无做作的话，辰吉的火气消了：“三吉吃我的饭盒，证明他认为我是个大好人。”冬天吃饭盒，人们都是往饭盒上浇开水加温，倘若水滴进饭盒里，饭菜的味道也就淡薄了。想到这儿，辰吉甚至感到至少在今天这种时候，应该让三吉吃上很有味道的饭菜。

“到底缓过劲来啦！”

三吉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小半盒饭后，扬起黑灰填平

了皱纹的脏脸，笑着说。如同向辰吉示意似的，用拳头敲打着心口窝。

平时，这间屋子里总是那些疲惫不堪、慢吞吞脱工作服的乙班工人和睡眼惺松、嘴里嘀嘀咕咕、行动磨磨蹭蹭的早班工人。一般说来，早晨的工人休息室里十分沉闷，这和在晚上交接班时大不相同。那时乙班工人醉熏熏地来接班，甲班工人刚洗罢澡，一边往身上套制服、戴制帽，一边嚷着“回去先喝它一盅”，气氛十分快活。

今天早晨，工人们的心情却是那么愉快。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场事故：上下轧辊传动失调，钢轨脱辊而出，戳坏了钢轨车间的屋顶，为此，厂方不得不宣布停工两三天。就是那一次，大伙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兴奋。平时，上班时忘记换工作服，下班时不在号音响起的同时就离开车间，是要受处罚的。可是今天，上班的人不换工作服，下班的人也不着急收拾，都悠闲地围坐在火炉的周围。

一名老工人看见辰吉无处可坐，正找地方，就热情招呼说：“你挨着伊部三吉坐吧！”

“是呀，阿辰昨天表现得很突出啊！”

三吉边说边用筷子扒拉饭。辰吉心想：果然，他是把我当作最亲密的朋友，才吃我的饭盒。于是，竟为自己的饭盒里只装点黄萝卜咸菜和沙丁鱼干而感到难为情了。他蜷缩身子，挨着三吉坐下。

“昨晚发生啥事了？今天早晨上班，我看见宪兵把守着东门，警察在街里乱跑，连消防队都出动了。进了厂子里面，气氛也挺紧张的。”

“这种话可不象阿辰说的，没胆量。宪兵和警察凑到一块儿，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罢了。在厂子里面，他们不敢轻易下手。”

三吉一边用筷子当牙签剔牙，一边回答辰吉。这双筷子还是母亲参拜英彦山的时候买的，如今却成了这位象是从打生下来就没曾刷过牙的三吉的牙签。看来，这双筷子是不能再用了。辰吉宽宏大量地瞅着心情愉快的三吉。

“开始时，宪兵用手枪威胁组长，恫吓说：‘你说，谁是罢工的头？’可是咱们组长还是那副一无所知的表情。宪兵不得不沮丧地收起枪。真开心！”

三吉指着轧钢工组长说。组长是夜班工人中的当然最高负责人，他的手腕和后背都刺有文身，外号叫做“妖婆”。如同事先有所准备似的，组长向辰吉这些刚刚上班的人讲了起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二月五日，在宣告罢工开始的汽笛声响起的时，厂方立即关闭了东、南、北三个通勤门。下班稍晚一些，七点钟才赶到大门的夜班工人，都被把门的守卫拦住，不准出厂。尽管工人们一再解释说“我们才下夜班”，守卫却蛮横地骂道：“你们要造反吗？”抡起木刀，把他们赶回厂内。

由于封锁消息，很长一段时间，八幡街里的人都不知道罢工开始了。听见狂鸣的汽笛，人们惊慌地跑到室外。平时钢铁厂的上空总是一片烟雾，何况当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时候，更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来不象发生了高炉爆炸之类重大事故，所以，汽笛声一停下来，众人就回屋了。八九

点钟左右，街里的警察紧张地跑来跑去，从折尾、门司、小仓一带调来的警察和宪兵，乘坐九路电车和人力车也慌忙赶来。街里逐渐响起嘈杂的声音，从厂子里传出类似举行盛大运动会时那种助威的呐喊，听不见炉口喷燃的声音，也看不见烟囱冒烟。通过这些迹象，人们断定罢工已经开始。这消息顿时传遍街里的每个角落。换休的工人们围在钢铁厂的三个通勤门前，七嘴八舌地问守卫：“里面是不是打仗了？”守卫只以忙着加固通勤门，钉栅栏，根本不理睬工人们的话。警察赶了过来，气势汹汹地驱赶说：“走开，走开！都给我回去！”

“我们担心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才特意跑来打听，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回去？”一个工人愤怒地反驳道，顺手拣起一块煤块向东门扔去。警察暴跳如雷，拔刀追来。围拢在东门的工人慌忙跑上天桥。在这座与钢铁厂相邻、连接运输省经营的枝光电车站和国营八幡火车站的天桥上，踮着脚看，还是看不见厂内的情况。警察气势汹汹地呼叫着“逮住他”，又撵了过来。人们在逃离天桥的路上，一眼看见了坐落在熊本山山腰的八幡小学。孩子们从教室里探出脑袋，正全神贯注地向厂内张望。有人喊了一声“上熊本山能看见！”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向熊本山跑去。

八幡小学校建在距地面五十米高的坡上，高矮和高炉差不多，所以能看见厂内相当大的面积。确实，除了中心锅炉车间附近的烟囱飘散着几缕余烟外，厂里的四五百根烟囱都没冒烟。只听见喊声来自总管理处方向，却望不见人影。天空飘雪，能见度差固然是看不清厂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

是钢厂上空总是阴沉一片。有人夸大地说，八幡的麻雀都是黑的。即使钢铁厂烟囱一两天不吐黑烟，工厂的上空也露不出蓝天。此时此刻，工人们只得焦灼地瞅着黑黝黝的铁架和烟囱群。

八幡小学的学生们渴望知道厂里发生了什么事，不顾老师的阻拦，纷纷把脑袋伸出窗外眺望。他们看见帽檐上佩有钢铁厂徽章的大人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心里愈发不安。

“打仗啦！”说着，一个女孩子哇地哭出声来。老师刚安慰她说“别害怕，没有什么事儿”，一个初小四年级的学生却大讲起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在日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在芦屋冲搁浅，向岸上开炮射击。附近的农民和渔民手拿镰刀和砍刀埋伏在岸边，终于俘获了这艘军舰。现在，大人们都往海那边瞅，肯定是俄国军舰为了夺回这个大汽笛，又开回洞海湾了！”这个学生的话，又引起一阵波动。实在隐瞒不下去了，老师只得说，这是钢铁厂工人在罢工。“老师，什么叫罢工？”“就象两年前‘抢米风潮’^①那样的骚乱。不过，同学们不必担心，警察和军队能抓住这些骚乱分子。”听了老师的解释，学生们竟放声哭喊起来。八幡小学的学生大都是钢铁厂工人的子弟。孩子们想起了两年前秋天发生的风潮，都认定自己的父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日本政府搜购军粮，米商囤积居奇，米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1918年7月23日，富山县渔津镇的渔民妇女，首先发起反对外运粮食和米商抬高米价的斗争。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五十七天的时间，波及一道三府三十三县，参加者达一千万余人。它推动了日本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亲遭到了不幸，纷纷哭喊着爹爹“被枪刺挑死啦”、“被军刀砍死啦”、“被手枪打死啦”，局面愈发难以收拾，终于中断了上课。

站在熊本山上，看得见北门附近的枝光车站南侧的山岗上、南门前面山坡上的丰山公园里，都站满了披着黑斗篷、戴着钢厂制帽的人群，他们正在商量对策。本来大家一致同意齐心协力冲开通勤门，涌进厂里。可是，有人提出这样大规模的罢工不会马上结束，等上夜班后再行动会更周全一些，现在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等等，“慎重论”的提案便逐渐占了上风。

晚六点以前，在森严的警戒中，乙班工人开始进厂。警察严肃地排列在通勤门前，守卫仔细地检查上班工人携带的物品。一个工人腰间别的一根安艺官岛的土产、一尺左右长的木制烟袋管，竟被诬为凶器，当场予以没收。烟袋管的主人申辩说，“厂里是有除作业必需物品外禁止携入厂内的规定，但是饭盒和烟叶总得让带吧！这根烟袋管是抽烟用的。虽然长了一些，可是就象男人们都有的那个玩意儿长短不一似的，根本碍不了什么事儿。”守卫倚仗有挎着警刀的警察撑腰，吼叫说：“我说是凶器，就是凶器！”照那个工人的肩头就是一拳。另外一个工人由于拿了一张刊登有“钢铁厂一万两千名职工毅然举行大罢工”号外小报，受到牵连。有个小伙子包饭盒用的是半年前的一张旧报纸，上面有大正八年九月，神户和川崎造船厂一万六千人总怠工的报道。守卫发现后，大骂他要煽动闹事，把他扒得只剩一块兜裆布，

然后搜身。

在杂工通勤门，一名杂工以为反正罢工了，没活可干，想把纸牌和蜡烛带进厂里。当守卫盘问时，他心中害怕，转身想逃，警察一个扫堂腿把他绊倒在地，守卫上去连踢带踹。这些守卫原来都当过军队的下士官或地方警察，殴打工人时，充分发挥了原有职业的特长。据说罢工总指挥是装扮成杂工的模样混进工厂的，所以，为了防止其他煽动分子再混进来，对杂工的检查格外仔细，首先拿这个带纸牌的乙班杂工开了刀。

国营八幡钢铁厂的正式工人，总算有个最低的地位，而杂工却连这种地位也没有。不仅通勤门不同，而且守卫的态度也明显不一样。同是杂工，注册杂工算做是候补工人，由钢铁厂直接雇用，临时杂工却由杂工供应工会根据厂方要求的人数，按天提供给厂方。据说罢工的领导人就是瞒过杂工供应工会，扮成临时杂工进入厂内的。为了这次罢工，他早在一个月以前就以临时杂工的身份，借干土木活的机会东走西窜，详细地绘制了钢铁厂厂内地图。所以，守卫对杂工格外痛恨。

查清楚带纸牌的这名杂工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以后，守卫大发雷霆，连声抱怨：“凡是登杂工供应工会的门，不管是犯过罪的，还是没有户口的，都能定下当天的合同。这种杂工制度真他妈得改改！”

阴森恐怖的气氛，使杂工们战战兢兢，有的人吓得佯称有病，不想上班了，警察却偏偏打开铁刺网，强行把他拉进厂内。

提心吊胆地通过通勤门，乙班工人一到了各自的车间，立刻活跃起来。早就洗完澡的甲班工人只有今天没被守卫盘问，高高兴兴地刮胡子、洗工作服和兜裆布。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笑着说，“工友会真厉害，硬不让干活”，高高兴兴地迎接乙班工人。伊部三吉和辰吉也在甲班工人里面，最先说“工友会真厉害，硬不让干活”的就是三吉。

下午一点多钟，人们离开总管理处，回到各自的车间。在钢轨车间值班的车间主任、监工，还有班长、组长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看见工人们回来了，就命令说“干活吧”，分派他们到生产现场去。众人都顺从地来到指定的岗位。然而，由于中心锅炉车间停工，轧钢机根本开动不了。按照在回车间的路上商量好了的对策，辰吉和三吉又是用木屐踢轧辊，又是哐哐地敲打钢轨，嘴里还骂道：“混蛋！快转哪，偷懒的家伙！”

这时，班长和监工走了过来。班长一把掐住三吉的脖子骂道：“你是煽动钢轨车间闹事的罪魁，当心点！”他曾经和三吉、辰吉一道干过轧钢活。有一次，他非要把弯曲的钢轨翻个儿，手中的铁钳刚一用劲，钢轨弯曲的一头竟向他脚下砸来，他慌忙跳脚躲闪，反被手里的铁钳磕碎了左下巴骨。后来，辰吉暗中给他起个“半拉下巴班长”的绰号。“半拉下巴班长”官虽不大，毛病不少，不尊敬地称他“班长先生”，他就决不答理对方。工人们气得干脆连名都不叫，直接喊他的姓。还把说话结巴的辰吉叫做“结巴阿辰”，把懒得干轧钢活儿的三吉称为“懒蛋三吉”。班长好把他那双长了茧子的手掌擦在三吉的脖子上说：“往后，慢慢地让你尝尝我的

厉害！”说着，又捶了三吉几拳。

伊部三吉趁班长和监工不注意，向辰吉挤了挤眼，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辩解说：“工友会硬逼我，实在没法才参加罢工的。一个披着蓑衣的力工，抡着拳头到处恫吓说，谁不跟他走就小心脑袋！我想，让皮肉受苦也太不上算了，就随大流去了总管理处。”

“笨蛋！”班长推开三吉，又朝辰吉举起满是厚茧的巴掌。在这一刹那，辰吉把三吉的暗示抛到了脑后，他使出抓铁钳的本事，转身抓住班长的手腕。辰吉想，班长和监工是不会相信三吉的话的，如果我说同样的谎话露了馅，让班长掐脖子转圈，该有多丢脸，我又不是猫。看到三吉焦急地给他使眼神，他又把班长的手腕甩向一边，分辩说：“我原来以为有什么事呢，只不过跟着凑热闹。”看见辰吉脸色铁青，班长或许是认为辰吉平素性情乖僻，不大可能赞成罢工，或许是想辰吉去武术房才半年多就能够把初段、二段的对手摔出场外，担心他会用柔道把自己扔到辊道上吧，自认倒霉地揉着被捏得发白的手腕，悻悻地离开了辰吉。

班长和监工继续盘问其他的工人，大伙的回答都和三吉一样：“很抱歉，我们也知道不应该去，没有办法，工友会太厉害了。”“既然如此，就快些干活！”“轧钢机不动弹，我们有啥办法。”班长气急败坏：“你们违反治安法，统统都抓起来！”工人们却故意耸耸肩膀，笑眯眯地问：“有装得下二万五千人的拘留所吗？”班长和监工气得说不出话来，向抱着肩等候在轧钢机操纵台上的车间主任嘀咕几句，灰溜溜地回办公室去了。

主任、班长和监工走后，辰吉想，如果自己登上轧钢机操纵台，面对整个钢轨车间做一场慷慨激昂的讲演，该有多神气啊！三吉却躺在草席上，正用小手指尖使劲地抠鼻孔，嘴里不成调地哼唧着情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容易到了下班的时候，他还不慌不忙，革命歌曲呀，情哥情妹的小调呀，哼哼个没完。辰吉有些嗔怪三吉，自己先回家去了。

钢轨车间的乙班工人得到一项通知，通知含有命令色彩：中心锅炉车间百分之八十的司炉工都是工友会的会员，只要中心锅炉车间不开工，轧钢机就不能运转，电灯也不会亮，罢工就不会半途而废。厂方已经答应在后天晚上六点以前研究请愿书，给有诚意的答复。在这以前，各车间都要坚持罢工。如果厂方要求在轧钢机开动前干其他能干的工作时，也要以没有电灯为由，予以拒绝。

乙班工人来到车间，刚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车间主任就在四名看守的保护下来到现场。主任发号施令说：“轧钢机开动不了，你们可以矫直钢轨，或者给机器注油嘛，余下的人清扫轧钢机辊道！”平时一到午后四点，车间主任就喀喀地踩着皮鞋离开车间，接受看守的敬礼，走出大门。今天他却却在工人中间踱着方步，放风说要通宵守在这里。工人们谁也不当车间主任的面说要坚持罢工，都声称害怕工友会报复，所以不敢干活。

伊部三吉下班后没有离开车间，他怕被车间主任发现，机灵地躲在成品仓库的暗处。有的矫直工人大加议论说：“哼，人家车间主任是在东筑中学初中毕业，又念了第五高中，是有名的秀才。三吉再能说会道，辩论起来也不是车间

主任的对手。”三吉隔墙听见了这番议论，心中尽管委屈，却不能跑出来分辩。他知道不履行正式手续故意留在车间，是要被开除的。三吉竭力抑制怦怦跳动的心，自我安慰说：“等到天黑再说！”

车间主任边走边吆喝工人干活，看守拿着小本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一面听监工介绍，一面装模作样地用铅笔记什么。一个工人觉得自己巴结上司的机会到了，独自走出来干活。这个人平时就是个遭大伙讨厌的“马屁精”，所以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仍然以“害怕工友会报复”为借口，坚持不干活。有的人还逗弄一名平时总被上司指责为出勤率不高，要把他开除出厂的工人说：“多好的机会呀，趁现在你快赚点钱吧！”

天色渐晚，车间里逐渐黑下来，一度静得令人可怕。车间主任一伙点着提灯，假成一团。在这宽敞的车间里，提灯的光亮只不过照亮他们自己的脚下，反倒成为被耍弄的目标。人们开始朝灯光处扔工作手套、掷木屐时还有些克制，待到扔起煤块和石子，嘴里便粗鲁地骂起来了。车间主任一伙自觉性命难保，跌跌撞撞地撤回办公室。这回，轮到想在车间主任眼前买好的那个人倒霉了。人们怪腔怪调地吆喝“马屁精”，威胁他说：“喊你你不换个腔调答应，我们大家一齐揍！”“马屁精”不得不惊恐地做出各种腔调回答。忽然，有人骂他说：“混蛋，你怎么学我的声音？”上来就是一脚。“马屁精”仓惶逃跑，脚却被什么绊住，惨叫一声扑倒在辊道上。那些对车间主任佯称害怕工友会报复的人，趁机殴打上司宠爱的人，发泄平日的积愤。他们一边打一边

说：“这是工友会这个老天爷对你的惩罚！”黑暗中，这种骚乱持续了许久。

从钢轨车间外面传来“噢噢”的喊声，工人们应声跑了出去。声音仿佛来自轮箍车间和炼钢车间。平日号称“不夜城”、任意耗费照明用电的钢铁厂，如今没有了发电用的蒸气，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厂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唯有高炉旁边的焦炉那儿跳动着微弱的火苗。里面的焦炭虽然大都烧完了，但是没有清理，还有气无力地燃烧着。

为了呼应黑暗中四处响起的喊声，钢轨车间的人也噢噢地狂叫不停，并且用钢条敲打铁板，发出咣咣的声响，听起来怪清脆的。有的人敲打车间墙壁和木板，还有的人一边拨拉转锯齿，一边笑着说：“听，这和电影音乐差不多哩！”越拨拉越起劲儿。“别敲啦，又不是卖沙丁鱼的，闹哄什么？”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们这才安静下来。倒不是这喊声有什么号召力，而是人们想到了把沙丁鱼装进罐里，一味哐哐敲打鱼罐的沙丁鱼小贩的模样，确实不怎么招人喜欢。喊声和哐哐的敲打声，震醒了躲在成品仓库睡觉的三吉。他翻身而起，走进在铁道边上吵嚷的人群中。

雪停了，风却相当猛烈地刮起来。乙班工人知道进厂也不会干活，事先都穿好了御寒的衣服，并不显得冷，三吉却冻得上下牙直打颤。他本来把一块擦机器用的油抹布垫在背心里。下班洗澡时，发现后背蹭得满是机器油，便气得扔掉了那块“火龙衣片”。刚才睡觉时，由于裹着草席，觉不出寒冷，可是到了院子里，顿时感到寒气逼人，接连打几个喷嚏。他灵机一动，想起跑步取暖是个好办法，就倡议说“咱

们来场示威游行吧！”众人正为一味的喊叫而感到无聊，听这个主意挺新鲜，纷纷表示赞同。为了避免胡乱跑而绊倒受伤，大家又商定先沿着铁道跑到炼钢车间。工人们象蜈蚣比赛似地排成一行纵队。这时，他们才知道炼钢车间、轮箍车间，还有轧钢车间的工友们也都跑起步来了。

几个车间的队伍汇合在一起，气势不是更加磅礴吗？就在他们跑到炼钢车间前面的时候，看见一伙人手拎提灯，排着横队，黑压压地逼过来。“嗬！提灯游行，真气派。你们是哪个车间的？”众人欢呼雀跃，上前迎接。可是，对面传来的却是哗啦哗啦拔警刀的声音，大家这才醒悟过来。转眼间，刚才还相互搭着肩头，煞有气势发出嘿哟嘿哟呼喊的这支队伍被拦腰截断了，众人纷纷跳下枕木，争相躲向四周。

“散开！散开！”二十多名警察七嘴八舌地吆喝，循着木屐的响声追赶。逃跑的人却心中有数，待到提灯的灯光靠近时才转身奔跑。结果，一个人也没被逮住。

“脖子系着铃铛的猫，快来追呀！”“老瞎，我在这儿呢！”有的人虽然脚上趿拉着一双大鞋，却兴致勃勃地一边拍巴掌，一边躲闪。在炼钢车间和钢轨车间之间有块相当大的空场，由于有很多的铁轨交叉，稍一疏忽，就连火车头也会跑错轨道。脚尖不小心踢到枕木和铁轨上，人就要被绊倒。钢铁厂内没有一条象样的路，工人们只是沿着铁道跑来跑去。他们发现高抬腿跑不容易被绊倒，逃起来也安全。追赶的警察尽管小心谨慎地用脚掌探着地面向前磨蹭，还是有人倒霉地踢在铁轨上，摔个狗吃屎。也有的警察摔倒后，发现压在身下的提灯着了，慌忙扔下提灯，发出野兽般的嚎

叫，摸黑追赶工人。黑暗中，只见警刀的刀刃在闪光。有个工人脱下木屐塞进怀里，只穿着袜子跑，当他看见身后逼来的刀光时，两腿吓瘫了，纵身跳进身边的铸模里。这回固然不再担心到处抓人的警察，可是总关在铸模里，会不会有人从上面注入熔化了的、粘稠的铁水呢？果真那样，自己就会被制成钢块，在初轧车间粗轧后再回到自己干过活的钢轨车间轧制啦！惊恐中，他正想举手投降，警察却跑向响起喊声的另外一个方向。

“提、灯、警、察，象、个、老、瞎！”工人们把这句话做为唯一的武器，喊个不停，继续同警察周旋。趁警察不再穷追的机会，游行队伍又汇集了五百多人，朝中心锅炉车间奔去。

厂方组织了提灯队伍保护中心锅炉车间，他们组成几道人墙，排得长长的。工人们跑过来，只能围在远处，无法靠近。警察和宪兵保护着十几名工人打扮的人，正在重装罢工开始时被打碎的仪表，从炉口往外掏灰。锅炉车间的工人全都参加了罢工。宪兵队长宣布：“如有妨碍抢修者，立即开枪！”警察也是满脸杀气。地位很高的技术监督守候在锅炉车间，亲自做现场指导。他和长官一样，也是敕任官，与次长平级。一伙身穿制服，象是当官模样的人在现场踱来踱去。

高炉是钢铁厂的中枢，一刻也熄火不得。由于锅炉车间从早晨七时起开始罢工，高炉的送风机也停了，不能送热风，高炉处于埋火状态。如果罢工继续下去，高炉里面已经熔化了的矿石就会彻底凝固，事后再加焦炭也炼不出铁来，

只得拆炉。这样一来，八幡钢铁厂至少半年内不能生铁。明治三十四年二月五日点火、七日初次出铁、日产一百六十吨的一号高炉；明治三十七年二月点火、日产一百六十吨的二号高炉；明治四十二年十月点火、日产二百吨的三号高炉；大正三年四月点火、日产二百三十五吨的四号高炉；大正七年十二月点火、日产二百七十吨的五号高炉，同时都有凝固的危险。当务之急是解决送风的问题。因此钢铁厂的干部总动员，为锅炉车间重新开工忙得团团转。

“如果高炉全都停产，咱们的饭碗也就砸啦！”游行队伍里有谁喊了一句。对此，大家只是你瞅我、我瞅你，谁都不愿意扭头去看围在几堆篝火旁的厂里干部和顶替司炉工干活的近百名职员。一阵沉默过后，一个人称“工友会评论员”的司炉工劝慰大伙说：“没啥了不起，就是一二百名职员也干不了什么正经活儿，只不过是让奄奄一息的高炉既不熄火，也不烧旺，充其量是烧烧送风机用的蒸气罢了！”于是，工人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假装从游行队伍中往外撵司炉工，并用司炉工们事先教好的台词，喊给厂里的职员听：“你们要是乱烧煤，等会儿非揍死你们！”然后离开了锅炉车间。

示威游行的队伍解散了，三吉一伙朝炼钢车间方向走去。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车沿着八幡车站的专用线驶来。司机发现叉腿站在前方的人群，大吃一惊，随着汽笛的尖叫，货车急停下来。以前曾听锅炉车间的司炉工讲过，这些煤是足供开动送风机的，工人们稍加商议，决定强迫货车倒回去。大概是火车司机断定站立在机车前方的群众不会让车通过吧，还没等罢工的工人开口呼喊，就突然倒起车来。有的工

人以为火车是后退一下，再加快速度压死大伙哩，连忙跳下路基。车上虽有宪兵押车，但仿佛为工人们呼喊的声浪推动，火车继续快速后退。队伍后面的工人拔腿想追赶火车，谁知前面的几个人绊在枕木上，十来个人就势摔倒在地。

电灯亮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各车间的工友们由于在枕木上面连续奔跑，累得浑身无力，全都安静下来。众人为锅炉车间恢复作业，能给发电所送蒸气而焦灼不安。一名司机登上轧钢机工作台，喀嚓喀嚓地试探着扳动把手，发现并没有轧制用的蒸气，人们这才放宽了心，围坐在进门时竟然没被发现的一副骰子的周围，用火柴杆当钱，掷起骰子来。

电灯亮了，宪兵和警察顿时长了精神，在看守的带领下，来到钢轨车间，把工人们集合到一块。“游行的时候，谁要弄警察啦？”工人们为示威游行的成功所鼓舞，毫不惧怕宪兵的吼叫。“没听见吗？”宪兵一眼瞥见一个被铁轨绊倒时蹭破了手的临时工，就骂他态度恶劣，当胸一拳。正当宪兵又抡起拳头的当儿，电灯突然熄灭了。仿佛预先有所安排，喊声骤起，转锯锵锵作响。宪兵们事先没有准备灯具，听见撤退的号令，一窝蜂似地跑出钢轨车间。到了外面看见街灯通明，其他车间也灯光闪烁，这才发现是谁关了电闸。领头的一个宪兵往厂房探着头，骂道：“等下次来，我让你们尝尝厉害！”众人无意中听出这个宪兵是东北人，地方口音很重，立刻在黑暗中模仿他的腔调起哄。愤怒的宪兵们守在车间门口不肯离去，几个工人躲在暗处，继续发出奚落声。这时，组长摸索着合上电闸，车间里灯又亮了。

合电闸的是刺有文身的“妖婆组长”，车间主任和监工

们都到中心锅炉车间帮忙去了，只有他留下来值班。电灯一亮，工人们谁也不吭声，只是嗤笑气势汹汹闯进来的宪兵。说是笑，模样却十分难看，因为大家还是示威游行时的那副打扮。当时，为了防寒和蒙脸，人们把手巾当作口罩，那模样都能把小孩吓哭。也许宪兵也不愿意看这些蒙着脏手巾的丑脸吧，朝着“妖婆组长”大发雷霆：“你把这些人中带头闹事的，给我点出来！”“妖婆组长”是有名的犟脾气，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没看见，怎么说呀？一百五十多名工人都去了，要说主谋，大伙都是！”宪兵恼羞成怒，拔出手枪顶住“妖婆组长”的前胸说：“你敢耍弄我！”“妖婆组长”的犟脾气却又上来了，无论宪兵怎么咆哮也不言语。

过了一会儿，电灯再次熄灭，这回，整个工厂又一次陷入黑暗中，敲击各种物件的声音和呼喊也随之而起。宪兵惊恐地吼叫“开枪啦，开枪啦！”一面抱怨警察事先没有准备提灯，一面慌慌张张地撤离了钢轨车间。

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结束了罢工的第一天。

六

听着几个健谈的乙班工人，模仿说书先生的腔调轮番讲述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辰吉就象妙龄少女一样弓着身子，掩着嘴，笑得前仰后合。一个曾经代理过组长的工人也是讲得洋洋得意。平时，如果由于工作而和这个人口角的话，他是整整一个月也不会和你吭声的。今天，辰吉一个劲儿地问他：“当时，你干什么了？”对方正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唾沫横飞，顾不得回答辰吉。他继续炫耀说：“好家伙，我趁黑瞅准了警察……”这些高谈阔论更激发了辰吉的斗志，他暗下决心，今晚要抢在伊部三吉的前头，留下来值班，站在示威游行的最前列。

这时，传来消息说：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拂晓，浅原健三会长、西田健太郎副会长等将近三十名工友会的干部被捕，关押在八幡警察局。不少工友会会员都去中心锅炉车间探听虚实。据说这个消息是一名工人在六点前进门时，从站着唠嗑的守卫那儿听到的。开始谁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妖婆组长”从办公室跑回来，带来了更详细的情报：“罢工领导人浅原健三是在前天，也就是五号的午间被逮捕。进到厂里直接领导罢工的副会长西田健太郎几个人，昨天深夜正在八幡车站前面的旅馆开会，被警察包围，全部被捕。在总管理处

前面，不是有四名代表递交请愿书吗？他们也被抓走了。”

办公室是车间主任和监工们呆的地方。“妖婆组长”为了让大伙尽快地知道这些消息，回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还有，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朝鲜人，因为拉汽笛也被抓走了。有人看见警察揪着头发，连拖带拽地把他弄进了八幡警察局。”

辰吉立即想到这是金泳文。顿时，他那副在工友会会员们“立大功啦，立大功啦”的欢呼声中，接过行军壶喝酒时的严肃的脸庞，嘴说“豁出去了”，自愿参加罢工的朝鲜人的那副憨厚的面孔，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金泳文他……”辰吉思绪纷乱，急三火四地想再探听出什么消息。

向代理白仁长官的中川次长提交请愿书、同厂方谈判的四名代表也被警察抓走了。辰吉记得，四名代表一度走出总管理处的红楼，向群众介绍了会见八幡警察局长和与厂方交涉的经过。代表们要求厂方立即答复工人们请愿，次长却说没和长官联系，不能答复。代表们要求傍晚六时前回答，不出所料，厂方又说用电报也联系不上，不能指定回答的期限，又拒绝了。双方最后约定在两天后的二月七日晚六点以前答复。当代表们传达说“厂方答应在七日下午六点以前，给予有诚意的答复”时，辰吉和众人一道欢呼雀跃，高呼“万岁”。在罢工以前，各车间几次提交请愿书，要求改善待遇，厂方就是不肯理睬。有的工人仅仅因为向车间主任提交请愿书就被无理解雇。辰吉认为，厂方能答应在接受请愿书后的两天给予答复，只是三呼万岁还不够劲儿，真想再十遍、二十遍地喊个不停。谁料想在厂方答复之前，警察却逮

捕了罢工领导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辰吉环顾周围，期待着有谁能快点说个明白，相遇的却都同样是催促对方解答的目光。他拿胳膊肘捅捅身旁的三吉，想问问他，三吉却把耳朵伸过来问：“什么，干什么？”

工友会的伙伴们接连遭到逮捕，辰吉本想问问三吉下一步怎么办，偏巧一口痰堵在嗓眼里，连声都哼不出来。事后如果被三吉奚落，说他听到工友会的干部被捕，吓得连话都说不出，那该多丢人呀！想到这儿，辰吉忙想咯掉这口粘痰，就用力空咳起来。三吉却误以为辰吉带来什么重大消息，咽口唾沫，越发把耳朵竖起来。怎么，三吉也害怕了吗？辰吉斜眼瞅瞅三吉那脏成煤灰色的耳朵眼儿，上身一阵哆嗦，空咳得更加激烈。听见辰吉连续不断的咳嗽，人们以为他要开始演说，更何况三吉又把耳朵竖起来，摆出洗耳恭听的姿势。休息室里工友们的视线都集中在辰吉的身上。辰吉好容易觉得嗓眼轻松了些，却不好意思再问三吉什么了，暂且用命令的口吻吩咐三吉：“炉……炉……炉子里多添点煤！”

为了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觉得自己咳嗽是由于屋子越发寒冷而产生的生理反应，辰吉又故意接连打了几个嚏喷。人们仿佛终于弄清事情真相，从辰吉的身上移开了视线。辰吉的心情虽然平稳下来，自尊心却深深地受到了挫伤。

刚才，在谈论罢工以来人们的功绩时，辰吉的名字同伊部三吉、“妖婆组长”的名字相提并论，几次被人提到。昨天罢工开始时，现在在场的绝大部分工友都去了总管理处的红楼，向大施淫威的守卫和警察扔石头，并且在晚上和拎着

提灯的警察斗争。在这二百多名工人中，年纪最小的辰吉，竟然成为人们称赞的中心，这对辰吉还是生平第一次。想到工友们这样器重自己，辰吉再也平静不住了。大家固然表现得都不错，毕竟顶数三吉和我最突出。想着想着，辰吉心头腾起一股热浪：一直比我活跃的三吉，听到工友会干部遭到逮捕的消息，竟被吓住了。往常他总好抢我的话，今天却向我这号人投来乞求的目光。休息室里的工友们自然都在等待三吉站起来，哪怕讲演一两句也好。和我因为过于相信三吉而感到懊悔一样，工友们肯定对我现在的表现也大失所望，会说我没有骨气吧！轮箍车间的秃头大叔曾经说我“该长毛的那个地方，毛还没长齐呢，为了凑热闹跟着哄哄罢工”，如今，我们钢轨车间的人也会这样认为我吧？一经被这些思绪纠缠，辰吉周身的热血越发涌上头部。

“妖婆组长”从办公室回来，告诉大家说工友会干部和提交请愿书的四名代表都被警察逮捕了。工友们毫不怀疑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除了三吉和辰吉各自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外，谁也没有吭声。人们似乎忘记了刚才还象过年节似的热闹，只是默默地沉思着。有个乙班工人刚洗完澡，身子冷飕飕的，实在忍耐不住，打了个嚏喷。一个下夜班的乙班工人借机站起身准备回家。辰吉猜测那个人可能就是昨天在车间给主任和监工献媚，想得好处的“马屁精”。“马屁精”一站起来走向大门，就有八九个工人跟在他的后面。那个四十来岁，满口大阪方言，得意地吹嘘自己用木屐踢过警察一脚的人也混在里面。他大概感到有些难为情吧，故意掏出怀表歪着脖子看，似乎在暗示大家：不快些回去，过了规定的六

点到七点的出门时间，要受守卫刁难的。他一阵小跑奔向门口。

“你们也不跟大伙商量商量就走，行吗？”

“妖婆组长”突然扯开嗓门申斥说。他伸开胳膊，象尊铁塔似地堵在门口。辰吉不由得象被戏剧中英雄亮相的场面迷住了似的，跃身而起。

“商量，商量什么……”

被“妖婆组长”揪住前襟的那个人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噉起嘴巴。组长的脾气虽然刁钻古怪，但并非不讲道理。他和平时一样紧绷着脸，揪着那人前襟的手愈发用力。大阪口音的那个人趁机想从组长身边挤过去，手把住了门框。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妖婆组长”伸出一只手，扯住脖领子，想把他拽回来。可是，组长还没有本事既揪住一个人的前襟不放，又去扯另一个人的脖领把他拽回来。大阪口音的工人挣扎着打开门，被揪住前襟的那个人也纵身撞过来，“妖婆组长”一下子被撞倒在地，摔个仰面朝天。他刚刚洗完澡，身上仅披一件斗篷，连兜裆布也没扎，裸露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腿。他的那个部位的形状和颜色，犹如浮露在咸菜桶里的茄子，毫无遮掩地显现在众人面前。辰吉看见“妖婆组长”犹如茄子的那个玩意儿，一瞬间，一股触电感袭遍全身，激起一阵冲动。

“你们站住！”

辰吉突然大吼一声。他离开火炉，敏捷地跳过去，跑到“妖婆组长”摔倒的地方。已经有几个人跑过去，把仅披一

件斗篷的“妖婆组长”搀扶起来。辰吉透过敞开的大门，向外面张望。冲出休息室的几个人正向通勤门跑去，速度之快，是一向对自己的双腿充满自信的辰吉也撵不上的。

“妈的！”辰吉死了追赶的念头，紧紧关上车间的大门。“如果还有哪个家伙想逃走，我就豁出命把他摔出去！”辰吉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环顾休息室，打量剩下来的工友。他发现三吉站在兼做饭桌的更衣箱上，正举起拳头，好象要发表演说。

是时候了！辰吉又一次觉得电流在体内袭过。我要抢在三吉的前面讲演。三吉二十二岁，我二十岁，如果讲演的话，三吉比我有利的条件只不过是学习了早稻田大学函授讲义。看看他刚才的模样就清楚了，还是我有胆量。我的不利的地方就是结巴，可是昨天早晨在红楼前面，西田健太郎的讲演不也结结巴巴吗？却感动了那么多的听众。即使我结巴，肯定也不会有人讥笑。辰吉想起去年八月，接到西田健太郎呼吁组织工会的传单时的情景，紧张感稍有消逝。

“诸、诸位……诸位工友！”

辰吉挺起胸膛，喘着粗气，大声呼喊。话说出了口，还是有些胆怯。他想打量休息室里的每个角落，脖子却不能自如地扭动，岂但如此，甚至分不清近在眼前、并排的一张张脸都是谁的面孔，仿佛大伙都是同一个长相。他的胳膊，他的腿，都在哆嗦。嘴里的上下牙猛烈地交锋。辰吉回忆起在教室里被老师叫起来朗读课文时的惨状。辰吉宁可因忘了做作业，接受绕运动场跑七圈的惩罚，也不愿听老师说“下面，由筱原接着念”，站起来朗读课文。

怎样才能使自己不紧张呢？下巴颏再使劲，也对付不了嘎嘎相撞的上下牙呀！忽然，一个想法浮上脑际，他的眼前顿时明亮起来：在教室里朗读描写父亲的作文时，不是非常成功吗？象那时那样，用模仿的腔调讲演，肯定也能讲得很出色。如果在现在这种场合发表著名的演说，大概我会名声大振，虽然达不到浅原健三那种程度，至少钢轨车间的伙伴们将到处吹捧我。

想到浅原健三，辰吉咬紧了嘴唇。据说在八幡市组织日本工友会、心安理得地身居会长要职的浅原健三才二十三岁。比浅原更年轻的我要发表讲演了！平素骂我“小崽子”，甚至连兜裆布都让我洗的人，把耳朵眼好生掏干净，听着吧！

辰吉发现透过自己吐出的白色哈气，逐渐能清楚地看见对面了；伊部三吉面红耳赤地鼓起腮帮，正从“饭桌”上下下来。可以想象，休息室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辰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不是图热闹才搞罢工的，真的，我一个心眼儿参加罢工，是为了实现……实现要求。我还没娶老婆，所以，工资再少，也不在乎。但是，不！可是，有一回我却忍耐不住了。正象诸位中有人知道的那样，我的哥哥惨死在线材车间。他是喂钢工，钢条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死了。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诸位不清楚吧？我是一清二楚。哥哥被迫昼夜加班，那么繁重的劳动，怎么能受得了？哥哥的死，并不是他的本领不高，而是他连续干活太累了，所以在第二天干正常班的时候惨死了。他是累坏了啊！看守老是来回地监视，哥哥连眼睛都不能眯一下，就那么死了。哥哥死了，家

里的嫂嫂在我上甲班的时候，三点半就起来做饭。因为有动静，我妈也不能再睡。我每天在厂子里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嫂子为了我，在一个月里要有半个月必须三点半起来。我想，如果改成八小时工作的话，就是加班也只不过是两班，干十六个小时就行了。现在是三个十二个小时，嗯，一共三十六个小时。三十六个小时和十六个小时相比，哪个多哪个少？当然十六个小时少嘛！就是加班，我哥哥干他十六个小时也不在乎，他是坚持了三十六个小时后死的。我参加罢工可不是凑热闹，单从告慰哥哥在天之灵考虑，也坚决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什么增加工资呀，多给奖金哪，都随它的便好了！我是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哥哥而参加罢工。我爹在二〇三高地……”

“阿辰，你咋这么说呢？”突然有人打断了他的话：“怎么能说增加工资呀，多给奖金哪，随它的便呢？”

“我刚才说的是……”

辰吉结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讲演的气魄，讲到坚决要求缩短劳动时间时，连“坚决”这个词都流利地说了出来。正在这时，却被人打断了思路，下面要讲的话顿时吓得无影无踪。插嘴的是一名头发灰白、脑袋上包着一条毛巾的乙班操纵工。这名平常总是包着脑袋的操纵工坐在休息室的最里头。他平常连话都不大说，今天怎么多起嘴来？与其说辰吉为自己的讲演被中途打断而恼火，莫不如说他为人们又催促操纵工继续说下去而自觉尴尬。操纵工朝辰吉挥了挥手说：“阿辰说得对！阿辰说他强忍哥哥死去的悲伤，为了告慰哥哥在天之灵，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而参加罢工。这种思想

真了不起！正象阿辰说的那样……”背过身子的工人们又转过身来，把视线射向站在门口的辰吉的脸上。辰吉象要逃跑似的，后背紧贴门上。众人的目光又朝向包着脑袋的操纵工了。“我认为，阿辰说的缩短劳动时间的问题固然重要，增加工资的问题也同样不能小看！”

包着脑袋的操纵工，用和讲演不相适宜、非常平稳的语调接着辰吉的话碴讲演。休息室里的工友们都细心地倾听着，一再催促他继续讲下去。不一会儿，听众们也开始相互议论起来，就象在这之前讲述昨晚战绩时那样活跃，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讲着。不同的是没有夹杂笑声，再有，与讲述和警察冲突时得意的样子相比，讲演者的表情十分严肃。

包着脑袋的操纵工从怀里掏出一张写有请愿书字样的传单念起来：

“一、将临时津贴及临时补助改为基本工资发放；二、每人一律发相当于日薪百分之三十的奖金。废除往日缺勤三天以上扣发全月奖金之规定，改为按实际缺勤天数扣发；三、将劳动时间缩短为十小时；四、房租补贴，按有家眷者四元、独身者二元发放；五、将杂工现行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十。”

继那位操纵工之后，工友们接连站起来，逐条分析请愿书的条款，纷纷表示，无论哪一条都提得合情合理。

辰吉故意不去理会这场面，回到火炉旁边。他言不由衷地嘟囔：“这些发言和昨天西田健太郎的讲演相比差远了。”他心里却很清楚，休息室里工友们的讲演，根本没有使用西田健太郎所说的“世界大战”、“资本家和工人”、“西门子事件”之类深奥的用语，却紧紧地扣住了听众的心弦。

辰吉本打算在讲完缩短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以后，再讲讲自己为什么要罢工。什么米价又涨了，黄金牌香烟的售价太贵呀，这些话整天听母亲絮叨，耳朵都磨出了茧子，对此他都不想多插嘴。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时的想法，后来被一种不可抑止的奇异的力量驱使，自己也被讲演者们紧紧地吸引过去了。

打大正七年开始，米价暴涨：春天一升卖二角钱；夏天就要四角；后来涨到四角五分。在每升超过五角五分的八月份，富山县渔村点燃了抢米风潮的导火线，运动迅速蔓延到九州。八月十七日，福冈县添田镇的蜂地煤矿，发生了一起死亡一人的暴力行动。以此为契机，暴动以福冈、佐贺的煤矿为中心，迅速扩展。在一个月后的九月十七日，以福冈县下明治煤矿的罢工为尾声，结束了这场抢米风潮。在最高潮的时候，连北九州的城市也发生了相当大规模的暴力行动。特别在门司市，将近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二万人涌向米店和警察派出所。在八幡市虽然也掀起了暴力骚乱，但是八幡钢铁厂的工人却没有参加。由于事前得到消息，说要举行以八幡钢铁厂工人为主力的大规模起义，驻守小仓的十四团便派来两个连的兵力，在钢铁厂通勤门附近搭起帐篷，随时准备镇压。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也有人认为，军队严厉地监视通勤门，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镇压，正因为这样，才制止了暴动的发生。

抢米风潮最激烈的时候，八幡钢铁厂工人的平均日薪是男工一元零六分，女工四角七分，杂工供应工会提供的杂工

一天六角三分。为了应付暴腾的物价，钢铁厂从大正七年三月起，增加自大正六年八月开始的临时补贴。然而，这也是少得可怜，一个月才一元到六元不等。虽然有补助金制度，却规定每月缺勤三天以上者分文不付。这样，除钢铁厂偶尔指定的休息日以外，全出满勤才能得到补助，而且只限于表现最好的工人。被班长和组长判定为表现不好的人，只能得到补助金的百分之十。

当时，工人们并没有提出适当改善待遇的要求。由于世界大战，钢铁厂产量一再翻番：明治三十四年，建厂当时的钢材生产量只不过三千四百五十五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明治三十九年就增加到三千八百九十五吨；明治四十四年又剧增为十七万八千九百四十三吨，在大战开始的大正三年，达到二十三万吨。大正六年制定和颁布了钢铁工业奖励法后，年产三十四万吨钢材也是供不应求，盈利越来越多。圆钢在大正三年，每吨是七十五元；在大正六年八月涨到五百五十九元，提高了将近八倍。八幡钢铁厂的收益：大正二年资本金是三千八百五十万元，盈利四百四十万元，收益率百分之十一点四；大正七年的资本金剧增到五千一百二十万元，盈利五千七百七十万元，收益率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六，增长了十倍，这都是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

“我傻呵呵地干，主动要求加班，还觉得挺高兴哩！表面上看，每小时加班费二分五厘，如果通宵加班十二个小时，每天能增加一半的收入，结帐的那天心里也是乐滋滋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家里饭不仅照样不够吃，而且

越来越不够，饭盒里的菜还是咸黄萝卜根。上班带的饭是用减价处理的、没有一点粘性的进口籼米做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我，都象这种籼米那样瘦小。我拼命地干哪，干哪，却吃不上好饭好菜。我不只一二次和老婆吵架，骂她想私攒些钱另找汉子。其实，这怎么能怪她呢，米一个劲儿涨价，大酱、酱油也贵得惊人。只要看看这些实际情况，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饭盒里面只是进口籼米和咸黄萝卜根了。”

“是啊，在打仗的那阵子，只要昼夜加班赚钱，好歹还能吃上进口籼米。可是战争一结束，就进入不景气时期。管它什么景气不景气，只要加班给补助，合家老小就能对付活下去。可是，钢铁厂尽管成天价催促增产、增产，却分文不给加班费了。有回我是把着把手，三天三夜没合眼哪！那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厂方还直吹嘘说什么绝对不许加班哩！如果你苦苦哀求监工说，不发加班费，一家老小就没米下锅，他却呵斥说：“哼，你干活就嫌累，干脆回家慢慢养着算啦！”什么‘回家养着’？就是让你进棺材！我也发过牢骚，人家根本不理睬。回到家里也没心思喝夜酒。为了不花钱取乐，就试把干那种事儿，可是干活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胳膊腿儿都不听使唤。老婆抱怨我连五分钟也挺不了。唉，真没活路啊！”

“抢米风潮过后，我想米价也许能稍稍降降吧，谁知道七年来还是一股劲儿上涨，现在，二等米也要五角六分。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也该去抢米啦！以前我们只是知道拼命加班干活，连想都没想过骚乱的事儿。寺内^①先生下台，原敬^②

①寺内正毅(1852—1919)1897年任陆相，后任朝鲜总督。1916年任日本首相。

②原敬(1856—1921)曾任政友会总裁，1918年任日本首相。

先生组阁，米价还是暴涨。虽然我不能大声喊，但是我要说：这算什么‘平民宰相’！不错，是增加了临时津贴，不只是钢铁厂，全国各地都这样。然而，这点津贴根本无济于事。去年五月的大臣通告说发放临时津贴，却规定日薪八角钱以上的人，缺勤三天以下，临时津贴不超过十五元；日薪五角以上的人，不超过十三元五角；日薪四角以下的，不超过六元五角。同时又规定缺勤六天以下的人，一般情况只能得到这个津贴的一半，缺勤超过六天的，分文不给。钢铁厂嘴说关心工人，可大伙听听这些数字就明白了，每人每月的平均收入不是还不到四十元钱吗？”

“昨天，我仔仔细细地算了一算，临时津贴加上奖金，平均每天一元三角钱，确实是这样。昏头昏脑地干一天，只能买二升五合米。这不是小孩的工资啊，而是有四个孩子的大老爷们，干十二个点儿挣的呀！二升五合米哪够六口家吃？不用说，没有青菜，不能洗澡，还得交纳税金。我家是六席铺^①大小的一间房，每月房租三元五角钱。房东已经打了招呼，要涨到六元，早晚也得交六元钱。家里再点一个十瓦的灯，灯费每月五角八分。干了一个月，到头来连孩子的一件背心都买不起。”

“只是哭啊、讲啊，根本不顶用。如果罢工能坚持到底就好了。从前，各车间都零零散散地提过请愿书，厂方却把请愿的工友们陆陆续续都开除了，还准备大批解雇工人。现在呢？大伙看见他们昨天那副熊样了吧？如果高炉熄火，这

^①日本式房间地上的草席，一席铺大约相当于我国一张单人床的大小。

些当官的统统都得剖腹自杀。他们的眼睛都红啦！是呀，浅原健三和西田健太郎被抓走了，工友会的那两个头头才二十三岁和二十六岁，都是没打过仗的娃娃，我们不应该光靠人家，我们现在奋起还不算晚。想想日清战争^①和日俄战争时候的劲头吧！我们今天的斗争不仅仅是同守卫和警察之间的简单争吵。工友会的干部被捕，我们并不畏缩，从现在起就参加工友会。如果再被捕，还有新的人接着干。大伙说吧，既然干了，不干到底能行吗？”

讲演的人都不是长篇大论。辰吉心中琢磨要不要再次提出缩短劳动时间的问题。他还留意到大伙把杂工的事情都忘到脑后了，无论从哪方面讲，再也没有象杂工那样不合理的事情了。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收入却仅仅是正式工人的一半。辰吉还想讲讲自己杂工时代的遭遇，但又担心会不会象讲死去的哥哥时那样，被人误解为是自我宣传？想来想去，辰吉呆在那儿一声也没吭。

“阿辰，再讲一遍，接着刚才讲啊！”有人催促说。

辰吉一副谢绝敬酒的表情，连忙摆手拒绝。

“钢轨车间的浅原，再讲一遍！”又有人用宏亮的声音高喊。辰吉只是扬起他那张眼瞅就要哭了的脸，仍然沉默着。

“工友会的那两个头头才二十三岁和二十六岁，都是没打过仗的娃娃”，这句话呛得辰吉嗓眼火烧火燎，好象有什么在那儿堵着，呼吸都觉费力。不用提浅原健三和西田健太郎

^①即甲午战争。1894年7月，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后，对中国海陆军实行挑衅而引起的中日战争。

了，几天来，在钢轨车间领头闹腾的只有三吉和我。这些老工人连工友会的会长和副会长都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叫作没打过仗的娃娃，当然更瞧不起三吉和我了。想到这儿，不知为什么，辰吉忽然想呷口酒。

“对，干哪！厂方不全部接受请愿条件，咱们就绝不
停止罢工！”

三吉脸憋得通红，大声呼喊。有谁喊了声“好啊，懒蛋三吉！”伊部三吉的脸顿时胀成猪肝色，握紧了拳头。辰吉真想奚落他一下。

“你拿过枪吗？腿上不也没有伤疤吗？”辰吉暗自用别人嘲笑自己的话，刻薄地回敬三吉。

平日，工友们一谈到日清和日俄战争，脸上顿时开了花。就是那个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两次战争的工友，洗澡的时候也拍拍自己的大腿根，指着明明是淋巴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吹嘘说：“没光荣负过伤的男人，算不得大丈夫。”甚至还胡吹一通自己“负伤”的经过，臊得辰吉这样不够格的“男人”不好意思爬出浴池，以至于一段时间里自卑得连干轧钢活的信心都没有了。辰吉觉得伊部三吉和自己没啥两样，便盯盯地瞅着他，琢磨怎么拿他开心。

“我们要坚持下去，一直到长官完全接受请愿条件为止！”不只是三吉，其他的工友也呼喊说。

“继续罢工！”

“不能就这样算了！”

“让他们拿刀枪来吧！”

休息室里又一次掀起怒吼的声浪。本来做好准备，要做

番精彩讲演的三吉，在这种气氛中只能胡乱地挥舞拳头。

“诸位，我们选举代表吧，选几名代表钢轨车间的联络人。”

“妖婆组长”或许还在回味刚才那悲惨的一交吧，声音十分微弱地说。于是，在一片嘈杂声中，开始推举钢轨车间代表人选。人们踊跃提名，提到第四个人时，有人喊：

“结巴阿辰！”

辰吉下意识地啾啾发出声音的方位，可是很难判定是谁喊的。他仔细观察着，巴望对方再喊一声。

“乙班快回家，甲班立即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车间主任在警察的保护下，站在休息室门口喝道。

“不服从命令的，事情过后一定严加惩处。听见没有？乙班的走开，甲班的人去现场干活！”

看守站在车间主任的身旁，狐假虎威地叫嚷。和把门的守卫不同，看守的任务是到处监视工人劳动情况。大家早就知道这个看守的底细，他自己也吹嘘他爹是明治初期政府的密探。

车间主任和看守的恫吓，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辰吉觉得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他想，乙班工人马上就会屈服于主任和看守的命令，慌忙离开车间吧！假如我真有勇气，就应朝逃走的人大喝一声“不许走，你们这些逃兵！”坚决留住他们。如果不敢出头拦挡，刚才自己的那番讲演就是骗人。辰吉蹙缩着身子问自己：敢说吗？能掐住逃兵的脖子吗？对！现在我做出这种姿势，就是为了随时挺身而出。

然而，他没有挺身而出的必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听从主

任和看守的命令回走的。辰吉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现实：光天化日下，彼此清楚看得见脸庞，都无所畏惧地反抗着。辰吉竭力抑制自己，免得泪珠滚落下来。尽管他一再提醒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激动，工友们只不过是实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在战斗，可还是落下一滴眼泪。接着，眼泪簌簌滴在积满灰尘，已经磨掉油漆的地板上。庆幸的是，大家的视线都盯着门口，没有人注意他。辰吉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工人也是人”，辰吉脱下木屐，用套着布袜的大脚趾沾着泪水，费力地勾划这几个字。这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个小和尚蘸着自己的眼泪，在地板上画老鼠，吓唬老和尚的故事。虽然“工人①”二字的笔画繁多，写不好只会把地板弄得更脏，他还是耐心地挪动脚趾写“工人也是人”。

“你们知道什么是治安警察法吗？”一个象是负责的、精心地蓄有仁丹胡的警察，一边看着小本上的字一边说：“你们好生听着！”他向前迈进一步，腆起胸脯，右手举着小本，左手使劲摇晃警刀把，发出咯咯的响声。

“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不得以下列各款为目的，对他
人施以暴行或公然诽谤；亦不得以第二款为目的，诱惑或煽动他人：一、强迫他人参加或妨碍他人参加有关劳动条件或报酬之争议者。二、以集体解雇或集体罢工为目的，强迫雇主解雇工人或使雇主拒绝工人从事劳动之请求者；强迫工人停业工作以及强迫工人拒绝接受雇用者。三、以暴行、胁迫或公然诽谤，强迫对方承诺改变劳动条件或报酬者，或使对方承诺有关用于耕作目的之土地租赁条件者，其处罚以

①日语的当用汉字为“職工”。

此为准。违反第十七条之规定者，处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徒刑，并附课三至三十元以下之罚金。对被雇主解雇的人或不参加集体罢工的人施以暴行、胁迫或公然诽谤者，亦同。”

辰吉根本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周围的人也是莫名其妙的样子。只有三吉得意地小声向不解其意的工友解释说：在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发生争议时，政府和宪兵就是以这个法律为借口，偏袒雇主和地主。也可能是听了曾经学过早稻田大学函授讲义的三吉的这番解释吧，人们立即冲举着小本本的警察怒吼：

“这不是我们工人的法律！”

“警察为谁效劳？”

“你少管闲事！”

辰吉模仿雪舟^①，继续用大姆脚趾画着，他眼窝里的泪水已经干涸了。

“好吧，看来你们是铁了心啦！”车间主任暴跳如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拿小本的警察恼羞成怒，大声喊叫，喷出的唾沫星挂满了仁丹胡：

“警察是公正的！钢铁厂绝对不会做违犯法律的无知的事。你们是工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你们想通过暴力达到请愿的目的，是法律治国所不能容许的！怎么样？能认两个字

^①雪舟等扬(1420—1506)日本室町后期的著名画僧，以擅长水墨山水画而驰名。他曾在京都相国寺作见习僧人。1468年，曾乘遣明船来华学习中国的水墨画技法。据说他自幼就酷爱作画。一次，师父将他绑了起来，不许他绘画，他却用脚趾蘸着自己的泪水，在地板上画起老鼠来，画得十分逼真，竟将师父吓了一跳。

儿的人过来瞧瞧，这上面写得一清二楚！”

“工人也是人！”

辰吉觉得脚要抽筋了。写，再写一遍！他想大脚趾再用些力，却没有成功，腿哆嗦起来。他终于喊出声：

“工、工、工人也是、是、是人！”

接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他清楚地感觉到呼喊的确实不只是他一个人。呼喊声中，辰吉低头看看脚下，在发黑的地板上，清楚地写有一行字：“工人也是人”

七

諭 告

本月来，本钢厂连续发生胁迫工人停工，诉诸暴力，煽动集会等事，并有人切断电源，破坏锅炉，阻碍正常生产。此骚乱迄今尚未全部平息，甚为遗憾。望本厂职工、杂工万勿受此等胁迫、煽动之干扰，当沉着自重不滋生事端。值此之际，有人提出请愿书，为免职工、杂工误入歧途，兹就请愿书中可付诸实施之条款以及厂方异议公布于下：

一、关于将工人临时津贴及临时补助改为基本工资一项，拟于四月以后实行，现已编制预算，正报请帝国议会审批。

二、缺勤三日以上者亦用相应办法发给奖金一项，可予审议，但对一律平均发给奖金的要求，则不予考虑。

三、关于劳动时间，在政府对一般劳动问题作出决定前，一如既往。

四、关于宿舍，仍继续依次扩建，不发房租费。

五、关于将杂工现行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十之要求，亦向帝国议会提出预算，若获准通过，拟四月以后实施。但当前本厂认定应付予较高报酬者，则立付优惠工资。

如上所述，本厂职工、杂工必须冷静考虑，切切忠于职守。

钢铁厂

大正九年二月七日

“胡说些什么，太欺负人了！”

“看样子，根本不想答应我们的请愿条件！”

凌晨，通勤门守卫室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墨写的谕告。周围黑沉沉的，从守卫室扯出的几根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照着那很是流畅的笔迹。辰吉一面小声念着，一面听着盯着谕告的工友们相互嘀咕些什么。

“岂有此理，帝国议会开会时，一般的事儿都吵不过来呢，哪还顾得讨论咱们增加工资的事情！”

“可不是么，这告示纯粹是骗人！”

“把总代表浅原健三、西田健太郎他们都抓走了，还让咱们冷静考虑，哪有这种道理？”

议论声越来越高，辰吉情不自禁地咽口唾沫。告示板周围挤满了穿戴制服制帽的工人，杂工们用毛巾包着双颊，拘谨地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告示。不一会儿工夫就集聚了五百多人。守卫只是在远处监视，佯作没有听见这些愤怒的声音。

八幡街里气氛紧张。消防团拢起堆堆篝火，举着提灯在街头巷尾巡逻。警察和宪兵手持警刀和手枪，虎视眈眈地守卫在通勤门的周围。辰吉倍觉疹人的是国粹会^①的那伙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在街里横冲直撞。辰吉来时曾经和拎提灯的这伙人走个碰头，他一眼认出其中的几个人就是八幡的市井流氓，剩下的几个虽然不曾相识，也显得十分刺眼。

“喂，做工的！你们要是不老实，小心大爷我扭断你们

^①军国主义团体，1919年成立，太平洋战争后解散。

的胳膊，想倒霉呀？”他们盛气凌人地操着东京土话，朝正上班的工人狂喊乱叫。

“喂，混蛋，听见了没有？倒吱声啊！”

在离通勤门二百米远的商店街中央，一个人冲辰吉骂道。看来，国粹会的人早有准备，在这条平日清晨不见人影的商店街，摆开了阵势。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吼叫，辰吉也不应声，当然心里也有些胆怯。他使劲耸耸肩头，毫不放慢脚步地走了过去。

“这个混蛋！”

两个人尖叫着追过来，却又被另一个声音喝住，停了下来。

“算了，一两头工人，什么时候都能收拾！”

听见这句话，辰吉顿时火冒三丈，不过，事后他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理睬对方。

“妈的，这帮地痞流氓！”辰吉只是低声咒骂。他在前天就听说有这么个“国粹会”，知道它是在不到半年前的大正八年十月底拼凑的流氓组织。罢工第二天，辰吉下了甲班，刚走出厂子，就看见街上有国粹会的人。同路的一个中年工人对辰吉说：“‘大日本国粹会’，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流氓集团。有人说它只是由皇室中心主义者组成的，要光是那样还好了呢。它是由当今原敬内阁的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①一手策划，收罗了关东和关西等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全国各地的工人和佃户都起来造反，他们就组织国粹会

^①床次竹二郎(1866—1935)曾任内务大臣、政友会领袖、民政党顾问等职。

唱对台戏，袭击工人和佃户。起名叫‘国粹会’，就是鼓吹武士精神，推行国粹主义。哼，这个流氓的大杂烩！”

辰吉边看厂方公布的谕告，边回忆起这些往事，陷入复杂的沉思中。

谕告说，准备在四月以后把工人临时津贴和临时补助改为基本工资，眼下已经制定预算提交给帝国议会了。帝国议会的内务大臣是流氓头子们的总代表，他手下的人竟破口大骂“一两头工人，什么时候都能收拾”。既然小喽罗敢说出这么凶狠的话，做为总头目的内务大臣，心里自然琢磨着更为歹毒的阴谋了。辰吉久久地思考着。

号声把辰吉从沉思中唤醒。差五分六点时，守卫室前面的人墙忽地溃散了，人们涌进通勤门。

辰吉每天都要从通勤门旁的墙上摘下刻有“钢轨车间叁百贰拾肆号”的工牌，让守卫看过后进入厂内，到了车间把这个铜牌交给本车间管工牌的人，下班时再取回来，扔进通勤门旁的工牌箱。今天，他象往常一样，一边出示钢轨车间三百二十四号工牌，一边从守卫的前面走过去。

“喂，等一等！”

谁？谁这么倒霉，让讨厌的守卫缠上了？辰吉回头去看。

“对了，喊的就是你，过来！”守卫原来是在喊他站下。

“那是什么？你脑袋上扣的什么？”

“什么？帽子……”

糟了！辰吉咬住嘴唇——在他刚刚剪了平头的脑袋上，

戴顶鸭舌帽。

“我带着制帽呢！”

他匆忙从斗篷口袋里拿出钢铁厂的制帽，可是来不及了，他已经走进离通勤门三米远的厂内。按违反有关职工服装的规定条款，要扣去半天的工资。辰吉的正常工资是六角二分，这么一来，三角一分就白扔了。

“把工牌给我！”

守卫伸出了手，辰吉很不情愿地把工牌递过去。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你看不起制帽吗？你是不是想不要这顶只有国营八幡钢铁厂的工人才有的制帽？”

“不是。”

“你是钢轨车间的三百二十四号？叫什么名字？”

“筱……筱原辰吉。”

“不许结巴！真难看，为什么把制帽收起来戴鸭舌帽？”

“这……这个……”

辰吉总是随身带顶鸭舌帽。国营八幡钢铁厂的制帽有好几种，普通工人是象车站勤杂工戴的那种帽子，难看得要命；组长是在学生帽上镶一道红线；班长镶两道红线。辰吉顶讨厌这种车站勤杂工式的帽子，今天一疏忽就忘了换。

辰吉在进门的人流中看见了熟识的工友。唉，回车间后，大伙肯定会嘲笑说：罢工时咋咋呼呼的，如今却跟守卫这么低三下四。想到这儿，他羞愧得脸直冒火。

“我是怕弄脏了制帽，所以……”

“胡说！你还戴鸭舌帽哪，是不是想上街溜达，装蒜？”

“不是，我是想把制帽保存好！”

辰吉提高嗓门反驳。守卫气得脸都走了形，喊道：“进守卫室去！”

正在这时，守卫长从守卫室里走出来，说：

“饶了他吧，这孩子不是坏家伙。”又说：“筱原珍惜制帽是出于好意，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好了，拿工牌去吧！”

“可是，守卫长……”

“好了，好了，这孩子的父亲曾经和我在一个连队，是我的战友，他英勇地战死了。这孩子的哥哥也殉职了，在钢轨生产最繁忙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战友的孩子，今天饶了他吧！”

“从五号罢工那天开始，钢轨车间就闹腾得最凶。我看还是不要宽恕他。”

“放肆！我叫饶了他，废话少说！”

守卫长意外地朝辰吉慈祥地一笑，辰吉不由自主地给他深深鞠了一躬。原来是这样，妈妈总念叨的那个当过陆军中尉的守卫长，就是他呀！辰吉后悔不该向把门的守卫说小话。据说在战场上，守卫长是父亲唯一的好朋友。在辰吉小的时候，他好象还到辰吉家去过一两次，虽然总听母亲念叨这个人，辰吉亲眼见到守卫长，这还是第一次。

“对不起，请您原谅。”

“好了，好了，别往心里去。今后有什么为难的事，跟我打个招呼。”

守卫长从守卫手里取来工牌，朝着还不大服气的部下微

微一笑，转身对辰吉说：

“我说筱原，你爹爹确实是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名皇军士兵，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同时，你也要记住你哥哥，他在生产的关键时刻，壮烈殉职。是啊，他的死毫不逊色于在二〇三高地捐躯的父亲，真了不起！做为儿子和弟弟的你，为什么要和罢工团混在一起反对天皇呢？”

“那么，我去车间了……”

看把门小子的熊样！辰吉心里美滋滋的，不只是又赚回来了三角一分钱，而且出人意料地奚落了那个可恶的守卫，真痛快！他瞅着工厂的烟囱，恨不得用鼻子哼首欢快的小曲。

看来，守卫长是很了解我的。听说在日俄战争时，他和父亲都是下士，大概接连建树了什么功勋吧，退役前升为中尉。即便离开军队来到钢厂当守卫，也是通勤门说一不二的守卫长。他称赞我是在二〇三高地英勇战斗到最后、不愧为帝国军队的战士的儿子，是在线材车间竭尽职守、因意外事故而壮烈殉职的青年工人的弟弟。他的意思很清楚，父亲和哥哥都是为天皇陛下而献身的。那个把门的家伙竟敢向这样人的儿子，这样人的弟弟没事找事，捞便宜，这回认识我是谁了吧？兴奋之余，辰吉进而想起在话本上看过的 一段故事：水户黄门公^①周游列国，在一个关卡被人盘问，当随从阿格说明黄门公的身份后，守关人员顿时大惊失色，慌忙伏地叩头，连声称是。

^①德川光圀(1628—1700)的异称，曾任水户(现茨城县中部的水户市)藩主。

守卫长已经说“饶了他”时，那个讨厌的守卫竟敢不服从，这未免太令辰吉扫兴了。他耳畔又响起守卫长的声音：“做为这两个人的儿子和弟弟的你，为什么和罢工团混在一起反对天皇呢？”辰吉不知所措了。

反对天皇，不就是背叛陛下吗？辰吉沿着通向钢轨车间的铁道走着，顿时心窝一阵钝痛。是啊，和佃农斗争、矿山骚乱不一样，这里是天皇的国营八幡钢铁厂，听说钢铁厂的白仁长官经常聆听陛下的教诲，是天皇亲自任命的官员。如果陛下表示关切问白仁长官“钢铁厂发生的骚乱是怎么回事？”……辰吉痛苦得喘不上气来。他想，反正也是憋得慌，跑起步来或许能比干憋着好得多。于是，突然加快速度奔跑起来。

八

厂子里总算还残存有几盏照明用灯，加热炉、蒸气发动机都凉了下來。警察和宪兵森严地戒备在高炉和中心锅炉车间附近。虽然辰吉不能准确地判断厂内的形势，但估计只是供照明用的发电设备和给高炉送热风的涡轮在运转。

辰吉走进与初轧车间厂房相连的钢轨车间。由于一路跑得過急，他气喘吁吁、脑袋晕晕糊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进通勤门时发生了一场争执，此后，罢工是不是反叛天皇陛下下的问题又害得他喘不上气來。现在好了，这些烦恼统统都抛到九霄云外，可以不去思索了。

“真不敢相信厂子一下变得这么安静。从前，火车哐当哐当地窜來窜去，汽笛呜呜地叫个不停，在厂外就听得见轧钢车间的声音。即使干完活回了家，仿佛钢轨车间的转锯还在耳边吱吱地发出刺耳的噪音。可是罢工一开始，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就一点儿也听不见了。真不敢相信我现在是在厂子里头哩！”

“妖婆组长”站在工人休息室门口，正和工友们唠着，他看见辰吉，便走过来搭话。

“组长，您怎么没穿工作服呢？洗澡了吗？”辰吉问道。

“没有。从昨天晚上就是这一身制服，也不用干活。听说没有煤，澡堂也没烧水。”

“妖婆组长”一反平日激昂的语调，非常安详地说。辰吉微微点了点头，想从他身边走过去。

“阿辰，看见三吉了吗？”

“没有，没看见。”

“他怎么还没来？”

“三吉没来？这太叫人奇怪了。他住的大藏集体宿舍离这儿挺近的，平时总是来得挺早，可今天……”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辰吉的脑际：

“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意外？”

“嗯，我也是担心这个。问甲班的工友，他们都说在路上没遇见他。”

“这么说，莫非昨晚在宿舍……”

“很有可能，大概现在正在八幡警察局的拘留所挨接呢。”

“如果三吉被捕了的话……”

“阿辰，你也要当心些。昨天夜里，看守和警察还来钢轨车间调查，拐弯抹角地打听你的事情。嗯，调查昨儿傍晚你领头喊‘工人也是人’的那场骚乱。虽然那帮家伙已经被大伙轰得狼狈地滚回去了，可是说不定还要回来报复。”

“那……那么，组长，他们要把我怎么样？”

“我想，眼下他们顶多抓我一个人。不，还有一个，三吉可能也被他们抓走了。”

“组长，他们要抓您吗？”

“是的，车间主任在昨天夜里几次喊我，让我今天早晨到通勤门守卫那儿去。警察之所以不来抓，恐怕是担心刺激厂里的工人。”

“抓组长和三吉……”辰吉轻声喃喃说。

“阿辰，你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留在车间。”“妖婆组长”用粗大的手掌拍打辰吉的后背叮嘱说。

“组长，我不是孬种。”辰吉攥紧拳头回答：“我不会只顾自己，我不是那种人！”

是的，我不是孬种，我不会把钢轨车间闹事的责任都推给“妖婆组长”和伊部三吉，让他们被捕来开脱自己。正象人们称我是“钢轨车间的浅原健三”那样，警察也完全可以逮捕我。罢工一开始，站在大伙前面高喊到总管理处去的是我；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昨天早上，在休息室第一个发表演说的也是我。我说哥哥是由于连续加班，活活累死的，我是为了慰告哥哥的在天之灵而坚持罢工，并且要求八小时工作。象我这样的人他们不抓，却抓伊部三吉那种人，警察真是瞎了眼。辰吉啜啜地跺脚。

三吉这小子，如果知道被捕的仅仅是他一个人，他肯定会自吹自擂，而且瞧不起我哩。辰吉不住嘴地轻声嘟哝。

“妖婆组长”似乎听清楚了他在说些什么，就问：

“阿辰，你真傻。你知道被警察抓走后，会有什么结果吗？”

“知道，我知道！”

辰吉接连点头。他想，此时“妖婆组长”的心情，恐怕

和佐仓宗吾郎^①的心情一样，估计到不会再次回到钢轨车间，不！是不会再次回到钢铁厂了吧！所以组长才依恋地扫了扫整个车间。辰吉只觉得有一串滚烫的水珠从眼角流出，不过，愤怒还是占了上风。

“我是有精神准备的，正因为做好了准备，我才坚持罢工。”

辰吉想挺起胸脯表示决心，“妖婆组长”使劲按着他的肩头说：

“阿辰，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来日方长，罢工不会就这样结束。所以，我也要坚持斗争。”

“组长，我不怕被警察逮捕！”

“你，你还说这种话！”

组长的声音颤抖了，他那粗糙的脸在弧光灯的光线映照下显得铁青。辰吉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后脊梁凉飕飕的。

“喂，跟我们到门口去！”

看守和警察吆喝着，向“妖婆组长”走来。他们提到了谁的名字，这个宪兵大概就是辰吉听大伙讲的，在罢工头天晚上操着东北口音的那个人，据说这个宪兵恨透了“妖婆组长”。

“多多保重，阿辰！”

“妖婆组长”小声叮咛着，从辰吉眼前走过去。

“谁，谁在那儿？”

^①佐仓宗吾郎(1604—1645)江户时代前期人，因反抗领主剥削，代表村民去江户控告，后被逮捕，与其妻一道被处死。

警察立即朝向辰吉所在的方向发问。“妖婆组长”急忙解释说：

“是轧钢工，去年刚进厂的学徒。”

无论组长怎么给辰吉打掩护，警察还是快步跑过来。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是三……三百二十四号，筱、筱、筱原辰、辰吉。”

辰吉挑战般地回答。警察瞅了瞅看守，仿佛在问怎么办，看守呸地往地面啐口唾沫，根本没把辰吉放在眼里。他轻蔑地笑着说：

“怎么，小崽子，想和这个组长一样，当骚乱罪的被告吗？”

“别打哆嗦呀，刚才是和你开玩笑。可是，如果再煽动骚乱，不管张三李四，统统都抓起来。你等着瞧吧！”

警察也开心地笑着说，接着，带走了“妖婆组长”。

“这……这伙坏蛋！”

辰吉气愤得骂出声来，当然，这已经是在警察们的身影消失在厂房后面的时候了。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膝盖骨一个劲儿地哆嗦，两个肩头也象被气球吊了起来，轻飘飘地没有一丝重量。

辰吉竭力集中全副心力考虑自己的一腔仇，满腹恨。小肚子紧绷绷的，上下牙磕得喀喀作响，他不得不承认心里还是有些怕。人们说什么在愤怒或恐怖的时候，想撒泡尿，谁知自己却真地朝着门前台阶的一角撒起尿来。忽然袭来一股不可名状的悲怆情绪，尿刚出来就憋回去了。

罢工刚刚开始，浅原健三会长就被逮捕，深夜，西田健

太郎等工友会干部又接连被抓走，一共抓走了四十来人。而且，警察还在继续追查，听说从昨晚到今天早晨，又有六十多名所谓煽动各车间闹事的工人被捕，这些消息使休息室的空气更加沉重。由于警察和看守的催逼，下夜班的乙班工人到点后立即离开了车间。辰吉上班时，看到的只是甲班工人。乙班工人中只有“妖婆组长”留了下来，他由于惦念伊部三吉的下落，在休息室门前不安地徘徊。可是现在他也被抓走了。

“三吉被捕了吗？”

“唉，三吉能讲善辩，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哪！”

“他和‘妖婆组长’一直站在罢工的前头。”

惋惜的声音接连飞进辰吉的耳朵，室内的气氛愈发消沉。如果有人问“辰吉干得那么猛，为什么没被捕”，我该怎么回答呢？辰吉的心乱极了。他想，如果真有人议论，我干脆就钻进窟窿眼里去吧！钻哪个窟窿呢？恐怕只得钻进钢轨车间隔壁的均热炉里面。不！那里万万钻不得，虽然停止供热已经两三天了，但炉内的余热还足以把人烤熟呢。

“总的来说，咱们好象是无组织的农民暴动似的，两万五千多人的钢铁厂，连个工会都没有。这回，只不过是响应有三千会员的工友会的号召，提出咱们的要求罢了。我看哪，斗争还在后头哪！”

“可是，没有领头的呀，没有将军，军队就不能行动。”

“不能那样讲。反正斗争才刚刚开始。”

“光嘴说不行，咱问个最简单的问题：谁去和厂方谈判？先前的四个人仅仅因为当了工人代表，在请愿书上联合

签个名就被捕了。本来约好七日午后六点厂方作出有诚意的答复，却把咱们的代表抓走了，天下有这种不讲理的事情吗？

“厂方不是说，今天晚上六点作出有诚意的答复吗？”

“他们所说的有诚意的答复，就是抓走代表，接着公布今天早上的告示。”

“今天早上的告示也算答复？什么都要等待帝国议会的审议。”

“哼，帝国议会根本不能审议这些，他们正为普选的事吵得一塌糊涂呢！”

辰吉象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向他的更衣箱，竭力不让众人发觉，小心翼翼地蹲在那儿。

“什么普选，尽吵些与吃饭不沾边的事，莫不如早点讨论给咱们涨工资。”

“就在这次罢工之前，工友会也在一心一意地搞普选呢。靠它能改善待遇吗？”

“不，话不能那么说。”辰吉旁边的一个制服领上佩带工友会会徽的工人站起来说：

“工友会原打算把问题都集中在工人待遇上，可警察不答应，所以我们就以开展普选运动的名义，团结群众。嗯，那是在这个月的一号。”

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摆出一副要放声朗读的架势，不知为什么又止住了，悄悄地把那张纸递给身旁的辰吉。

宣 言

我等主张摆脱当今之束缚，在政治、产业及社会上作一

名有人格之人，获得独立自由生存权。与此同时，迫切要求获得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至大之参政权。为此我等要求普选权，并竭力争取实现。

八幡市民促进普选大会

附普选歌

- 一、你可曾听见，
 人民大众那短叹长吁？
 金权统治政界，
 正义、人道被蹂躏。
 穷者没有自由，
 金钱把自由奴役。
 我们高呼给我们平等选举的权利，
 给我们选举的权利。
- 二、你告诉我，
 钞票和自由区别在哪里？
 自由怎能和金钱多少相联系？
 金钱岂能战胜人类，
 黄金怎能玷污正义？
 为何把危害自由的国家建立？
 我们高呼给我们平等的……

“八幡警察勉强同意召开市民普选大会。”带工友会会徽的工人继续说：“当时，工友会发表了普选宣言。普选本身也是一件大事。”

“满嘴普选、普选的，你是社会主义者吧！工友会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一位刚刚进入老年，平时只知道干活的工人焦躁地喊。

他的光头上扣顶用报纸叠成的“盔甲”。不知是真是假，在论家谱时，他总好说自己是楠木家^①的后代，辰吉不得不硬着头皮听他的这番絮叨。

“说工友会是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是言过其实。不过，它的成员里面有社会主义者。”

“就是嘛，他们是国贼幸德秋水^②那伙人吧？”

“你胡说！”带会徽的工人圆瞪双眼，拍打自己脑袋分辨说：“不要讲那些没用的话！普选时，国民党、宪政会之类的也都搞过要求普选运动。工友会二月一日召开的市民大会，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后才解散的呢！你怎能把它和幸德那种人硬扯到一起？”

这愤慨的声音使休息室又肃静下来，四处都鄙夷地轻声叨咕幸德传次郎的名字，一会儿，众人又沉默下来。

“幸德传次郎”，辰吉在嘟哝这个名字的同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辰吉的印象中，幸德传次郎是一个坏家伙。他在半年前才知道幸德竟想暗杀明治天皇。

“今天早晨，车间主任和看守都没照面啊！”

有人在休息室的一角说。众人象被解救了似的，把脸转向刚才发出声音的角落。剃光头的那个工人也似乎后悔自己不该顺嘴提到幸德这个名字，默默地低下头。带会徽的工人

^①该家族成员在日本南北朝时代多为著名武将。

^②幸德秋水（1871—1911）原名幸德传次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一九一〇年六月，日本反动统治当局大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逮捕了几百名社会主义者，并捏造了一个“暗杀明治天皇未遂”的大逆罪名，对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起诉。第二年的一月，将幸德等十二名处以死刑。

继续向辰吉絮叨让人根本不得要领的话。

“七号的报纸上说，为了给工人施加压力，钢铁厂可能要宣布临时停业哪！”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工人，把脸贴在一张展开的报纸上说。从举行罢工的二月五日那天的晚报号外开始，六日和七日的报纸都用整版报道了八幡钢铁厂罢工的消息。辰吉看坐在身边的这个人在看报，就有意地斜眼溜了几眼。谁知被对方察觉，马上叠起报纸，揣进怀里。“这小子心眼真坏！”辰吉正想找碴教训教训他，对方却突然笑起来：

“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随时准备把它藏起来的呀！”说着，难为情地又把报纸从怀里掏了出来。

“哈哈，原来是这样，以为是看守来了，吓慌神啦！”

辰吉也哧哧笑起来。他觉得事情过于滑稽，本想放声笑个痛快，但想到笑声与休息室里的气氛太不协调，就强忍没有笑出声。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大模大样地看报纸。让他们看看，咱们干的事儿都上报了！”坐在另一个角落的一个人插嘴说。

辰吉刚凑过去想看看报纸，对方却以为是看守来了，习惯地慌忙把它藏起来。钢铁厂明文规定，除饭盒以外，任何东西都不得带入厂内，看守看见有人抽烟，也要记在小本上，更不用说在休息时间读报了。一个自称因赌博被关押，吃了三个月馊饭的工友曾经说过，钢铁厂的看守比拘留所的看守还要歹毒，真是货真价实的恶看守啊！这番话惹得众人开心地笑个不停。

确实是这样，大多数工人都被看守惩罚过。有一次休息时，辰吉闲着没事，操起工厂的锉刀锉指甲盖，被看守看见后，扣掉他一天的工钱。今天，也就是罢工后第三天早晨，他又因为戴鸭舌帽进厂，险些按违反服装规定而被扣去半天的工钱。有的工人无意中捡起一块包饭盒用的旧报纸片被看守看见，有的由于脚气刺痒难忍，正在搔脚时被看守发现，这统统记入了看守的小本，当事者都被罚了款。有的工人偶尔看看报纸，看守发现后，冷不防地捏住工人的鼻子，一边拿报纸往脸上蹭，一边咒骂：“混蛋，没王法啦！”听说有的工人在车间刮脸，刚刮一半被看守发现了，扣去半天工资还不算，看守又以刮一半剩一半太难看，回不了家为借口，命令工人在看守监视下，刮完另一半脸。这样，剩下那半天的工资又没有了。总而言之，钢铁厂乱加“有损国营八幡钢铁厂工人的名誉”的罪名，按照看守小本上的记录，千方百计惩罚工人。各通勤门的揭示板上，诸如此类的告示贴了一长溜，几乎每三天就换一次新的人名。有时竟堂而皇之贴出这样的告示！某某以不慎为由，胆敢于车间主任面前撕毁、抛掷《涨薪条令》。据此，依照毁坏公文及侮辱上司条款，予以解雇惩处。

“是啊，咱们工人就象拉车驾辕的马一样，任人驱使。一天干十二个点儿活，和囚犯有什么两样！只要进了车间，洗把脸的空儿都没有。”

“他们说什么工人不是正经人。所以，看守一看我们真的看报纸，就象发现了天大新奇事儿似的。”

“真有意思……”辰吉又插起话来，“其实呀，看守，

不！是厂方害怕咱们工人看了报纸会知道天下大事，他们吓得要死哩！”

“知道天下大事……”戴眼镜的那个工人扬起脸，认真地瞅瞅辰吉。辰吉后悔自己只说了“知道天下大事”，没再发挥几句。其实，这句话也是从伊部三吉那儿现买现卖来的。三吉曾经劝辰吉也学习早稻田大学的函授讲义，即使看不懂讲义，也应该读读报纸。三吉还说，厂方就怕工人有文化，如果工人有了文化，知道天下大事，他们就不能再拿低工资来剥削工人了，所以，连报纸都不让工人看。

“阿辰，你说得对呀！”

“是呀，说得对！阿辰，昨天你不就大义凛然地说过工人也是人嘛！”

一个汉子向戴眼镜的工人问了什么，又转向辰吉问道：

“我说阿辰，能不能说工人在外表上和长官长得差不多，肚子里面却没人家有本事？”

“嗯，是那样吧，大概是那样。”辰吉觉得对方是想从自己嘴里套出什么，不由得暗自叫苦，为三吉没在身边而感到遗憾。他又一次强调：“不管怎么说，还是那句话——工人也是人！”

“表面上，人和人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有伟大与平凡之分，我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虽然记不清是在哪儿听到的，还是在哪本书上亲眼看到的，反正这句话印象挺深。”说完，辰吉的脸上腾起一片红云。他眯上眼睛继续说：“脑袋瓜里空空的，腰杆软软的。对横行霸道的人点头哈腰；对点头哈腰的人却象干爹似的威风。装腔作势地大把花钱喝

酒，可是为了赚这笔钱，却啥活都干，这号人就叫作工人。”

“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儿！”

休息室里轰地爆发起一阵笑声，辰吉也忍耐不住，跟着笑起来。又想不应该笑，便接着说：

“是的，这种工人是不少的吧！嗯，所以我们才必须快觉悟，要求改善待遇！”

这样意外地得出正确结论，连辰吉自己也大吃一惊。这只不过是瞬间的事情。一直把脸贴在报纸上的那个戴眼镜的人，本来就很严肃的脸，越发严峻起来，他毫不客气地质问辰吉：

“你说罢工是为了改善待遇，老实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国营八幡钢铁厂的损失就是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也就是天皇陛下的损失。这么一来，我们就是辜负了陛下的期望。这是对陛下的不敬。喂！谁能讲清楚？我看要求改善待遇，就是对陛下的背叛！”

是啊，今天早上自己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紧张得连气都喘不上来，只是一狠心跑起来，才把这个问题抛到脑后。这个“眼镜”却在天庭广众之下说出来。啊，辰吉的胸口又有些发闷，他脸朝天花板，张开大嘴，如同盛夏的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不能为了摆脱这种思想的纠缠，再自欺欺人地到外面奔跑了。他后悔自己不该说“知道天下大事”这句话。

“我在战场上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这时，带工友会会徽的那个人，以豁出去的架势站起来说：“在满洲^①，战友

^①指我国的东北地区。

们接连倒下去。在战死的一瞬间，谁也没喊天皇陛下万岁，都是呼唤父母老人、妻子儿女的名字闭上眼睛的。就我亲眼见到喊天皇陛下万岁、堂堂正正死去的，都是下士以上的军官。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谁也没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战斗到最后。尽管我是咬着牙目睹了这种临死前污辱国家的狼狈相，可假如我自己中了枪弹，恐怕也是要喊我娘的！”

这个人胡扯什么呀，怎么能说喊天皇陛下万岁是假的，人们都是呼唤亲人的名字而死呢？不！照他的说法，自己的父亲也是没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是呼唤“辰吉、辰吉”死去的吗？这个工友会的家伙是在说亲人比天皇陛下还重要。辰吉暗暗提醒自己，决不能动摇对天皇的信念。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是工人和农民。军队里灌输说，凡是人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我们却不那么想，我们挤不进臣民的行列，工人、农民和新平民彼此彼此，连当臣民的资格都没有。我讲不清原因，不过，象我们这样的贫民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的话，首先，陛下就感到头疼。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曾经想研究民主主义。不管是普选，还是改善待遇，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如果真的进行普选，改善了待遇，别说我们死在战场上，就是死在家里的地板上，也要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死得壮壮烈烈！”

在辰吉看来，这是个复杂的理论。他知道 democracy 这个流行语译成日语是“民主主义”。他想，所谓的民主，也就是给民加个主，自然和君主不一样。听了刚才的这番讲演，不由地想，父亲在二〇三高地壮烈牺牲时也光喊妻子和

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的话，那真是奇耻大辱。与此同时，他又被“假如实现了民主主义，大伙都能在临死时喊天皇陛下万岁”这一论点所吸引。为了结束这个场面，他接过话碴说：

“是的，是民主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由于没文化而显得粗鲁，总没资格当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算不上陛下的子孙。如果改善了待遇，可以买很多的好书和报纸，也可以参加选举，那当然就会成为陛下的臣民啦！所以，我说真正有负于陛下希望的人，不是我们工人，而是铁青个脸，不理睬改善待遇要求的钢铁厂长官！”

“晌午回来。”辰吉向带工友会会徽的工人打个招呼，走出休息室。他想去轮箍车间看望那个秃头。为了不让看守、警察和宪兵发觉，他沿着火车道小心翼翼地哈着腰走，象爬坡的火车头似地呼呼喘气，心里却在想象自己多么象个侦探。幸好从钢轨车间到轮箍车间的路上没有人踪，怕被看守逮着的紧张心理也逐渐松弛下来。

辰吉去看望罢工第一天在总管理处前面拿着红旗、安有假腿的那个工人。他一直记着那个秃头曾经指责他“连工友会和同志会有啥区别都不知道，能干个啥”，所以，索兴找他问问钢铁厂职工同志会究竟是个什么组织。

今天早晨，不知什么原因，车间主任和监工都没登工人休息室的门，只有两名组长凑到闲唠的工人周围，皮笑肉不笑地说：“今晚，在弥生剧场举行八幡钢铁厂职工同志会成立仪式。”还说“工友会的成员不单是钢铁厂的人，还混杂着外厂的，长官很不欣赏啊！长官说了，要是最近正式成立只

有钢铁厂工人参加的同志会，厂方就全力支持，而且要象关心子女那样培植它哩！”

带工友会会徽的人当场反驳说：“大伙都要听工友会的指挥。那同志会是厂方爪牙们策划成立的！”当有人反问“会长、副会长等大小干部都被逮捕了，工友会还能干些啥”时，带会徽的人无话可答，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两名组长回办公室去了，休息室里嘁嘁喳喳，人们议论纷纷。持有“工友会确实靠不住”的看法的人逐渐增多，最后，“管它什么会，不如也参加同志会试试”的观点占了上风。在这以前，辰吉曾经问过三吉，三吉回答说，不管是工友会还是同志会，只要能坚持工人提出的要求，参加哪个都行，话说得模棱两可。辰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国粹会和警察张牙舞爪、街里戒备森严的今天，警察怎么允许召开工会成立大会呢？他怀着满腹疑团来找秃头。

辰吉到了轮箍车间门口，正在寻找秃头看管的那座仓库，看见路边有块新钉的揭示板：

警 告

值此国家多难之秋，本厂发生此次事件，实令人痛心不已。在乡军人必须专心一意忠于职守，切勿为流言蜚语所迷惑。一旦面临非常事端，必须于工厂内指定场所集合，听从指挥员调遣，誓死完成本人职责，以发扬军人精神。

钢铁厂在乡军人分会①

大正九年二月七日

①是1910年成立的军国主义团体《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基层组织，成员为退伍军人。

什么，在乡军人？辰吉恨不得朝揭示板的木桩上撒它一泡尿。他用木屐尖朝着木桩的底部哐哐地猛踢两下才走开。当他想到在乡军人这伙人，如果在战场上中了枪弹，临死也不会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是喊他妈的时候，心中十分好笑，不由暗自咒骂：哼，如果和我们一起罢工，你们的地位也能提高哩！想当初，你们也没有当臣民的资格，住破房，吃糙米，晃个瘦长脖子。自以为响应陛下召唤，当过几天皇军士兵，可一查也不过是工人出身。现在，你们表面象个臣民，剥去外衣，仍然是最下层的人。你们不服气，就当兵上前线，临死壮烈地喊声“天皇陛下万岁”试试。哼，走着瞧，除了改善待遇，要求能过上与别人同样生活以外，你们也不会有其他出路！

一个人与辰吉擦肩而过，辰吉下决心拦住了他：“请问，轮箍车间的仓库……”

这是一位矮个头的中年人，正瞅着厂房。他回过脸，先滴溜溜地瞅了瞅四周，又做出一副一旦有人凑过去，可以立即逃跑的架势，这才打量一下辰吉。忽然，他浮现出和善的笑容，讨好地点了点头：

“仓库吗？在这座房子的后面。”矮个子笑容可掬地回答。“您有何贵干？”

“我想看个人。”辰吉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只有一条腿，脑袋秃秃的。现在可能是上甲班吧！”

“噢，陆军少尉……”对方立即回答说。他又伸长脖子询问：“您，是局里的人吧？”

“不，我是钢轨车间的轧钢工。”

“什么？”

“矮个子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轻蔑的神色。辰吉满腹疑团。小个子问我是不是局里的人，或许他是便衣侦探，在盯我的梢吧。是啊，我刚到练武场半年多一点，就能把初段、二段选手摔倒在地，所以，派便衣侦探来对付我，也不是没有道理。辰吉反倒产生了一股自豪感。

“什么？是工人？”

矮个子以轻蔑的语调继续追问，一反刚才笑容可掬的神态，用另一种眼神仰脸打量辰吉。辰吉发现对方这么一仰脸，矮个头顿时象比刚才增高了两三寸。他真佩服这小子会来事，既能把自己的个头龟缩得矮矮的，又能使人看上去象五尺有余一般个头，这也算作本事吧！不过，他再努力，与辰吉的个头相比，依然有霄壤之别。因此，辰吉还是把眼前这个人划入小人国。

“那么，那个陆军少尉……”

“早就被抓走啦，现在八成在八幡警察局的班房里吃馊饭呢！”

“他……他被捕了？真的吗？”

如同突然接到亲人死去的噩耗，一股冲动袭遍辰吉全身。当得知哥哥在线材车间遇难时，也同样有这般冲动。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潮翻滚。听到工友会的浅原健三会长和西田健太郎副会长，甚至朝鲜人金泳文等人被捕的消息时，他也曾十分震惊，却没有象现在这样的不安。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确实被抓走了。”

矮个子幸灾乐祸地说，仍然是一副想从辰吉身上打探出什么似的表情。

“那个秃头没干啥事啊！”

“没干啥？说得轻松！就是他，拿着红旗在厂里跑个遍！”

“他只不过是拿块红布，连块石头也没扔嘛！”

“废话！在国营八幡钢铁厂里举着红旗跑来跑去，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连警察都吓白了脸跑来追查。可怜见的，象他这样既瘸又秃的人，在全厂才有几个？真的，昨天早上进门时候被警察抓走了。”

矮个子满嘴“可怜见”，却没有一点悲伤的神情，反倒逐渐露出得意的表情。

“你找他有事吗？”

“没啥大事。”

“可你毕竟是特意来的呀！”

矮个子继续想从辰吉的身上打探出什么。辰吉和他的视线一相遇，就觉得那眼神是那样讨厌，不由扭头啐口唾沫。

“你也是工友会的人吧？”

“不知道！”

辰吉转过身走去。

“哎哎，别说气话。好了，不讲工友会。”矮个子追过来：“中川次长说了，不管是谁，凡是加入工友会，就统统解雇。”

“我不是工友会的。”

“是吗？是吗？”矮个子快走几步，敏捷地挡住辰吉的

去路。“这么说，你真识时务。比较起来，还是同志会好哇！对了，今天举行成立大会。”

“同志会？”

“是呀，是同志会。说起来，同志会和社会主义者老窝的工友会大不一样。”

“知道了，知道了！”辰吉推开矮个子。“工友会和同志会的区别，我早就知道！”辰吉说完这句话，联想到自己是想让秃头讲讲同志会和工友会有什么区别才来的，触景生情，又一次为前陆军少尉的被捕而难过。

“怎么样？同志会成立大会白天晚上分两次召开，两点和六点，在尾仓的弥生剧场。去吧，啊？去吧！”

“好，我或许去。”

辰吉不耐烦地回答。矮个子竟然高兴地大喊：“等等！”一边拦住辰吉，一边从工作服衣袋里掏出系着铅笔的小本。

“钢轨车间的轧钢工人……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记名干什么？”

“哈哈，这没有关系，你要是参加了工友会，是不会把名字告诉我的。”

“记名干什么？你想捞一把吗？”

辰吉气不打一处来，厌恶地说。矮个子发出讪笑，尴尬地用铅笔掏耳朵眼。

“嘿嘿，就这件事儿。怎么样，你回钢轨车间后，把你今天召集的去弥生剧场的人的名字记下来，日后有你的好处。动员参加同志会的人越多，赏钱就越多！”

“哼！”

辰吉又一次觉得周身冒火，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他虽然根本没有向秃头打听到工友会和同志会的区别，但现在完全搞清楚了两者不同的性质。

“妈的！”

辰吉猛地揪住矮个子的前衣襟，愤愤地说：“我光明磊落，是钢轨车间的浅原健三！”他心中涌起一股英雄豪杰惩办卑鄙小人时的快感，一挺胸把小个子推翻在地。

“知道了吧，我是工友会的。和你们那帮猪狗凑合的同志会是两码事！”

小意思，只要我轻轻地抓住他的前衣襟，轻轻一推，轮箍车间的这条狗真得象狗崽子那样满地打滚。辰吉不屑一顾滚爬在地的矮个子，一边向钢轨车间走去，一边想按什么脉络炫耀自己的这场战绩。扑面而来的刺骨寒风，反倒使他感到舒适痛快。

九

“你还记得不？在总管理处门前举红旗的那个人？”

辰吉回到车间，问带工友会会徽的人，对方马上急切地追问：

“怎么，被捕了吗？”

“三吉、‘妖婆组长’……下一个或许就是我。”

“阿辰，说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在劳资斗争中，警察和暴力团都是充当欺负工人的角色。所以，在这场斗争中被警察逮捕，和平时由于打架斗殴被捕，性质完全不一样。工人搞罢工也是和官宪、暴力团进行斗争啊！”

“不过，和警察做对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呀！”

“既然唠到这儿，我不妨再多扯几句。比如俄国……”带工友会会徽的人四下打量打量，看来并没有人偷听他们的交谈。可能是方才经过争论，疲倦不堪，虽然室温很低，人们却都在打瞌睡。“他们搞的革命，是夺取整个国家权力。你瞧，人民不是终于胜利了吗？”

辰吉没有回答。他并不是对俄国革命不感兴趣，而是十分惦念不久前还生气勃勃地活跃在他的身旁、如今却骤然消失了的伙伴。他终于打断了带会徽的工友的话，深情地说：

“三吉、‘妖婆组长’、秃头，都正在拘留所挨打吧！”

“阿辰，你找轮箍车间的那个人，有什么事吗？”

“那个秃头嘲笑过我，说什么‘你该长毛的那个地方，毛还没长齐’，我想去找他算账，不许他说那种混账话。因为，我是个象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噢，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吧？”

“就是问你，你也不知道。”

辰吉轻蔑地说完，顿时觉得眼角火辣辣的，慌忙仰起脸看天花板。他责怪自己：昨天早上和今天，我怎么这么好掉眼泪呢？

他实在忘不了轮箍车间秃头那天说的话：“你是为了凑热闹，跟着哄哄罢工、罢工的。”辰吉之所以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刚才，他去找秃头，也是想高兴地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慰告哥哥在天之灵才站在罢工前列的。他甚至想象讲完这番话后，秃头的脸都没处搁。他也担心过，如果真的见到秃头，或许他会识破自己的谎言，冷笑说：“你不过是在自圆其说呗。”

“为什么一定要搞罢工呢？现在终于到了我应该明白的时候了。正象您说的那样，开始我是为了凑热闹跟着起哄。如果是乳臭未干的娃娃，这样干还有情可原，可如今我是个成熟的大小伙子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羞愧。坦率地说，来年就到了当兵的年龄，我却世事不知。真想跟您多学一些啊！”辰吉渴望向秃头倾吐自己的这番心里话，一想到对方现在已经被捕入狱，难过得眼窝里含了一包泪。

“说实话，我什么也不懂。连工友会和同志会有啥区别，也是今天才弄明白的。”

辰吉万没想到自己能如此坦率地讲话，他有些后悔。这个带会徽的工人正因为瞧得起自己，才给我看传单，和我交谈。他如果发现我这个举足轻重的人实际啥事不懂，肯定要奚落我吧！

没想到，对方却很和蔼地说：“我也不比你多知道多少。”

“我知道，和你讲了也白搭。”辰吉说罢，泪水夺眶而出。他慌忙擤鼻涕，用毛巾擦眼泪。对方目不转睛地瞅着辰吉问道：

“那么，关于友爱会和浅原健三的事情……”

“不知道。这些，我原想问问轮箍车间的秃头。”

“原来是这样。我比你早进钢厂五六年，稍微多知道一些。怎么样，唠唠这些题外的话，你乐意听吗？”

辰吉和这名带会徽的工人干着全然不同的活儿，平素根本不照面。虽然同在一个车间，辰吉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对方丝毫没有那种“你什么也不懂”的盛气凌人的架子，而是很谦逊地谈古论今。辰吉和他越发亲近起来。尽管辰吉做作地鼓起腮帮，却避免影响对方情绪，轻声回答：

“你讲吧，挑主要的，尽量让我听明白。”

八幡钢铁厂自从明治三十四年开始投产以来，长时期没有萌生工人运动的幼芽。大正元年，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工会——友爱会成立。大正六年，友爱会在八幡设立支部，支部长是原八幡村村长。当时的友爱会号称工会，却打出劳资合作的旗号，听说连大资本家涉泽荣一^①都支持它。担任八幡

^①涉泽荣一（1840—1931）实业家。

支部长的原八幡村村长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愿以劳资合作的精神，为钢铁厂效劳”哩！

尽管这样，八幡支部在大正六年成立时，本来说好借用寺院做会场，由于有人猜测它是社会主义者的团体，所以，寺院方面变卦了，曾经引起一场风波。虽然它不厌其烦地宣传什么会费每月一角；发行会刊；会员间实行经济互助等等，会员还是局限于八幡钢铁厂的工人，加在一起也不过三四百人。

大正七年爆发了抢米风潮，八幡钢铁厂却风平浪静地跨入大正八年。新年伊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工会，特别是和八幡钢铁厂处于同等地位的国营企业都组织了工会。例如：东京的小石川炮兵工厂、十条炮兵工厂、筑地军械厂，还有大阪炮兵厂、吴市海军工厂。造船部门还接连举行罢工。

在八幡钢铁厂，尽管改善待遇的呼声与日俱增，却只限于在各车间提出请愿书，二万五千名工人团结一致，统一行动的时机还未成熟。友爱会八幡支部根本不想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只是口头上向工人宣传参加友爱会可在指定商店购买减价物品等等，根本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大正八年八月，在东京召开了纪念友爱会成立七周年的全国大会，决定更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改变往日的劳资合作主义的提法，提出组织工会自由；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防止失业；促进普选；修改治安警察法等项要求。明确表示必须通过斗争实现这些要求。八幡支部决定邀请铃本文治^①等人在八月中旬，举行劳动问题讲演

^①铃本文治(1885—1946)友爱会创始人，会长。

会。由于铃木会长刚参加国际劳动会议归来，所以讲演会吸引了很多人。会上，松冈驹吉^①和铃木文治都慷慨激昂地指出：只要工人团结起来，采取行动，就能够改善待遇！这个讲演会给八幡钢铁厂工人很大影响。于是，担任友爱会八幡支部长的原八幡村村长，以友爱会不应该是这样的组织为由，辞去了支部长的职务。

在这种形势下，西田健太郎准备另外成立一个工会，他挨家挨户散发宣言书。钢铁厂命令看守和守卫收缴这份宣言，并且开除了西田健太郎。尽管西田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但终于没能组成八幡钢铁厂工会。钢铁厂不时恫吓说，凡谈论组织工会者立即解雇。那些大张旗鼓组织工会的人，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然而，在厂内的各个角落，却不断发现胡乱涂写的标语。电线杆和墙壁上，有用钢笔水和粉笔写的“工人团结起来！”“怠工！”“要求”等口号。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三岁的青年浅原健三来到八幡。浅原出生在福冈县的煤矿区，没念完初中就到了东京，一边在报馆工作，一边在日本大学法律专业学习。这期间，报馆里关心政治的空气日益浓厚。他在日本大学参加辩论会，一有形势讲演会就进去借题辩论。在大隈^②伯后援会、木堂会和谏堂会等会场，他和来自足尾铜矿的高尾平兵卫^③、

^①松冈驹吉(1858—1958)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右派核心人物。

^②大隈重信(1838—1922)曾任日本外相，1898年6月和1914年4月两次组阁，出任首相。

^③高尾平兵卫(1895—1923)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近代社会”的大杉荣^①、“新社会”的堺利彦^②等人同被称为“辩论伙伴”。

此后不久，浅原健三参加了政友会的外围组织、号称壮士团的铁心会。这次，他在声援中国地方的县议会选举后，顺便到八幡探望经营药店的哥哥。一到八幡，浅原立即准备举行讲演会，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人们听说是劳动问题讲演会，也不管讲演者是谁，即刻挤满了会场。会议即将开始时，警察赶来制止，讲演会不得不停下来。这种情况接连发生两三次。正当双方争执期间，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而且浅原手下已有二十多名伙伴，终于在十月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讲演会。消息传出，被钢铁厂解雇回到佐贺县家乡的西田健太郎再次返回八幡，投身到浅原领导的工人运动中。

大正八年十月十六日，日本工友会在八幡市宣告成立。有的人参加这个组织，是出于对浅原健三和西田健太郎的个人崇拜。认为就从浅原健三会长和西田健太郎副会长这两个人来看，工友会也不能象友爱会那样唯唯诺诺，真正象个要通过罢工搞出名堂的工会。这样，截至十一月末，已经发展为拥有三千名会员的大组织。工友会在小仓、门司等工业地区也举行了讲演会，会员们都紧密地团结在八幡钢铁厂工人的周围。钢厂的工人们满怀希望议论说：在适当时机，工友会会领导我们罢工的！

^①大杉荣(1895—1923)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关东大震灾时遭宪兵杀害。

^②堺利彦(1870—1933)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曾与幸德秋水一道主办了《平民新闻》。

与此同时，八幡钢铁厂职工同志会也羽毛日渐丰满。大正七年，钢铁厂的各车间都分别提出请愿书，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却都被各车间主任扣了下来。因此，各车间的代表商议要全厂联合一致提要求，酝酿组织一个名叫职工同志会的工会。十月，在工友会成立大会的刺激下，他们宣传要组织一个不象工友会那样激进，而是采用温和手段谋求劳资合作的工会，大肆招募会员。工人们都看出它比当年的友爱会更窝囊，根本没人问津，连成立大会都开不起来。令人奇怪的是，十月下旬，当他们要求面见钢铁厂的次长时，竟然顺利地获得批准。联络代表在和次长交涉时，强调指出该工会虽然要求改善待遇，但决不采用罢工或怠工等手段。代表们回来汇报说：“顺利地会见了中川次长。”并且援引次长的如下诺言：“只要工人们老老实实地干活，当然可以考虑改善待遇。”有人反驳说：次长的回答和过去车间主任的回答有啥两样？所以，工人们根本不把次长的诺言放在心上。

钢铁厂厂方无法直接向浅原健三和西田健太郎施加压力，眼瞅工友会日益发展。厂方让各车间的现场监工出面，把工人一个个叫进办公室，或是花言巧语，或是威胁恫吓，不许他们参加工友会。对正在发展的职工同志会也采取同样措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同志会尽管是个温和派，但一旦举行成立大会，毕竟是在八幡钢铁厂内成立了工会，会丢长官的面子。职工同志会发起者和联络人是班长和组长之类带“长”的人，都善于看上司脸色行事，也就不再想举行什么成立大会了。

大正九年。钢铁厂修改了职工规则，宣布严格控制彻夜加班之类的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这对以加班补贴为重要生活来源的工人和杂工来说，将减少一笔很大的收入。

“这不是改善，是改恶！”不满的呼声揭地而起。工友会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已到，主动要求职工同志会配合。同志会却以工友会不是钢铁厂的工会为借口，予以拒绝。工友会决定先向钢铁厂提出改善待遇请愿书。二月四日，四名代表要求面见次长。次长借口工友会不能代表钢铁厂全体工人的意愿，拒绝会见，并且拒绝受理请愿书。

为了实现工人提出的要求，工友会决定从二月五日早晨开始举行罢工。

“大体明白了。”听罢解释，辰吉的脸上浮现出笑容：“我也该努力学习，好好读报啊！”

辰吉从来不看报纸。他住的河内村连电线都没扯上，根本没人往那儿送报。母亲更厉害，她絮叨什么“只有傻瓜才拿薪水买报纸呢！”这样，辰吉就没有订报。当然，街里也有卖零售报纸的，可是买来带进厂看吧，被看守发现得扣去半天的工钱；下了班回到家里看吧，连续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累得要死，一躺下就呼呼大睡，根本没闲心去琢磨那玩意儿。由于这些原因，辰吉跟报纸向来不沾边儿。

“阿辰”，转瞬之间，带工友会会徽的工人的表情严肃起来：“你不参加工友会吗？当前的工人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的小伙子。”

“我……行吗？我这么毛手毛脚的。”辰吉呼吸急促，吃力地说：“难道我还有什么优点吗？”

“当然有，年轻、有朝气。”带会徽的人打着手势继续说：“那天，选举钢轨车间联络人，就是我喊的‘结巴阿辰’，我是真心实意地想把你选做联络人的。”

“开玩笑，抛开班长和组长，让我当联络人……”

“不，不是那个意思。阿辰，职工同志会为什么那么怯懦？正象我刚才说的，他们的联络人是班长和组长。相比之下，工友会的会长是二十三岁的浅原健三，副会长是二十六岁的西田健太郎，却干了友爱会和同志会都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年轻，有正义感！不管怎么说，班长和组长考虑问题的方法毕竟陈旧，总想靠人情世故混日子。就凭他们说‘反对厂方就是无法无天’这句话来看吧，本来是正确的事，他们也是顾虑重重。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选举工会联络人，还是咱们普通工人比带‘长’的人要强。以往各车间的历次请愿之所以失败，就在于选的代表都是带‘长’的人。”

“确实象你说的那样。”辰吉羞怯了。

“可是，我没听说今天要选联络人啊！”说着，辰吉想起一个工人的话：“工友会的两个头头才二十多岁，都是没打过仗的娃娃。不应该依靠他俩。”他又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管他呢，我参加工友会！拜托你了！”思索再三，辰吉下决心说。他严肃地给对方施个大礼：“我也要成为《立志传》里的英雄。”他的思想插上了双翅，在幻想的空间飞快地翱翔。

休息室里，工人们刚刚吃完饭盒，早上劝诱大家参加同

志会的那两名带“长”的人，怀抱一捆纸走了进来。

“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厂方决定今天是有薪休息日，午间就可以回去了。乙班也是一样。明天又是星期天，全体放假，工资照发，请诸位好好休息！”

“这是刊登有长官训示的《钢铁时报》号外，一定要认真阅读。回到家里冷静地想想吧！”

说到这儿，两位组长便扬长而去。

“嗨，有薪休息。这话可真动听。”

“明天星期天也发工资，真的吗？这个工罢得够本！”

周围立即响起快活的声音，甚至夹杂着笑声。有个好事的人，就势分发组长留下来的《钢铁时报》号外。上面登载的谕告和早晨贴在通勤门口的那张内容完全一样，只不过这是印刷品罢了。

“厂方估计到没有复工的希望，就要个停业的花招，想恢复元气呀。”

带工友会会徽的工人面色严峻地说。辰吉有些沉不住气，肌肉刚刚松弛的脸颊又绷紧了。他钦佩地想：确实，参加了工友会，考虑问题都高人一筹。沉默片刻，他抬起头仰望天花板，说出自己的判断：

“同志会在今天这种日子召开成立大会，警察还支持，恐怕是厂方在幕后捣的鬼吧！”

“说得对，你说得完全对！”对方十分赞同地说。“我一会儿要开秘密会。阿辰，你能不能去参加同志会成立大会，摸摸情况？”

“明白了！”辰吉攥紧拳头，啾啾地捶打胸脯说：“我

搅它个天翻地覆！”

“不，不！”

说实在的，我就会起哄，不会干文质彬彬的雅事儿。辰吉痛切感到自己的结巴这个毛病太碍事了。就问：“你的意思是……”

“只观察情况就可以，顺便听听他们讲些什么。”

“好的，明白了。”辰吉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这么说，是当间谍啦！”

辰吉很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批准他正式参加工友会？会徽花不花钱？他盼望能早一天在胸前带上工友会会徽。他又提醒自己：不，不，形势紧迫，不该把心思集中到那种琐事上。



从东通勤门到同志会成立大会会场的尾仓弥生剧场大约半里多路，和辰吉回家时走的方向相反。虽说只是去看看，但想到是充当间谍的角色，辰吉不由放慢了脚步。

八幡街里戒备得比钢铁厂厂内还要森严，几乎不到二百米就站有一名警察，宪兵四五个一伙来回巡视，从通勤门到商店街遍布消防团的人。明明是大天白日的中午，他们却举着提灯。身着制服的国粹会会员，簇拥一伙宪兵大步流星地走着。大白天就这样剑拔弩张，究竟要干什么？辰吉一边在脑子里划问号，一边低头看着脚尖向前走。他在心里暗自辩解：脚步这般沉重，并不是叫这种水泄不通的警戒吓住了，而是想起了通勤门守卫长的话。

确实，自称日俄战争时和父亲曾在一个部队的东通勤门守卫长的一番话，给辰吉增加了无以名状的烦恼。

“筱原，直接回家去吧！”一个小时前，辰吉经过通勤门时，守卫长曾叮嘱他说。这话使他联想起早上，多亏守卫长的好话，自己才摆脱险些失去半天工资的窘境。真该好好谢谢守卫长啊！当时辰吉还特意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呢。

“筱原，有空顺便到我家去玩吧！”不知是什么原因，守

卫长似乎有意回避那几个守卫，稍稍压低嗓门说：“你将来也有出息就好了。”

噢！虽然守卫长是说将来有出息就好了，辰吉却觉得自己第一次知道日语还有这样的句子，而且有出息竟然和到守卫长家里去玩紧密关联。辰吉也尽量不让众人看见，简单地应酬一句：

“今天早上，给您添麻烦了。”

“哪里。等有空，我给你讲讲你父亲的英雄事迹吧！”

守卫长装模作样地腆胸脯，又招手让辰吉再靠近些。

“听话，直接回家去吧，你要是骗我，我马上就知道。你妈最疼你了。”

辰吉默不作声地耷拉着脑袋，把摘下来的制帽慢慢地装进斗篷口袋。他打算换上鸭舌帽，快点离开守卫长。

“没想到你能去弥生剧场……”

守卫长的这句话出乎辰吉的意料，他惊讶地扬起脸。

“去吧，如果是去弥生剧场，我就不拦你。你想多学点东西，这是好事。行，去吧！”

“行，去吧！”这意味着守卫长终于释放了辰吉，辰吉却觉得自己朝弥生剧场挪动的双脚愈发沉重。“行，去吧！”这话似乎和因为淘气，正在走廊罚站时，老师过来说的“行了，去吧”，具有相同的性质。辰吉怎么也没有想到守卫长会让他去弥生剧场。事到如今，是不能再折回去了，辰吉撇着脚尖继续往前走。

到了弥生剧场，辰吉咬牙掏出一角钱买张入场券，心里

很恼火。他坐在座位上，耳边又一次响起守卫长的话。和平日心情烦闷时一样，他呸呸地朝地上乱吐唾沫。大约过了八分钟，一帮人走过辰吉的座位，坐到平时总是讲演者和乐队占用的位置上。会场还没满员呢，就坐到那个位置，真奇怪，干嘛要凑到跟前去呢？辰吉心里好生犯疑，也就格外留神了。

“喂，前面满了，满了！”剧场的后排，一伙穿工作服的人高喊着，忙着整顿秩序。辰吉入场时，就是这伙人集聚在门口和戴有同志会臂章的人嘀咕着什么。从他们嘴喊“往那边儿挪挪”，撵长凳上的人时的动作来看，根本不象钢铁厂的工人，反倒象是外来凑热闹的。是国粹会的人吧！辰吉蓦地闪过这个念头。不，刚才那伙国粹会的人是穿制服的，他们怎么会来整顿职工同志会的会场秩序呢。不！还是那帮无赖。

国粹会帮助职工同志会！好了，做为一个间谍，这就是收获。辰吉滴溜溜地转动眼珠，四处观察动静。警察和宪兵似乎发现他举止可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辰吉察觉到这一点，决定先躲避躲避。恰好这时过来一个商贩，他便起身买个带馅面包吃，借以消磨时光。

辰吉刚好慢腾腾地嚼完带馅面包，帷幕拉开了。帷幕仿佛故意要抓住观众心弦似地缓缓拉开，掌声却稀稀落落，可能是场内警察和宪兵骤然增加的缘故吧。第一个讲演者登上讲坛。辰吉只是在看浪曲艺人表演时，才看见过在剧场的舞台上安放讲坛。坦率地讲，辰吉还是第一次听这种讲演。

“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可以进行和平的战争，也就是产业战争啦！但是，当今并非是资本家独饱私囊的时候，要想

在这个世界性的产业战争中获取胜利，资本家也要进步，在各个方面改善设施（有人在下面喊：对，说得完全正确！）。工人也得进步，要研究技术，增长知识（喊声：工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劳资必须团结一致去参加产业战。最阻碍产业发展的（有人发问：是什么？少罗嗦，快讲！），最阻碍发展的是劳资互相对立（喊声：对，往下讲！）。我们要相互关照，联合一致，让资本家也得到好处（下面有人喊：什么？资本家的走狗！同志会太右倾了！同志会太偏激了！也有人喊：工友会别起哄！）。诸位，静静，请静静（喊声：换个讲演的！对，下一个！）也给资本家一些利益吧！我们工人虽说要改善待遇（喊声：‘虽说’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我们的权利吗？解散御用工会！白仁长官抓走我们多少工人？也有人喊：静一静，不给国贼们权利）。

“静一静，社会主义分子们，静一静！”

辰吉看到由此而开始的混乱局面，如同看武打戏那样开心。刚才整顿场内秩序的穿工作服的那伙人，朝起哄的那些人跑去，拳打脚踢。挨打的一方也不示弱，向“工作服”这边反扑过来，但毕竟有些被动。被起哄惹火了的一方顺手抡起二尺长的木棒，用力殴打。辰吉咬牙切齿地想，要是我呀，就是上来两三个“工作服”也不是对手。总的来看，大会一开始就遭到强烈反对，支持工友会的听众不失时机发出的哄声充满会场。辰吉太得意这个场面了。不过，他知道自己口吃没法插嘴，即使打成一团，也不能亲自参战。

“还有谁？哪个小子还想捣乱？”

“工作服”一伙炫耀胜利，得意地呼喊。几个淌着鼻

血，脸已青肿的听众，被帽带系在下颏尖上的警察架出会场。警察就象是“工作服”们的助手。场内恢复了平静，众人又都注视着讲坛。挎着手枪的宪兵嘴里念叨着“没啥了不起”，在“工作服”一伙人簇拥下，走出大门。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允许资本家得到好处，损害他们的利益，强行要求改善待遇的话，事情就复杂了。诸位，请回顾此次在钢铁厂发生的骚乱吧。”

讲演进行到这儿，一些当然也花了一角钱入场费的听众，突然站起身，十个二十个地向门口走去，弄得留在场内的穿工作服的人、警察还有宪兵措手不及。辰吉意识到是离开的时候了，倏地站起身，跑向剧场大门。

辰吉边跑边想，不要引起周围的警察的怀疑，可还是难以放慢脚步。出剧场时，他仿佛听到把门的问他什么，他担心一回头会被缠住，便飞快地走了。

“工作服”、帽带系在下颏尖上的警察、挎手枪的宪兵，三者相互勾结，起码这种判断是不会错的。而且，从事情的前前后后分析，把讲演人算作他们一伙，也不是没有道理。

“妈的，打鬼主意的坏蛋！”辰吉结结巴巴地咒骂，又补充了一句：“早晚得漏馅！”

不知是什么缘故，辰吉心中一阵不安。一想起前天、五号早晨跑到总管理处时的热火朝天的场面，眼前就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正关在拘留所里的伊部三吉、“妖婆组长”和前陆军少尉等人的面孔。这更使他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辰吉不由得止住脚步。已经踏上通往河内村的小径，周

围已经没有人家，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昏昏沉沉地跑了一里多路。他一屁股坐在路边的草丛里。

工友会的干部都被逮捕，各车间站在罢工前列的人也接连被抓走，街里戒备得那么森严，今后谁来领导罢工呢？为了对抗工友会，厂方在幕后积极操纵，宪兵、警察和国粹会紧密配合，成立了同志会。辰吉越想心头越是积满了阴云。

十一

辰吉回到家里，母亲出去了，只有嫂嫂一个人在家。她坐在土间和里屋之间的门坎上。辰吉趿拉着木屐进屋，她依然低低地耷拉着脑袋，动也不动。辰吉还以为她在打盹呢。

“妈干什么去了？”

从鞋架上没有母亲心爱的桐木木屐判断，她多半是穿着出门的衣服上街了。不过，想到一声不吱过于尴尬，才明知故问一句。嫂嫂还是使劲儿弓着上身，稍稍挪了挪脚，不理睬辰吉。

做为女人，不管她心里怎么烦躁，看见男人回来了，就是假装也该露出温柔的笑容。反正娶她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嘛！就连狗哇、猫哇，对养育它们的主人都晃晃尾巴哩。这是一码事儿。辰吉想起一个有老婆的人在车间闲扯说这番话时，周围的人点头赞同的情景，不禁一阵心酸。他试图告诫自己，眼前这个女人毕竟是嫂嫂，不是自己的老婆，当然不能用温柔的笑容来迎接自己，可还是一股怒气油然而生。他又想起那个工友的另一句话：“女人每月都有那么一天，象没魂似地阴沉个脸儿。这时，男人不能和她斗气。你凑过去搭讪也不行。”辰吉一想到嫂嫂今天大概就是那样时，心不但平稳不下，反而跳得更厉害，脸胀得通红。



“哎哟，累坏了，累坏了。”

辰吉急匆匆脱掉木屐，如同跳祝福舞一样跳上铺席，使劲地跺脚。从土间跳上铺席的瞬间，他觉得嫂嫂似乎瞅了瞅自己，就背向嫂嫂搭讪说：

“今天，到晌午就没有事了。明个儿星期天，又是难得的有薪休息，罢工还是罢对啦！”

话说完了，还是琢磨不透嫂嫂的情绪为什么这样低落。他心中十分怅惘。嫂子刚过门时，辰吉与她无拘无束，整天打闹说笑。为什么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呢？难道是想到哥哥死后，我要把嫂嫂……。瞎，真无聊！穷家破业，西服、帽子，甚至睡衣都穿戴哥哥用过的，还想连老婆都接收过来，有这种好事吗？辰吉生自己的气了。他心中想，可别跟这种女人搭话，便往板壁上磕打斗篷。

万万没有想到，嫂嫂却开了口：

“小辰，你今天又没参加罢工吗？”

辰吉又象跳舞似地慌忙一拧脚后跟，来个向右转，凑到嫂嫂的旁边。

“当然参加了，既然干就干到底！”

他精神抖擞地说。嫂嫂只问了这一句，再也没有下文，他不由又是一阵发窘。

好吧，从现在开始和你说话。事到如今，辰吉已经没有台阶可下，就势坐在围炉旁，说：

“嫂嫂，为什么搞罢工？我为什么要积极参加？你知道吗？”

“为什么……搞罢工，知道吗……”嫂嫂还坐在门坎

上，脸却朝向了辰吉。

“嫂嫂，我一开始就认真考虑过，决心站在罢工的前列。是的，站在罢工的前列。”辰吉暗自咒骂自己“撒了谎，还顺嘴胡说！”他甚至几次想更正自己的话，觉得不该欺骗嫂嫂。但是，他还是把话都说完了：“我想过哥哥的事情。哥哥是怎么死在车间的？在创业纪念日那天参观工厂时，我和嫂嫂讲过了。哥哥是累得筋疲力竭而死的。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再加班，连续干了一天半。压低工资，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钢铁厂打的如意算盘。哥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呀！”

“我说，小辰……”

“是谁害死了哥哥？我知道，就是钢铁厂的剥削主义！”由于嫂嫂的理睬，辰吉更加滔滔不绝。同时，一个讨厌的告诫也不时涌上脑海：“注意前后逻辑！”辰吉认定就是钢铁厂的剥削主义害死了哥哥。

“是真的，我讲的都是实话，决不是挑好听的话来骗你。”

辰吉终于脱口而出，把暗中自我辩解的话也说给了嫂嫂。嫂嫂并没有挑剔这些，好象在等待辰吉下面的话。是的，我没有什么抵触，开始是为了好玩跟着起哄，现在已经真正了解到罢工的意义。辰吉飞快地思考着，只觉得自己的思绪在小小范围内不停地回转，如同一味绕圈想抓住自己尾巴的狗，但并不觉得乏味。

“为了世界上不再出现哥哥那样剥削主义的牺牲品，我一定要罢工。”

“小辰，你果真是这么想的吗？果真是这样，嫂子就高兴了！是的，高兴啊！”

辰吉听着嫂嫂的话，看着她的闪亮的眼睛，心里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理冲动。心虽然还在跳，但已开始紧紧地收缩。而且这种收缩，与做恶梦时的那种压迫感截然不同，有一种难言的甜美滋味。辰吉渴望这种冲动，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这突如其来的情感多么奇怪，一时真是不知所措。这种冲动与他偶而体验到的生理快感相似，他为初次知道有比肉体行为更加浓郁的一种快感而感到惊奇。他竭力想从男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却不再激起更加强烈的冲动。他庆幸自己被解救了。

“小辰，我真高兴！”

辰吉的心头又溅起幸福的浪花：

“我要罢工，还要参加工友会，决不落在其他人的后面！”

辰吉把火筷子深深地插进围炉的灰里。他很想说，这也是为了嫂嫂，但又强忍着咽了回去。

“小辰，嫂嫂只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什么事？”

“小辰，你怎么没被警察抓走呢？”

嫂嫂不肯放过辰吉脸上的任何微小变化，吊起眼梢叮叮地瞅着。

“嫂嫂巴望着我被他们抓走吗？”

辰吉大声地说。他明明知道嫂嫂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仍然丧魂落魄地在脑海里转起层层漩涡。

“我说的不是钱，钱怎么都好说。可是，这么花钱不是太便宜那个人了吗？我是在想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嫂嫂在说些什么！”

“你被捕的时候，为花钱救你，被守卫长讹诈走了三百多块钱噢！”

“因为我，给守卫长三百块钱？是为了我？”

“是呀，是存款折上的三百元，那是他的抚恤金哪！小辰，你是因为参加罢工被警察逮捕的。你罢工是为了给他报仇，到头来却用他的钱疏通守卫长，躲过逮捕。小辰……”

嫂嫂抽抽搭搭地哭，话语断断续续，听不清究竟在说些什么。辰吉强忍着没有象野兽般地噢噢嚎叫。连猜带想，他终于明白了阿嫂在讲些什么。

今天上午九点多钟，辰吉父亲的战友，身着守卫制服的守卫长来到辰吉的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过母亲的心头，她面色苍白，提心吊胆地和嫂嫂迎上去寒暄说：“发生了什么事，麻烦您亲自来一趟。”守卫长一声不吭地坐在佛龕的前面。他突然说：“筱原被捕了。”说罢，又在佛龕的明灯前合十。母亲问：“是因为罢工吗？”守卫长答：“是的，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看住你的儿子？”母亲啜泣着说：“经常嘱咐他，可是那孩子……”守卫长说：“是吗？他爸爸也是一个固执的人啊！所以，我想在直接教训筱原之前，先来和你商量。”谈话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下去。一会儿，母亲的目光忽闪忽闪地被引向佛龕的小抽屉。”那么，需要多少钱？”“是啊，假如有这些的话……”“三十元？”

“哪能那么点儿，对方是警察局长、特高^①，是宪兵啊！”

“噢，是三百元？”“对了。数目的确不小，可是要想到将来呀！”“是呀，不算多。”“先花点钱，以后好好教训教训辰吉。”“这太麻烦您了。”“这是什么？”“给您的一点孝敬。”“别开玩笑，我是出于和筱原军曹的战友情谊来帮个忙，用不着谢礼。”“可是，那太……”“不要往心里去嘛！”“真是的，一切都拜托您了。”“没有关系。”“那我就快点取款去。”“是呀，行善须从速嘛！”“是哟，是哟。”“一会儿到东门来。”“好的，我就去。”守卫长匆匆忙忙地走了。随后，母亲和嫂嫂争吵起来。

讲到这儿，嫂嫂周身剧烈地抽搐，话语呜咽，辰吉根本听不清楚她在讲些什么。

“我不同意给守卫长送贿，妈还说我心狠。”

“原来是这样，守卫长那小子……”

辰吉嘴里嘟哝着，心里如同缠上了乱麻。姑且不谈进通勤门时守卫长的那股亲热劲儿，就是从出门时喊住我，凑过来说话时的样子来看，就有些奥妙。原来，在我出门时，他已经拚到三百块钱了。

“‘妖婆组长’、伊部三吉、轮箍车间的秃头都抓了，就是不抓我，原来是这个原因。”

辰吉感到嫂嫂的目光灼灼逼人。大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醒悟出嫂嫂坐在门坎上，心里一直在想些什么。哥

^①特高：指特别高等警察，即特务警察。

哥由于生产事故死在线材车间，厂方发给嫂嫂一笔埋葬费和家属抚恤金，这笔钱立即存了起来，存折就放在佛龕的小抽屉里。曾经有几个亲戚闻讯前来借钱，妈妈一概拒绝说：“这是君代的钱，我们不能动。”妈妈自己平时却总好打量小抽屉。辰吉一表示反对，她就激昂地说：“孩子是我生的，这笔钱能给刚过门的那个女人吗？”当着嫂嫂的面，她却说：“这钱是你的，你早晚也得改嫁到别人家，还用得着钱，改嫁以前就好好存着吧！”母亲一说这话，嫂子就明显地表现出厌恶的表情，回答说：“他死去还不到一周年，您竟说这种话。”

“妈妈随便动用嫂子的钱，这不行！”

辰吉觉得自己首先应该有明确的态度。是的，不管母亲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随便动用哥哥的抚恤金。

“就是被枪毙，也不能动用这笔钱来搭救我！”辰吉强调说。哥哥死后，家里佛龕又增加一个牌位，同时也供奉了一大笔没曾想到的钱。然而，这毕竟是一条命的代价呀！辰吉又想，对嫂嫂来说，尽管这笔抚恤金相当于自己一年多的工资，但她还是更盼望哥哥能活着。

“用那笔钱来救我，我不干，等妈回来的！”

“小辰，等一等！嫂子不是舍不得钱，我是想说……”

“知道了，知道了！下个月是哥哥死去一周年。”辰吉说完，略微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嫂嫂的那句话，“他死去还不到一周年，就提改嫁，真讨厌！”这话是不是意味着过了一周年，嫂嫂就要改嫁了呢？不！现在不是我吃醋的时候，一定要让嫂嫂知道我是多么地珍惜那笔钱。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辰吉责怪自己愚笨，把最重要的事情忘掉了。问题是怎样取回那三百元钱。

“好吧，我去自首！去找警察，揭发那些把三百元钱非法揣进自己腰包的特高、刑警和宪兵们的卑鄙行为！”

说到这儿，他顿时想象自己已经突然闯进了警察派出所。为了说话算数，他霍地站起身来。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他充满信心地向嫂嫂微微一笑，抓起斗篷，为弥补耽误的时间，打算一口气跑到大藏派出所。

“等一等，小辰！”嫂嫂急忙脱去草履，用身体挡住辰吉。“弄错了，嫂子不是那个意思。或许是我想得不对头，说法不当。我要说的不是叫你取回三百元钱，是想问小辰你今后还继续罢工不？我希望你把罢工搞下去！”

“那么，嫂嫂的三百元钱……全赔啦。”辰吉迎受仰望着他的嫂嫂急促的呼气，结结巴巴地说：“我坚持罢工，说不定还会被捕。反正一码事，现在去自首还能取回那三百元钱。”

“错了，小辰！”

嫂嫂把双手插在辰吉的腋下，用力摇晃。

“什么错了，我哪儿错了？”

“弄错了！我是说三百元钱就算了，更重要的是妈妈和守卫长今后都会劝你不要谈论罢工。你千万不要被他们拉过去呀！”

“我就是说真心话，嫂子也不能相信。”辰吉拍打嫂嫂的后背说：“既然干，就绝不停止罢工！我早晚还得被捕，莫不如现在去自首，还能取回三百元钱。嫂嫂，你这回明

白了吧？”

“不对！小辰，我是说重要的是，今后你要好好地干！”

“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干到被捕的那天，要对得起这三百块钱！”

“啊，这就对了。”

“对得起三百块钱……”在辰吉的眼里，三百块是笔令人眼花缭乱的巨款，怎样干才算对得起它呢？

“我怕干不好，还是去自首吧。”

“小辰，加油！只要你们的要求没实现，就努力去争取。这样，嫂嫂才高兴，你明白吗……”

“我要是被逮捕了的话……”

“嫂嫂为了你不会被逮捕，为了罢工胜利结束，每天都在祈祷神佛保佑哩。我想，就是被捕了，小辰也会象个男子汉那样坚持斗争。”

“嫂嫂的意思我明白。对，要对得起这三百块钱！”

辰吉终于打消了自首的念头。嫂嫂把两手紧紧地贴在他的腋下，他将双手搭在嫂嫂的肩头上。辰吉觉得这种姿势和在电影上看见的场面十分相似，不由心跳得厉害。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闪开，嫂嫂或许要多心，他便静心等待着离开的时机。

这种机会意外地提前来到了，母亲回来了。

“阿辰回来啦，太好了，太好了！”

母亲念叨着，几步小跑，朝迅速离开的两个人而来。

“好什么！”辰吉担心母亲会怎样想刚才自己和嫂嫂的姿势，竭力掩饰窘态，解释说：

“我正想去找警察自首，嫂嫂死命地拦着，弄得我也走不了。”

“君代替我拦着阿辰吗？受累了！阿辰干嘛非得去自首呢？”

母亲走上铺席，顺嘴提到了那件事情。嫂嫂转过脸走向门口。

“你们说是拿钱救了我，我根本不领情。”

“怎么，你听君代说过了？”

“妈，真给守卫长三百元钱了吗？”

“那还有假？正因为这样，你才平安无事嘛！”

“糊涂妈妈，为什么干那种多余的事儿，想让我当叛徒吗？”

“还说那种话！妈妈从守卫长那儿听说了这件事，简直都要疯了。要不是守卫长热心替你说好话，你现在正蹲拘留所呢！你愿意做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吗？不光是前科，还要被钢铁厂解雇，你知道吗？”

被解雇？“妖婆组长”、伊部三吉、轮箍车间的秃头……辰吉立即想起这三个人。

“没办法，真没办法。”

“是没办法。成为有前科的人，被钢铁厂解雇，谁还敢雇用？一旦留下前科，连孙子辈都要受牵连，你知道吗？”

“把哥哥那么重要的钱随便地花掉，这合适吗？”

“不管合适不合适，在要断送你一生的时候，能吝惜三百元钱吗？成为有前科的人，被钢铁厂解雇，连孙子辈都受牵连。这样看，花三百元钱不是很便宜吗？辰吉，你还不明

白？瞧，就连你嫂嫂都懂，不让你去自首。”

“嫂嫂……”辰吉欲说又止。他担心嫂嫂听到这些话会怎么想。不管怎么说，自己好不容易才被嫂嫂说服，打消了自首的念头，决心想着这三百元钱，坚持罢工到底。现在听母亲这么一讲，想到又有前科，又被开除，甚至株连到子孙后代，不由得毛骨悚然。

“我们干光明正大的事情，却被说成有前科，被开除，还讲不讲理？”

“不管对还是不对，反正你差一点被解雇。”

“我没有错！”

辰吉再次声嘶力竭地呼喊。然而，他在小学时代就知道，这种呼喊是多么没有价值。开始是小学生打嘴仗：“你坏！”“不，你才坏哩！”不一会儿双方便动起手来。当然，事情并不就此完结，接着是扭作一团。按老规矩，最先发出哭声的一方是败者。辰吉的既往经验却不是起于双方吵嘴，大多是他先说些蛮不讲理的话，然后撕打起来。所以，他说“没有错”时，心里是发虚的。他很清楚，现在可以分辩自己是如何正义，一旦被捕扔进拘留所，就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什么都谈不到。

“好好想想，啊，辰吉。你如果被解雇怎么办？妈妈就靠你一个人。你一生注定不能有出息，钢铁厂这种好地方上哪儿找哇！”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嫂嫂插言道：“他不就是在这个厂里干活死去的吗？”

“说些什么？不好好想想，他和喝醉酒碰巧被电车压死

的人相比，死得不是很有意义吗？在国营钢铁厂，是为国家干活。虽然没得到金鸚勋章^①，还是领到一笔让你没话可讲的巨款嘛！”

嫂嫂没再吱声，又转身去淘米。辰吉心情渐渐平稳下来。

“辰吉，为了进厂子，吃了多少苦哇。妈一直没告诉你，那时候就给守卫长送过不少钱，拜托他呀！”

“那时就给守卫长送礼？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

辰吉觉得周身僵硬，仿佛有一道道坚韧的绳索死死地勒住了他，挪动不得。他扑通一声坐在围炉边，随着一股蹲劲，尾骶骨狠狠磕在地板上，他已经没有气力喊疼。

小学时，老师曾经对辰吉讲过：“你恐怕不适合当职员。”母亲也曾连连叹息说：“看来，你也不能当买卖人。”这是辰吉打架打伤了对方，在走廊罚完站后，老师申斥他的话；这是拎着盒点心到被打者家赔完不是后，母亲的哀叹。辰吉性情不够稳重，没有耐性，干活时就是被师父说上几句，他也忍受不住。如果被哪家商号雇用当学徒，肯定和顾客吵架。因此，高小毕业后，他自己也游移不定干什么好。当老师和母亲想给他找个活干时，他拒绝说：“我不想当钢铁厂的勤杂工，也讨厌当什么学徒。”

辰吉只好和母亲一道在房前屋后少得可怜的土地上干农活。在辰吉看来，用“猫脑门大的地方”来形容这块地最

^①日本政府为表彰军功超众的陆海军军人，于一八九〇年设置的勋章。现已废止。

为恰当。干农活最吃力的刨树根和起石头，天天没完没了。焦躁地用铁锹或尖镐挖呀、刨呀，他家的地总算由“猫脑门”大小扩展到“狗脑门”大小了。母亲淌着眼泪对辰吉说：“原来你是那么没有耐性，现在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拼命干这种需要毅力的活，把你磨练得象妈了。”母亲又启发说：“是啊，高小毕业两年了，你干大田活不成问题。可是还要想想前途呀！”辰吉动了心。从此，他每天都去杂工供应工会应招，开始到钢铁厂当临时杂工。

从河内村到钢铁厂上班，走一趟就得一个小时。辰吉胳膊窝下夹着饭盒，换了一个又一个工地。每天清晨五点半，人们就集聚在通勤门前面的广场。然后有人宣布从几号至几号到卸矿石场，下面的几号到煤场装货车。劳动场地每天变动。由于劳动调配比例失调，每星期都有一天没活干。至于工作，如果在卸矿石场干活，就不得不在连接舢板和岸上的跳板上来回挑网篮。好容易锻炼得身子同跳板的摇晃幅度相协调了，又让你乘舢板到海里，从船上往下卸矿石。这活不能使用网篮，完全是人海战术。杂工们紧贴在矿石船一侧的斜面上，接连不断地用手传递着竹篓。干这个活大都是女杂工，她们嘴一刻也不停闲，嚅嚅个没完。接连传递不断传过来的竹篓，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竹篓哪怕再大一倍也无妨，只不过速度再慢一点儿为好。辰吉觉得这活比挑网篮还难干，他简直受不住这番劳累。到煤场也是这样，一天到晚单调地操作，筋疲力尽的身子上粘满矿石和煤的粉尘。然后，辰吉象在矿石船和舢板之间往返的竹篓一样，往返在钢铁厂和河内村之间。

有时实在忍受不了，辰吉就一咬牙关，干脆不干活回到家里。每当这时，母亲的情绪就低落到极点，申斥说：“没耐性，没耐性！”听母亲这么一说，辰吉明白了母亲那两年在夸奖自己种地时，就有意让自己出去干杂工赚钱。的确，不管怎么拼命干农活，种的菜不能卖，早稻勉强才够自家人糊口。刚好哥哥娶了媳妇，家里干农活的人手总算将就。行吧，发脾气也没用，没钱是件大事。想到这里，辰吉便下决心好生做工。当时，哥哥每月都拿回来一定的工资，母亲却总是念叨不够花。辰吉怀疑母亲是不是在私下攒体己钱。就在他刚出去找活干的那年夏天，爆发了抢米风潮，到处发生农民因还不起债而趁夜逃跑的事，实在逃不走就上吊自杀。他耳闻目睹了很多由于没有钱而导致的悲惨后果。随着阅历增多，辰吉也逐渐明白了母亲的苦衷。

他干了一年的杂工，这期间，在线材车间干活的哥哥不幸殉职。辰吉得知这个噩耗，是他去填海工地干活，路过通勤门的时候。他看见通勤门上贴着一张纸：“线条车间工人筱原淳吉的亲属，火速来守卫室”。他找到守卫，慌忙问：“出了什么事？”守卫回答：“你赶快到包扎所去！”所谓包扎所，就是厂内卫生所。去了一看，哥哥尸体已经僵冷。辰吉挨近床前，一时并没特别哀伤。他闻到一股焦糊味。时至今日，总哀叹“钱不够花，不够花”的母亲，只好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度日了。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悲痛欲绝。

当时正处在钢轨车间招工考试阶段，辰吉报了名。五十多个人集合在车间的前面，听说只从这里面采用五名当轧钢工。这次考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钢铁生产持续

下降，暂不大量招收工人的形势下举行的。母亲哭着提醒辰吉说：“这是能不能当上正式工人的紧要关头，你给我好好准备。”当然，辰吉自己也觉得当正式工人要比干肮脏的杂工活好得多，无论如何也得争取考试合格。母亲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他生来就没有耐性，赚不了钱。可是，在杂工供应工会期间，周围有很多腰缠漂白布，里面藏着短刀的人，不管他们怎么寻衅打架，辰吉都不理睬。辰吉自负地想，我的性格温和，我能成为一个大把大把赚钱的人。想到还有优先录取殉职者子弟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他更加乐观。在五十个人中只采用五人，他们各有各的门路，才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敢报名应试，他想到这里，又急得眼球布满血丝，越发懂得这次考试的重要意义，心里怎么也平稳不下。

录取考试开始了，他们被带到钢轨车间后面的空地上。要求非常明确：从这个位置出发，跑到对面的那个电线杆再绕回来。十人一组，每组的前两名再组成一组进行第二轮比赛。不用说，辰吉对自己的双腿充满了自信，一听赛跑，正中下怀。当听说跑的时候要在两只手腕上分别悬挂二十厘米长的铁轨时，顿时吃了一惊。辰吉试验着用手腕吊起由粗草绳绑着的铁轨，虽然他干惯了力气活，也还觉得如同举起三百多斤重的大石头那样吃力。应试人选中，有一个自称是农村相扑能手的人，块头很大，跃跃欲试。辰吉心中更加不安。

考试即将开始，钢轨车间的工人都来看热闹，放肆地发出阵阵笑声。号令一下，有的人虽然跑了起来，手腕却禁不住铁轨的重量，象木偶一样挪动双脚，刚想琢磨个办法再

跑又泄了气，瘫软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开始时成绩很好，冲在前头，绕电线杆转弯时却突然头晕目眩，跌倒在地。每当这时，看热闹的人就拍手大笑。

轮到辰吉这一组了，他偏巧和“相扑能手”在一起。辰吉下定决心：虽说在十个人中获得第二名就有资格参加复赛，但如夺取了第一名，复赛把握就更大。于是，一开始就使劲快跑，如同插上了翅膀，竟跑在最前头，一直到电线杆前，他始终名列第一。绕电线杆时，他身体意外地摇晃几下。

“相扑能手”乘机跑在前头。辰吉胳膊腿一齐用力，挪动碎步绕过电线杆往回跑。一想到失败了就会前功尽弃，他顿时觉得手腕轻松不少，拼命捣腾着两条腿。

拼死拼活，终于撵上并超过了“相扑能手”，获得第一名。看热闹的人都为辰吉的毅力高声叫好；还有的人鼓劲说“肯定合格”。辰吉被录取了，当上了钢轨车间的见习轧钢工，五个月后，转为正式工人。辰吉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就是别人说他是顶替殉职的哥哥而被优先采用，他听了都要大发雷霆。现在，母亲竟说这是给守卫长送礼，预先安排好了才填的合格表。此时此刻的辰吉，与其说是满腔愤慨，莫不如说是心中充满了绝望。

十二

“我多可怜啊！”辰吉盯着酒盅，嘴里没有遍数地嘟哝。这时，酒面微起漪澜，映照在里面的辰吉的那半拉脸也沉沉浮浮，支离破碎。辰吉想把酒面上的倒影消灭掉，举盅一饮而尽。

“你，酒量不大呀！”

一个女人偎在辰吉的身边，指着他手背上的斑点说。

“一喝脸就红啦。瞧，这么多红点，手脖子上也有。”

女人用骨节突起的手指往上拽了拽辰吉的袖口说：“嗯，别喝了，睡觉去，行吧？”

“少罗唆，给我倒酒！”

辰吉把酒盅递过去，酒壶已经空空。女人不耐烦地说：

“瞧瞧，喝了三瓶，眼睛都睁不开了。到楼上躺一会儿好吗？”

“没关系，明个儿是星期天！”

“那就更不要喝了，咱俩上楼多呆会儿。”

“上楼？多呆会儿……”

“不明白吗？讨厌。去吧！”

女人把着辰吉的手，想拽进自己衣襟下面，辰吉却猛地把手抽了回去。

“怎么，没带钱吗？傻瓜！”

辰吉挨了一句骂，才想到自己喝酒的这一带地方还是烟花巷，心中一阵难过，手略微哆嗦起来。他马上回答说：

“要钱吗？我带着呢！”

“真的？那，那太好了。”女人把身子稍稍离开辰吉。她也是满脸醉意，大概在调整自己视线的焦点吧，身子往后移了移说：“你长得挺俊的，好吧，给两块钱就行！”

辰吉先是想起嫂嫂的脸庞，接着想到母亲。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嫂嫂吊起眼梢说：“小辰，你不去罢工，刚才是和我说谎啊！”接着浮现出妈妈的面孔：“你想想，这个女人和妈妈，谁说得对？”辰吉自言自语地回答：“都不算数，两个人谁也管不了我。”我怎么变成这样？本来的我该是什么样的呢？喝酒、玩女人，一直都不沾边呀！辰吉用力摇晃脑袋，他离家时敲碎储蓄箱放在衣袋里的那十枚五角的硬币，就哗啦哗啦地在兜里作响。

我多可怜啊！辰吉仍然自语着。吃罢晚饭，母亲和嫂嫂吵起嘴来，越吵越凶，甚至发展到对骂。在辰吉的记忆里，母亲和嫂嫂没有吵过架，即使有类似的情况，也只是母亲申斥嫂嫂，嫂嫂只不过辩解几句就不再吱声。说起来，这次吵架是嫂嫂先开的口。默默地吃完晚饭，母亲自我宽慰似地喃喃说：“三百元钱是不少，可还算便宜。”辰吉毫不理会这句话。自从去年四月当见习轧钢工以来，每次发薪他都放进小储蓄箱里一枚五角的硬币。今天，他呆呆地想，要攒到三百元钱需要多少年啊！这时，嫂嫂突然高声反驳说：“三百元钱怎么算便宜？他殉职时的抚恤补贴总共不就是三百元

吗？”辰吉想到她们还在讲三百元钱的事儿，更加深了对自己能随意支配的这一枚五角硬币的想象。不管是酒、烟、还是女人，我都不沾边，我的乐趣是储存五角钱，这样一年可以攒下六元……辰吉弯曲指头计算。母亲高声喊叫：“要是辰吉被抓进拘留所，谁挣钱养家？”啊，十年六十元，数到这儿，辰吉心里一阵高兴。接着，嫂嫂在厨房回击道：“妈想让辰吉当牛做马吗？回来累得散了架子，手脚满是火烫的疤，干活那么辛苦，你还说什么不该为改善待遇搞罢工。”十年六十元，要攒三百元得五十年吧！辰吉计算到这儿，刚才那种欢欣消失了。又细细盘算一阵，算来算去，仍然是每个月五角，一年六元、十年六十元、五十年才三百元。“况且，妈妈……”嫂嫂用激昂的语调继续说：“今天早上我没吱声。守卫长连三百元钱都拿走了，还说他自己一块钱不要，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怎么可笑？他为辰吉，才真心实意地亲自来帮忙的呀！”“守卫长那么善良？辰吉他哥干了一宿活，累得想打个盹儿，可刚躺下就让看守看见了。照理说，看守是守卫长的朋友，为什么还强迫他干活，害死了他？”“这是两回事儿。辰吉总算没进拘留所，你怎么对这件事儿不高兴？”

“住嘴！”辰吉大喝道。“我不愿意听，心里发烦！”说完，辰吉心想：要是不算计这五角钱，盘算盘算大事就好了。然而，他也没得到宽容，嫂嫂竟冲他喊道：“辰吉，你不去罢工，刚才和我撒谎啊！”母亲也紧逼上来：“辰吉，你想想这个女人和妈，谁说得对？”辰吉再也按捺不住，扯开嗓门“呀”地大吼一声，打开储蓄箱拿出钱，不顾一切从家

里飞跑出来。

“真的要两块？”

“真的。你在白川镇得花五块，咱这儿便宜。傻瓜，干同样的事儿，咱才收你两块。嗯，上楼给钱也行啊！”

女人已经走下草席，辰吉还在犹豫该不该上楼。固然总有一天要干这种事，可他心目中的女人不是这种白胖的大块头，而是杨柳细腰瓜子脸。再说，和小铺女招待鬼混，日后向伙伴们吹嘘时，腰杆都不硬。“算了，不管这些啦！”辰吉一狠心，站起身来。

“干什么呢？磨磨蹭蹭的。”女人站在地上，朝仍在草席上的辰吉掐了一下：“钢铁厂的工人个个都是色鬼。你还假装害臊，真不利索。”

“行，上楼！”

辰吉在女人的搀扶下，走向楼梯。刚一迈步，脑袋立即一阵剧痛，几乎呕吐。他不但没有后悔自己上楼，反而强烈地感到有种豁出去的感觉。

“老爷子，该关大门啦！”

女人朝热气腾腾的暖帘里面喊道。辰吉揉着眼睛想，到关大门的时候了，怎么这么晚？便问女人。女人回答说：

“九点半了！”

九点半就关门？辰吉有些怀疑。他想自己来时，上灯的店铺寥寥无几。是了，可能是今天罢工，没有客人来。到了楼梯口，女人上前打开木箱，放好辰吉的木屐。辰吉隐约看见箱里塞得满满的。“喂，上的时候注意一点！”女人先登上了楼梯，辰吉却下意识地再次打开木箱，只见里面摆满了

黑亮的皮鞋。

“早点睡吧！”女人打着哈欠说。“你醉了吗？”

“醒过来了。”辰吉不高兴地回答，手依然搭在女人的胸前。其实，开始时他脑袋昏沉沉的，几欲呕吐。和女人进入这个房间，不知不觉中度过一段时间后，原本懒得睁开的眼睛，却精神得要命。一会儿，女人打起呼噜来，辰吉挪了挪手。

“哎，不行！”女人突然大声喊。辰吉把抽回来的手放到被窝的外面。

“烦人的小少爷，说实话，你是第一次吧！让我好生温存温存你，别拘束！”

“……”

辰吉默默地咽口唾沫，怎么也抑止不住油然而生的遗憾的感觉。曾听伙伴们讲，如果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无论什么样女人都会对你温存多情。可是，这个女人却这样简慢，嘴上亲亲爱爱的，实际从一开始就看出有所隔阂。到了楼上，态度就更冷淡。

“我回去！”辰吉想钻出被窝。

“你真罗唆，大门早就上锁了。”

“你下去给我打开！”

“我不，怪冷的。别那么气哼哼地傻呆着嘛！”

“不，我回去！”辰吉站起身说：“去，你不给开门，我就踹开！”

“行，随你的便闹吧。”女人满不在乎地说：“让警察

过来揍你！”

“警察？”

“你真傻，隔壁房间和对面屋里都有警察，搂着女人睡觉哩！”女人粗暴地说。

辰吉正在摸索衬裤的手，立即停住了。木屐箱里面黑皮鞋的主人，原来就是在二楼房间里搂抱女人的警察啊！

“怎么，一听说警察就哆嗦了？”

女人起身抓住辰吉的脚脖子，想把他拽进被窝里。辰吉无可奈何地又一次钻进被窝，与女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她个后脊梁。

“怎么，不冷吗？”这次反倒是女人向辰吉挨过来。

“噢，你是怕警察，打哆嗦了？”

“我不怕！”

“说实话，你怎么的了？”

“我在想，不该到警察呆的地方来。”

“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正在罢工，和警察是冤家对头！”

“什么？你是罢工团的人？”女人在说罢工团三个字时，用力抱紧辰吉。“咱没想到，没想到罢工团的人来这种地方。这么说你不要见怪啊！正因为你碰上咱了。所以没让你跟警察照面。”

“警察？”

“昨天夜里也住不少。咱一听警察，就打心眼里讨厌。所以，昨天和今天都借口身体不舒服，躲开了。真好，你是罢工团的人吗？”女人紧挨过来亲吻辰吉。“原谅咱吧，咱

还以为你不是罢工团的人呢。”

辰吉忽然陷进一种被嫂嫂搂抱的错觉中。这个大阪口音的女人和嫂嫂一样，话里话外也赞同罢工，大概有什么因缘吧！他真想让这种错觉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于是，辰吉也想用力拥抱这个女人，但又感到一阵拘谨。

“喂，再来一次，行吗？”

女人伸手摸索辰吉，辰吉的回答却与女人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女人嘿嘿一笑，充满自信地又把手伸了过来，辰吉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

“待会儿，给咱讲讲罢工！”女人说，还想引诱辰吉动手。辰吉骤然燃起一股欲火，但他自言自语说：“不能把她当成嫂嫂，她不是嫂嫂。”

“你真不象初次干这种事。”女人要笑辰吉说。也许是这个女人以此为业，会逢场作戏，也许是由于别的原因，女人变得那么缠绵，恋情万千。辰吉觉得已经和她心连心。

“只要提起警察，咱就打心眼里讨厌。”女人说罢这句话，硬缠着辰吉讲钢铁厂罢工的事情。辰吉不由得结巴起来，反问女人说：

“你是不是喜欢闹事？”

“是呀，抢米风潮就挺过瘾的。九州干得怎么样？”女人情绪激昂地继续说：“我们那儿可闹翻了天。大伙手拿棍棒，撵走把门的和警察，闯进米仓里扛起米袋子就走。哼，警察在他们人多的时候，神气十足地抽出警刀砍。他们用脚踩被砍得哗哗淌血的穷人，滑溜溜地拖进派出所里。接着，该

我们这边反击了，人们扔石头驱散警察，夺回受伤的伙伴。真痛快，咱还想干！”

辰吉担心隔壁房间的警察会听见，有些放心不下。

“是呀，大都是我们的人挨了打。有对夫妇被扭送到警察局，警察说：这个崽子碍事！就把兜在母亲后背上的婴儿抢过来摔在道边。骑马的宪兵故意冲进赤手空拳的人群中间，乱踢乱踏。还有，宪兵寻欢作乐，毫无人性。他们扒光女人的衣服……用木剑捅这个地方，还问‘怎么样，尝到滋味了吧。’比这更野蛮的是，不分男女竟用火烧他们的阴毛，烧得吱吱响，真惨极了。”

辰吉有些毛骨悚然，悄悄地把手从对方的身上缩回来。

“为什么要暴动？咱讲不大清楚。只是觉得干得痛快。是的，很痛快。怎么说好呢，咱平常接待的都是些喜怒无常的警察，一点乐趣也没有。要说咱是怎么沦落到这般地步？真惨哪，还是不讲吧。不！干脆讲给你听：咱是为了吃饭才卖身的。咱的姐姐是这样，妹妹也是这样。除了身体以外，再没有可卖的了，也是逼到这个份上。咱爹说，哼，咱再没有出息，当兵还行吧！他去了满洲，再也没回来。我们姐儿三个才都落得这般下场。唉！说这些也没有用。”

女人不时地摆弄辰吉的身子，絮叨个没完。

“今天，国粹会的一帮无赖和警察一块儿来喝酒，说是杂工供应工会的头头请客。那些警察明天早上换班，嘴说要养精蓄锐，咚咚地上了二楼。无赖们喊叫这儿女人不够用，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象刚才咱说的，咱总算托辞躲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也不愿意让警察搂抱。真好，这倒可以和

你在一块儿。是的，警察和罢工团是冤家对头，你说得好！可是，不光是罢工时候，凡是警察，什么时候都是穷人的敌人！”

听到这里，辰吉虽然不准备替警察辩护，但还是插嘴说：“不该把警察定为穷人的敌人。”

“当然，警察里面也有苦出身的，可一旦当上警察，不管张三还是李四，统统都被有钱的人收买过去。嘴说站在弱者的一边，那是笑话，你在哪儿看见了？咱在这铺子借了钱，如果逃走，追咱的就是警察。”女人毫不在意地继续说。

辰吉想，那还用说。他用稍严肃的口吻说：“不还钱就逃走，警察当然要出面处置啦！”

“什么？你这个屁事不懂的家伙。就说抢米骚乱吧，米价贵，吃不上饭，老老实实地坐着，就只有等死。不甘心死，喊一声‘给咱米’，警察就来追查。看守米仓的不就是警察吗？警察不是米店雇用的吗？不是有钱人家的看门狗吗？咱想去大阪，一坐上火车和汽车，警察就会追上来，不可以说警察是受妓院老板雇用的吗？”

真是个讲话荒唐的女人，辰吉怀疑对方的神经是否正常。他认为把抓小偷、惩办打架斗殴的警察，一概说成穷人的敌人，是错误的。辰吉犹豫要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女人听，又担心女人反驳，问他怎样看待在隔壁房间玩女人的警察。于是，他闭上了嘴。转眼工夫，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无赖和警察、以不逮捕为代价勒索三百元钱的看守长，走马灯似地在眼前掠过，辰吉不知怎样说才好。

“好吧，罗唆话就说到这儿。不过，你要继续罢工，当

你和警察斗争时，想到咱的身世，格外地多砸他几石头吧！”

女人说罢，用前所未有的温情将身子挤向辰吉。这个话语偏激的女人和阿嫂一样劝我罢工，而且毫不怀疑我会继续干下去。辰吉顿时觉得对不住这个女人，这不是说他骗了女人，而是当女人说警察是穷人的敌人时，他竟认为言过其实。一想到被守卫长讹诈走的三百元钱，仿佛觉得女人在指责他“你自己就被警察勒索了，反倒说这种话！”是呀，如果这个女人不偿还往日的债款逃走，会被警察逮捕。如果自己再一次参加罢工，肯定也会被抓进拘留所。辰吉越发难以分清这个女招待和自己这个钢铁工有什么区别。所以，当女人柔声劝诱他再来一次，而且打开灯看着时，他心头一热，仿佛有什么堵在嗓眼，压低声音啜泣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

女人越发用力地搂着辰吉，发问的声音也越发甜润。辰吉只是觉得伤心难过，终于象小孩一样哇地哭出声来。

十三

辰吉从小铺走出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昨天夜里，他在这里喝多了并不习惯的酒，而后上二楼和女人睡觉。这个小铺座落在钢铁厂东通勤门前的商店街，看外表似乎很窄小，当辰吉从后门出来时，仔细打量，发现二楼还有不少的单间。

女人送辰吉走出后门。辰吉很想说，这小铺里面也有无产者，可又觉得说这句话毫无价值，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他昨天晚上把额头埋在女人的胸前啜泣时，确实清醒地想过，无论是这个女人，还是自己都是无产者。所以，也可以说现在的这种想法并非虚情假意。当他告别女人，给她钱时，心里产生一种凄惨的感觉。这并不是女人多要了钱，也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不够了。他只是按事先讲好的价码，交出四枚五角的硬币。当硬币发出声响放在对方的手掌上时，辰吉觉得自己玩弄了这个女人。昨天夜里，他三次被女人劝诱寻乐时，也曾产生了这种惨然的感觉。今天早上，他根本不想再哭，只是愈发觉得自己可怜。尽管他自我解嘲地想：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何必沮丧呢！当他给女人钱时，甚至还觉得自己毕竟比这个女招待高贵几倍，更接近于臣民的位置。可是，接着的瞬间，他又想到自己还不如这个女人。自己

是以一天六角二分的更便宜的价格为厂方雇用，而且和这个女招待一样，行动也受到监视。正是由于忍受不住这种精神的刺激，他才试图用“这里也有无产者”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空虚。然而，这种精神安慰法失败了。

女人并不明白辰吉的这种心情，她用另一只手盖在放有硬币的手掌上，当啷当啷地摇晃。

“再来呀！”

女人快活地说，当啷当啷地摇着硬币走进屋里。辰吉原地站了一会儿，是回家，还是象刚才所想的那样去周围转转，消磨时间？拿不定主意是不能起步的。不论怎样编借口，恐怕打坏储蓄箱，在哪儿睡觉的事都逃不过母亲和嫂嫂的眼睛。还是再稍微拖延点时间吧！辰吉决定去电车道那儿看看。

街里不见消防团的提灯，警察和宪兵的人数依然很多。尽管今天是星期天，马路上却几乎不见路人，只有身着制服的警察和宪兵令人畏惧地踱来踱去。如果被怀疑，抓去审查就倒霉了！辰吉尽量走在马路中间，警惕地四处观望。他甚至做好准备，如果警察过来盘问，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和你在同一个小铺的二楼睡觉啦！”

突然，他看见有一个人紧贴电线杆，站在阴影里，不由一惊。干什么呢？象在躲避警察和宪兵。辰吉没有停下脚步，他一边注意周围的动静，一边继续往前走。可是，又接连看到垃圾箱的暗处有一个人，广告板后面有两个人。是工友会的人吗？在这多事的时候路过这种地方，辰吉不由身子凉飕飕的。

“喂——” “噢——”

忽然，躲在暗处的人们跑出来，挥动双臂呼喊。

“噢——” “喂——”

呼喊的人眼见增多，都跑到电车道的中央。几乎都是身穿没有标记的短上衣，汇在一起大约五十多人。

我们也要改善待遇

河内水库工程全体朝鲜人

穿着脏衣服的这伙人，鲜明地竖起一面白旗，似乎为了炫耀旗上的大字，用力地左右摇晃。他们事先可能经过训练，排成非常整齐的队列，以旗为先导，“嘿哟，嘿哟”地叫喊着跑起步来。将近十名警察和宪兵立即赶过来，可是没有下手。随后，看热闹的人比警察和宪兵还要迅速地围上来，眼瞅着形成了一堵人墙。或许这些看热闹的人事先有所耳闻，才一下子集聚了这么多的吧！大家神情紧张，都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你瞧，都是朝鲜人，真冒失！”

象是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在辰吉身旁呆板地说。

“看，了不起，连旗都打出来了！”

“真不知天高地厚！”

人们嘁嘁喳喳地议论着。由于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辰吉有些目瞪口呆，暗自叫好：“了不起！”

“傻瓜，快跑！”

一个人轻声喊。旁边有人搭话说：

“就是特意在警察局的眼皮底下示威嘛！”

八幡警察总部派来的一支警察队伍飞奔而来。他们的对手不过是一伙朝鲜人，如果说有武器的话，只有一根举旗用的竹竿。示威队伍丝毫不乱，仍然“嘿哟嘿哟”地呼喊。

要是和带警刀的警察正面冲突，他们肯定得溃散。辰吉心里想着，目不转睛地瞅着。两支队伍相遇了，即便这时，举旗的队伍也没有一个人逃跑，岂但如此，如同辰吉他们在高小二年级运动会上表演夺旗比赛时的防守一方那样，在旗的四周围成圆圈，所有的人都相互紧紧挽起臂膀。

“进攻！”

听到命令，警察向穿短上衣的圆圈冲去。大概是穿着大衣行动笨拙吧，冲撞没有奏效。于是，他们抡起拳头殴打防守一方“队员”的脸，捣他们的小腹。辰吉心想“犯规啦！”可是，这并非是夺旗比赛，即使犯规也算不了什么。警察鼓足劲，狠命地抡拳头。防守一方仍然循规守矩，咬紧牙关竭力加固圆队形。

有人流鼻血了，有人昏倒了，最外面的一层渐渐开始松散。蒙脸捂肚子的手被警察拧到身后，带上了手铐。接着，圆圈逐渐缩小，旗帜终于倒下，被警察的皮鞋踩在脚下。

“这帮坏蛋！”

辰吉满腔愤怒地低声咒骂，啐口唾沫。虽然朝鲜人被反剪双手戴上手铐，根本不能抵抗，警察还是把他们摔翻在地，用脚踢，用手薅头发。

“怎么不跑呢？”

辰吉喃喃着。按理说，一开始就会完全预料到这种结局。尽管知道，却仍然举着旗，坚持到最后一个人。朝鲜人

多愚蠢啊！但是，当辰吉发现在看热闹的人的面前，被打得满地打滚的朝鲜人，没有一人求饶时，不由得胸口一阵发闷。

正如示威队伍的旗上写的那样，这五十个人是在钢铁厂的河内水库工地干活的朝鲜人。河内，就是辰吉家所在的村落。如果在那儿的两山之间的山涧修堤筑坝，可以形成非常好的人工湖。钢铁厂在一年以前着手修建水库。现阶段先铺设运送物资的道路，眼下正是修筑宽窄能够通过载重汽车的公路工程最紧张的时候。辰吉的家在山麓的高处，不能挨淹，小学校和相当一部分农户却不得不搬迁。现在，辰吉从河内上班，要绕过山麓走分水岭低处的道，不经过公路工地。站在分水岭远远望去，看得见如同蚂蚁一样艰辛搬运泥土和砂石的杂工。他们多半是朝鲜人，住在鸡窝一样简陋、非常狭窄的工棚里。

河内水库工期需要八年。据说，首先动工的公路工程是最艰巨的项目。辰吉曾经想过，的确，除朝鲜人外，谁也不会干这种活。钢铁厂明文规定：厂内杂工干比工人更脏的活；朝鲜人干比杂工更繁重的活。即使辰吉没有亲眼看见，也可以显而易见地想象出河内水库工程的活儿多么繁重；也能充分地想到，他们的工资多么微薄。不过，辰吉从未对此表示过一丝同情。哪怕是无意中流露出同情的情绪，也肯定会被工友们奚落说：“你是高丽的亲戚吧！”

今天，辰吉亲眼看见了反剪双手、戴着手铐，被踢得满地打滚的朝鲜人。他没象警察那样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也不象看热闹的大部分人那样发出“看，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活该”之类的咒骂。辰吉曾经和伙伴们一道捉弄过朝

鲜人杂工，让他磕头求饶，借以取乐。他对朝鲜人抱有偏见，认为只要恐吓，他们就肯定不断地磕头告饶。今天，面对宁死不屈的五十名朝鲜人，他的成见崩溃了，不禁一阵心虚。

既然这五十名朝鲜人敢于示威游行，就必然料到这般结局。就是日本工人搞示威也要被逮捕，被捕后，再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却依然举起旗帜走上大街。辰吉一边想，一边观察周围那些瞅朝鲜人被警察拖走的痛苦姿势，而开心嬉笑的看热闹人的脸。他祈祷着，但愿自己也能和这些看热闹的人一样，无所顾忌地笑着，但他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安慰自己说：朝鲜人不算人，有了日本人的保护，他们才好歹活下来。可又一想，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看热闹的人还不如朝鲜人！难道看热闹的人是什么是非也不想招惹吗？他们肯定是在期待有人干一场使他们也大为痛快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当知道那些躲在电线杆暗处，藏身于垃圾箱后的朝鲜人发出暗号，跑出来示威时，看热闹的人比警察还要快地集聚起来。不！不包括我，我只不过是路过这儿。这时，仿佛有一个声音喝道：“辰吉，你还有脸说呢，你不是喝酒、搂女人，在早晨才回来的吗？”辰吉吃不住劲了，他申斥自己：“少想那些没有用的事吧，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自己，还是这些看热闹的人，决不会不如朝鲜人。特别是自己，不是一听到罢工信号，就勇敢地冲向总管理处了吗？而眼前的这些朝鲜人看见我们为要求改善待遇搞罢工，也想沾点便宜，才死皮赖脸地跟着干。是呀，心甘情愿地积极参加罢工的朝鲜人是没有的。现在，你瞧，旗被踩在脚下，人可怜巴巴地被拖进了拘留所。这回你们尝到滋味

了吧，朝鲜小子们……”

紧接着的一瞬间，辰吉仿佛被什么打得晕头转向，眼前一片漆黑：用三百元钱赎身而没进拘留所的自己与明明知道会进拘留所的举旗的人们相比，毫不同情地报之以冷笑、昨晚还搂女人的自己与坚贞不屈而被抓进拘留所的人们相比，谁是谁非？他想自我辩解：“不错，这是事实。可是，朝鲜人只不过是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随声附和罢了。”这种辩解也根本解救不了辰吉，他觉得头部又受到沉重一击，眼前又是模糊一片。他回忆起罢工头一天在中心锅炉车间见到的金泳文，耳畔响起他的声音：

“我的饭碗是要砸的。那也没啥，反正我拉汽笛了，拉响了！”

与罢工的头两天相比，辰吉象突然得了脚气病，这几天回家时，双脚分外沉重。从工厂到他家，要不停地爬慢坡。每当打了一宿夜班，连续干三十六个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必须休息几次，有时竟在途中睡过去。今天，辰吉的双腿，比起干活累得筋疲力竭后回来时，还要沉重一两倍。和白胖的大阪口音的女人睡觉这件事如果被母亲和嫂嫂察觉了的话……没关系，算不了什么。你怎么说怎么骂，我也不生气，只能告两句饶，把脑袋磕在地面上哭喊几声，因为我比不上那些朝鲜人。辰吉呆呆地思忖着，向前挪动沉重的双脚。

“辰吉，你要对得起被讹走的三百块钱，坚持罢工！”

“不！嫂嫂，我不想干了，干也是那么回事儿。”辰吉耷拉着脑袋，摇摇晃晃推门进入土间。

“辰吉，你上哪儿去了？妈多惦念哪！昨天我都想去小仓神社求大师保佑呢！”

母亲如同嫂嫂昨天那样，坐在门坎上。她起身接着辰吉：“孩子，只有你才能跟妈相依为命，别学君代，要永远照看妈妈哟！”

“嫂嫂怎么了？”辰吉极力排除不祥的预感，推开母亲喊：“她不在家吗？嫂嫂到哪儿去了？”

“走了，今天早上回娘家了。”

“什么，嫂嫂回娘家了？”这是辰吉承受的第几次打击呀，他狠命敲打自己的太阳穴。“糊涂妈妈，你去追了吗？是你撵走的呀！”

“糊涂妈妈？辰吉……”母亲伏在土间的门框上痛哭道：“连辰吉都说这种话，和那个、那个一点也不听话的女人一个样。”

“三百元钱怎么办了？三百元钱给她了吗？”

“君代说，三百元钱没什么可惜，别的东西也都不要，只是后悔看错了小辰。说完就走了。辰吉，我回答说，就是把房子、铺的盖的都卖光，也凑齐三百元钱还给她！”

“‘看错了小辰’，别的什么也没说吗？”

“别的什么也没说。昨天夜里，她发疯似地又哭又喊，天刚亮就跑出去了。”

“是吗？原来是这样。”

辰吉死死把住门框，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这样下去会发疯的。

“嫂嫂……”辰吉觉得脑袋里面象开了锅，“什么话也

没给我留下来吗？”

他从铺席上跳起来，跑进自己的房间。没写什么留下来吗？没留下意味着什么的東西吗？什么也没有。好吧，去嫂嫂的房间！辰吉从四个半铺席的房间跑进六铺席大小的屋子。是不是在壁橱的行李里？在镶着哥哥照片的镜框的背面？仍然什么也没有。不会这样，嫂嫂不会不对我说些什么就离开家。如果嫂嫂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小辰，加油干哪！”我还干吗？明知道进拘留所还搞罢工吗？可是，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呀！不想这些吧，什么没留下来也并不奇怪，嫂嫂不是已经明确说看错我了吗？如果果真留下纸条，写着“小辰，加油干”，我干吗？能干吗？啊，嫂嫂不在了，火车已经到达她下车的車站了吧。她当然把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留下纸条，写着“小辰，加油干，为你哥报仇”不！写的是：“牛马一样被驱使的可怜的小辰，累得回家只是昏睡的小辰，火炙伤痕一片片的小辰，你要把罢工一直持续到能够过上真正是人过的生活那天为止，小辰！”嫂嫂，你真的想到我的事情了吗？当你知道我不只是为了哥哥而罢工时，你还赞成罢工吗？如果嫂嫂果真想到了这些，并且想告诉我什么的话，自然会留下什么话。好，再寻找一遍！可是，在寻找之前先确定下来，如果嫂嫂果真留下了什么，我还继续干吗？明知道象那些朝鲜人那样，将被抓进拘留所，干还是不干？能干吗？能干吗？

“干！”

辰吉吼叫一声，不再犹豫：“从现在开始干！”

他找遍嫂嫂房间的每个角落，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翻个底朝上，接着再次到嫂嫂的房间仔细搜寻，也不知翻腾了多长时间。他朝斜眼瞅他的母亲咆哮，甚至把嫂嫂留下来的内衣都抖落开，看里面是不是夹着信封？是不是夹着一张纸片？上面是不是写着“小辰，加油干”？他拼命地找啊找。

“没有。”

辰吉摊开双手，好象跳到水里一样，根本不想用腿来支撑倒下来的上身，扑通一声瘫倒在乱七八糟的屋地中间。

十四

“阿辰，你怎么了？”带工友会会徽的那个工人看见辰吉走进休息室，立即迎上来亲昵地捶打他的后脊梁说：“从九号到十一号你一直没露面，大伙都认定你被抓走了呢！”

“真的，你干啥去了？”

“我们还想上河内你家，打听你的下落哪！”

十来个人把辰吉围在中间，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稍微……”辰吉咬着手指甲，支支吾吾地说：“嗯，稍微有点感冒。”

辰吉顿时后悔今天晚上也不该来上班。自打嫂嫂离家的那天开始，一直到昨天——十一日，他一直钻在被窝里没出来。说感冒也并非完全是撒谎，脑袋的确沉甸甸的，连身都懒得翻。九日，母亲不知从哪儿传来消息，告诉辰吉说：

“钢铁厂完全平静下来了，又开工了！”可是辰吉懒得上夜班，母亲也不想催促他。十日星期二，他又不打算出勤，十一日仍然没钻出被窝。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三天里系统地考虑了一些问题，只不过是虚度时光。到了十二日，他实在躺不住了，听母亲说宪兵队已经撤走，警察也只剩下一半，就想上班看看。这样，在晚上六点，辰吉不情愿地走进工厂大门，故意悠悠晃晃地走向钢轨车间，一到车间就被众人围了

起来。

“好吧，等到吃饭的时候再详细唠！”带会徽的工人（不，他已经换了工作服，现在没有带会徽）离开辰吉，向车间的一头走去。

“喂，东西掉了！”有人朝辰吉喊。辰吉装作没听见，急匆匆地走向存放工作服的衣箱。现在是换班时间，车间的轧钢机都停下来，等候工人交接班。正当辰吉麻利地换好衣服，掸去木屐上落满的灰尘时，刚才呼喊的那个工人拍打他的肩头说：

“拿去，给你的。”

说着，他迅速地把一个小纸包塞到辰吉的手里。什么玩意儿，这么纸包纸裹的？辰吉不放心地看着手心的小纸包。那个工人转身走了。辰吉放心不下，想打开瞧瞧。这是一个用手纸细心包裹的纸包。

“什么玩意这么珍贵。”

辰吉一边打纸包，一边焦躁地说。已经剥到大姆指大小了，还是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此时，他总算体会到了猴子剥蕃头，越心焦如火越一层层剥个没完时的心情。好容易看清楚纸包里面的东西，不由得腆起胸膛：那是一枚写有“工”字的日本工友会会徽。

辰吉把工友会会徽放进制服衬里的兜里，干起活来还是放心不下。给这枚会徽，就意味着已经正式承认自己加入工友会了吧！想到自己如今是罢工团主力的日本工友会的会员，辰吉握着铁钳的手更加有力。让这枚会徽就这么放在衣

袋里吧！如果被看守和守卫发现，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罢工，还是不想进拘留所呢？想到这儿，辰吉觉得应该回休息室去，把会徽藏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可是，从初轧车间接连不断送来的钢坯，牵制他不能离开轧钢机一步。

干了一会儿，辰吉已是汗流浹背。来工厂时，皿仓山上寒风凛冽刺骨，冻得他身子有些僵硬。现在反倒周身冒火，热得喘不过气来。当然，这也有钢坯从加热炉里出来，就被轧制成钢轨，一直散发热量的原因。即使在寒冬腊月翻转根本没有热量的轧件，轧钢工也是汗如雨下。辰吉通过现场操作的实践，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招募工人考试时，要粗暴地让人用两只手腕吊着重物奔跑。干轧钢活时，需要四个人手拿铁钳，依照杠杆原理翻转四吨重的轧件。在跑的中途，只要稍一气馁，就会前功尽弃。在操作中，如果轧钢工偶而疏忽，轧件就不转个而折回来，形成不伦不类的形状，或者中途转换方向，向轧钢工脚下袭来，造成重大伤亡。所以，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连续地紧张操作。正因为这样，轧钢工在夏天都瘦得可怜，不仅轧件沉重，而且轧件本身的一千几百度高热，也在折磨着他们。

一会儿，作业告一段落，大家坐在轧钢机工作台旁边的草席上休息。不把工友会会徽藏起来，也没啥关系吧！辰吉心里还在惦念着。只要坐下，就好一阵子站不起身，腰酸，周身的每一个关节都阵阵钝痛。他不准备去休息室了，心想再过一会儿也没有关系。

“阿辰，难道你就这样退缩了？”

一股烟草味飘过，有人在旁边搭话。是说我吗？辰吉伴

作没听见。

“这次罢工，工友会能这么善罢甘休？”

“啊？”

辰吉这才把脸转过去。他本想装作没听见，但仔细考虑，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即使心想认真回答，也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应答一声，想坦率地说自己也不大清楚。不知为什么，却又作出一副心中有数表情了。要知道，对方是打听工友会的态度，既然我接受了工友会的会徽，就理应解答清楚。工友会到底怎么样了，会长和副会长等大小干部不都被抓走了吗？

“工友会的主要领导人全都不在了。”辰吉竭力作出一副严峻的面孔，又接着说：

“唉，浅原会长和西田副会长不出狱是不行啊！”

“要是那样，罢工就算完了。”

“不，也不能那么说！”

“事情不是明摆着吗？警察肯定不会马上释放浅原和西田。”

“那倒是……”辰吉心乱如麻。他蓦地想起会徽，是谁还在发会徽？便说：“工友会不会沉默吧！”

“真叫人琢磨不透，你说干脆点呀？”

看来对方不再指望辰吉了，把身子扭向一边。辰吉难以忍受这种屈辱。他自我安慰地想，也难怪人家失望，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无能为力啊！辰吉“唉”地长叹一声，想去解个手。刚站起身，和他靠背坐着的一个轧钢工抓住他的手腕，又拽他坐下来。

“辰吉，你歇了三天，可能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吧？”说着，他一屁股挤进辰吉和另外一个人的中间。他接着说：

“应该知道些天下大事，看报纸大体上也能看出些眉目。”

“脑袋疼，根本看不进去。”

“那就算了。也有报纸上没有登载的事情。在咱们钢轨车间，工友会的会员也在不断地增加哩！”

“工友会壮大了？”辰吉不相信似地追问：“是同志会吧？”

“傻瓜！”

对方吃吃地笑了，辰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么，同志会呢？”

“谁都不相信那个玩意儿是咱们工人自己的组织。”听见这话，辰吉默不作声。他想，就连这个平日满嘴女人的轧钢工，今天也热情洋溢地讲起与女人毫不相干的话来。自己钻进被窝这三天的变化，简直象三个月一样。

“工友会临时会长，是个了不起的人。”

“工友会又有会长了？”

“叫加藤勘十，是浅原健三在东京的朋友，东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今年以来，先后四次参加了劳资斗争呢！他是浅原的哥哥矿三郎打电报找来的。矿三郎现在正在东京，到帝国议会找白仁长官。是的，斗争刚刚开始！”

二月七日，厂方向全体职工分发了钢铁厂长官答复请愿书的谕告，职工同志会举行了成立大会，工友会的干部在这一天全部被捕。但是，浅原健三会长的哥哥矿三郎组织了第

二套领导班子，决定为实现提出的要求继续罢工。同时，他立即给浅原健三的朋友加藤勘十发电，又向友爱会八幡支部呼吁：“目前，不应该只着眼于琐碎的分歧，而应该在寻求共同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统一步调，加强团结。”当天午后，友爱会设立了大日本劳动同盟友爱会九州办事处，与钢铁厂的次长联系，提出从中斡旋。厂方却拒绝第三者介入。于是，友爱会立即决定和工友会携手合作。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福冈县粕屋镇的矿工协会也派出理事长和干部赶来声援，工友会、友爱会和矿工协会决心协同罢工。三个团体起草了“释放被捕者请愿书”，又在九日发表如下声明：

“此次钢铁厂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完全合理，是改善生活的痛切呼声，必须贯彻执行。为此，三团体团结一致，要求面见白仁长官，以求得确切答复。倘若长官答复不彻底，宁可惊动目前正在举行的帝国议会，也决不善罢甘休。”

接着，工友会的浅原矿三郎会同友爱会和矿工协会等组织的代表，为面见白仁长官，启程去东京。

十日深夜，接到邀请电的加藤勘十来到八幡，和去东京的浅原矿三郎等人走了两岔。加藤立即赶到工友会办公室，听取斗争经过的介绍。在第二天即十一日的工友会执行委员会上，他被推举为临时会长，正式就任。随后，加藤会见福冈县警察局长说：“鉴于工友会会长浅原健三被捕，出于友谊，我做为他的代理人，为处理工友会的有关事宜，前来八幡。在刚刚结束的执委会上，由现有的该会委员选为临时会长。今后，为圆满完成任务，想奔走一段时间。”加藤要求警察局长协助他会见钢铁厂代表，以便交涉。

警察局长问道：“钢铁厂的方针是拒绝第三者介入本次争议。你又是以东京每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又是以个人的名义，又是做为工友会的临时会长，口口声声为钢铁厂全体工人服务。你的身份如此之多，究竟是哪个为真？”加藤回答：“无论以什么身份，我都无条件地站在工人的一边。”警察局长拒绝道：“根据以上介绍，本局长拒绝把你引见给钢铁厂的代表。”

县警察局长把会见加藤勤十的详细经过，誊写印刷后分发给新闻记者，又在篇末附记：“根据以上问答，足以断定此人不具备调停劳资争议之资格，并且缺乏远见卓识，只不过是个混饭吃的人。”

听说戴有东京每日新闻袖章的加藤勤十在四处奔走，很多工人对他寄予比对浅原健三还要高的信赖。由于指望赴京代表能带来消息，以及相信工友会临时会长加藤勤十能和钢铁厂次长谈判成功，参加工友会的人日渐增多。

初轧车间一时没把钢坯送来，辰吉他们便坐在草席上谈了这些。辰吉只是竖耳静听曾经相当细腻地向他讲述女人生理的那名轧钢工介绍争议经过，这人今天讲话，比起他讲淫秽话的口才来，显得非常笨拙。

正当众人讲得兴致勃勃，一群宪兵和警察闯进车间，站在轧钢机旁。

“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着干活？”

领头的宪兵一喊，正在轧钢机工作台上打盹的轧钢班长跃身而起，连忙顺着台阶下来，连赔不是：

“实在对不起，现在热度还不够。”

他羞怯地搓搓手，又指着初轧车间讨好地解释说：“初轧车间如果不把钢坯均热，就不能轧制，非得达到需要的热度不可。钢轨车间是加工经过轧制的钢坯，初轧车间不动弹，钢轨车间就毫无办法。”

“少废话！”

领头的宪兵大喝一声，班长不再鞠躬，朝初轧车间跑去。辰吉斜眼看着，心中嘟哝：这个宪兵简直象在创业纪念日来参观热闹的人一样，连停轧的原因都不懂就发号施令。或许这些人是想看怎样轧铁轨，才威风凛凛地到车间来的吧！更可笑的是吓得点头哈腰的轧钢班长，辰吉他们暗中叫他“半拉下巴班长”，他是由轧钢工提升的，平日总板着脸孔。宪兵一吆喝，他就颠颠地跑向初轧车间。辰吉心中琢磨，待到宪兵们走后，一定拍打肚皮嗤笑这个“半拉下巴”。

“喂，别休息了，现在开始吃饭！”

“半拉下巴班长”跑回来大声宣布。由于在工作时间都不带怀表，谁也不知道准确时间，估计从开始干活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半点呢，还得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平时都是十二点以后吃饭。今天才七点半就强迫工人端起饭盒，真不讲理！辰吉扫了扫周围，但是，根本没有谁想站出来反驳。

“好吧，要珍惜时间，浪费时间以怠工治罪！”领头的宪兵答应说。“有其他的可疑情况吗？”

“回您的话，没有！”

班长毕恭毕敬地站着回答。

“好的，发现有可疑现象，立即报告！”

宪兵和警察扬长而去。

“喂，怎么不敲钟开饭呢？”

“半拉下巴班长”铁青的面孔越发阴森可怕，现在轮到他向组长发泄余愤了。

辰吉打开饭盒，只动了几筷子就将盒盖盖上。他本来是个吃多少遍饭也不打怵的人，可今天，在五点之前离家时，本来已经饱饱地吃了一顿，两个半小时以后的现在，又让他吃饭，实在难以下咽。只有在吃饭的这三十分钟才可以到休息室，剩下四次，每次十五分钟的小休息，只能在现场的草席上就地喘喘气儿。这样，剩下那九个小时只能连续干活了，真担心肚子不答应。眼下，辰吉实在没有心思再吃。他把饭盒放进衣箱，心想：人说的挥泪诀别，大概就是指这种场合吧。

“‘半拉下巴班长’胡说些什么？”

辰吉噘起嘴巴发牢骚，他估计肯定会有人响应。然而，听者只是嘿嘿一笑。想到这笑声无疑是在奚落自己，辰吉又同往常一样，顿时火冒三丈。他好容易克制住自己，没回敬一句“哪块儿可笑”。不过，还是没忘了愤愤地强调一句：“要是在罢工以前，我决不饶你！”

“喂，回去带吗？”

给辰吉工友会会徽的那个工人朝他走来。辰吉没有吭声，依然低着头。如果现在带会徽，无疑事情会闹大：守卫长向警察报告说，辰吉果然是过激的工友会会员，这样，三百元钱的效力就此告终，今后肯定是要进拘留所的。

“是呀，把它带在制服领子上，就不能随便上街行走，说不定还要受到国粹会的殴打。那帮小子把工友会看做眼中钉哩。”

被人这么一抢白，辰吉真想反驳说：“胡说，我才不怕国粹会呢！”但是，看着对方那笑吟吟的脸，辰吉仿佛悟出他是在说，阿辰这小子头脑简单，激他一下，他就会冲动，立即带上会徽。于是，辰吉拼命克制自己，心里嘀咕：“我才不上当呢。”

“算了，不带也可以，只要干应该干的事就行。”

出乎意料，对方的态度宽宏大量，不想就会徽的事情继续追问。辰吉却觉得那人象哄小孩似地对待自己。他真想大声表白：“国粹会算什么，我只不过有些棘手的事儿，不想让守卫长看见工友会的会徽是了。”辰吉心里明白，惧怕国粹会也好，提防守卫长也好，在胆怯这一点上，两者都是一样的。反正现在无论怎么想，都觉得心中有愧。辰吉巴望这个人快点走开，别让他再花费脑筋考虑那些多余的事。

谁知眼前的这个人又爽朗地说：

“嗯，加入工友会就对了，坚决干，一直干到达到目的为止！”

“可是……”辰吉一边挂虑衣箱里面的会徽，一边说：

“听说工友会想结束罢工，就连你现在都上班了。”

“这个……”

对方支支吾吾，辰吉事先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他想回避吗？顿时，钻进被窝三天没上班的辰吉，反倒有了相当奇验的战术似的，逞能地说：

“当然，罢工并不是非得不在工厂，即使在厂里啥活不干，也叫罢工。可是来到厂里还干活，只是嘴上说说牢骚话，能顶什么用？”

自己竟然讲出了这番透彻的理论，情绪越发激动，他进一步发挥说：

“我记得是你识破骗局说，把八号做为有薪休息日，是企图削弱工人的斗志。”

“是的，我是那样说的，现在也那么想。”

“那么，为什么要干活呢？且不说别人，你是为什么呢？”

“这么说我，我真没有脸了。”

对方低下头，确实是一副没脸见人的样子。

钢铁厂公布八日星期天休息，全体不上班，工资照发，只是高炉的有关保全人员以双倍工资出勤。这个有薪休息日在削弱工人斗志方面确实起了相当大的腐蚀作用。在钢铁厂，除主要车间外，每月休息两天。虽然这是厂方指定的，却不发工资。评定奖金时，这两天不算旷工，这就算是钢铁厂的一点恩典了吧。大部分工人都盼望这两天的到来。

在向长官提交的请愿书中曾经提到：“每人一律发日薪百分之三十的奖金。废除往日缺勤三天以上扣发全月奖金之规定，改为按实际缺勤天数扣发。”就是说，以前如果缺勤三天以上就得不到相当于日薪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更没有在东京、大阪已经实行的年度休假之类的制度。因此，每月顶多休息两天，余下只能等待厂方指定的临时休息日。厂方在罢工最高潮的时候，宣布有薪休息，自然是下了狠心。九日，

厂方从甲班开始有步骤地强制开工，这些措施，都是利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实现的。

“阿辰，或许你要骂我，可是那天晚上，我没法号召大伙不干活，我自己也干活了。”

九日晚上，宪兵和警察来到各个车间，亮出手中的手枪和警刀。倚仗他们在场，监工和班长、组长向工人逐个发布干活命令。开始时，还有人拒不执行，警察便过来，用厂部职员替换下来，狠命地打工人耳光，就差没抽出警刀了。当工人愤怒地表示抗议时，他们又抡起拳头打，下绊子将工人摔倒在地。如果还不服从，宪兵就上来把手枪紧顶在工人的太阳穴上。虽然估计宪兵不至于勾动枪机，但是枪的威胁毕竟产生了作用，大部分人都忍受不住了。在中心锅炉车间，有人坚持抵抗，结果被警察抓进了拘留所。

“大伙一齐噢噢地起哄就好了，拉下电门不也行吗？就象前些日子晚上那样。”辰吉按捺不住，插嘴说。

“我也那样想过，可是，情况和前几天大不一样。”

虽然他的话被辰吉拦腰打断，但毫不动气，仍然伤感地对辰吉说。

大阪《朝日新闻》曾经以“罢工后因饥饿而啼哭的妻子们”、“钢铁厂卖店、市内店铺均不出售日用品”、“女人们携手前往工友会总部诉苦”等三个标题，报道了罢工期间街里出现的新情况。在八幡，过去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实行赊销，工人家庭无论生活怎么贫困，哪怕是一根萝卜也由菜店送来，记在折子上统一付钱。钢铁厂的卖店更干脆，实行了一种方便职工的购货制度：各通勤门口都设有一个“预约

箱”，工人上班时把要买东西用铅笔写在纸片上，投入箱内，卖店就将东西送到买主家里，货款从买者工资中扣除。罢工一开始，卖店就停止营业，再不送货。街里的商店也慌忙贴出“概不赊销”的告示，工人家庭的日子也就难熬了。如果拿现钱，什么样的货物都买得到，可是由于有赊销的习惯，没有几家手中有现钱。还有一些商店担心钢铁厂或许倒闭不再发薪，竟找上工人家门，催账逼债。绝大多数工人的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人们痛切感到不开工就要断炊。

“况且，你刚才也看见了，宪兵这帮家伙什么也不懂，满口胡说。热量不足，就是在生产状况良好的时候也会发生。他们竟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怠工。班长吓瘫了，讨好地宣布七点半吃午饭，穷敲那个自打建厂以来就没个准点的信号钟。打九号晚上以来，一直处于这种局面。事到如今，谁也不想发脾气了。”

原来是这样，辰吉点了点头。他觉得自己从九日开始连续休三天很是赔本，仅凭这一点，二月份的奖金一分钱也没有了。

“等待时机吧！”

辰吉抢先说。对方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默默地回到他原来的位置。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辰吉啼笑皆非地想起他说的那句话，“算了，不带也可以，只要干应该干的事就行”。可是，究竟应该干些什么呢？

十五

辰吉有个日记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记日记。确切地说，只不过是信纸装订的一个薄本。如果追本溯源，这是辰吉为了给回娘家的嫂嫂写信而买的信纸。提起笔来，他又拿不准主意写一封什么样的信，因为嫂嫂主要是由于自己的态度暧昧才回娘家的。

倘若给嫂嫂写几句“嫂嫂，你身体好吗？我也身体好”，该多败兴啊！反正早晚能措出美好的词句，而且会有给嫂嫂写信的好机会。于是辰吉便搁下笔，把信纸钉成了本。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在本上记有关罢工的事情。

二月十三日

没听见新消息。

二月十四日

据说工友会临时会长加藤勘十成功地面见了白仁长官。本来已在东京的白仁长官，为了躲避赴京的浅原矿三郎，又逃回八幡。虽然加藤勘十会见了长官，也没有谈成什么。

二月十五日

下面是从报纸上抄录的。

铃木文治在友爱会总部发表谈话：“八幡的罢工问题，不仅限于八幡一市，因为他导致各国营工厂工人倾泻胸中所有的愤懑。除已提出的要求外，我国国营制度不健全，是影响将来或更长远的国营产业的问题，友爱会当然竭尽全力进行斗争。特别是逮捕罢工干部后，出动很多警官和宪兵，以刀枪相逼，强迫工人生产。诸如此类的作法，自然万不能服从。我决心协助诸位上京委员会见农商大臣，努力实现要求，向议会质询，以唤起公众舆论，促进所有国营工厂工人之觉醒。”

今天，让我交工友会入会费和二月份会费各一角。不巧手里无钱，只得做番解释。千万不要忘记补交。

二月十六日
交两角钱。

二月十七日
买张报纸，摘抄一段：

“八幡工人代表昨于贵族院与农相长谈一小时，农相表示一定满足工人要求后，工人代表告辞。

“农相说：钢铁厂一事应全由该厂长官处理，因此，越过长官由我答辩，委实感到为难。我已充分了解诸位的要求，待白仁长官近日来京时，共同商议，才能制定出令诸位满意的处理办法。至于本人看法，工作时间问题可参照华盛顿劳动会议提出的九个半小时，并在长官的权限内适当处理。工资问题，将于本届议会上提出并列入预算，即使被否决，最终可动用大臣权限内的预算支出。但钢铁厂的工资问题，因已授权与钢铁厂长官，仍望同长官认真协商为好。”

二月十八日

加藤勘十等人在工友会诊疗所讲演，伙伴们约我去听，我说家母欠安，回家来了。

二月十九日

去东京的浅原矿三郎等代表回到八幡，据说白仁长官又去东京，又走两岔了。我十分怀疑长官是否有诚意，可能故意逃往东京。

十六

现在不用母亲摇晃，辰吉也能早早起床了。

“哎呀，已经起来啦！”表针正指向四时十分。母亲为辰吉烧好热水倒在脸盆里，说：“真行，现在就是上甲班，也不贪睡了！”

辰吉默默地接过脸盆。母亲慢慢地倒壶里的热水为他调节水温，手浸到盆里肯定会很舒服的，可他却猛地把水都泼到地上。

“怎么了？”

母亲诧异地问，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她不明白辰吉为什么发火，一时不知所措。

“太热！”辰吉把脸盆推回去，母亲强作笑容，为他对上凉水。

“好啦！”说完，辰吉把指尖浸在水里试探着，恨不得用水浇浇头。指尖有些发麻，他索性把手脖子也伸进冷水。

洗完脸，心里还是那么焦躁。平时，到上甲班的时候，还象作梦一样迷迷糊糊，甚至连吃了几碗饭都记不得。最近又一个劲儿做恶梦，睡不塌实，母亲在厨房悄悄干活的声音，也能使他从梦中惊醒。然后，不是很清醒，但也不象先头那样迷糊，收拾收拾就上班。工厂的活儿和罢工前一样忙

得要命，当然很累，但晚上还是睡不着。辰吉发现自己越来越心烦意乱。

“不吃了！”

早饭又没吃多少，母亲特意做了辰吉爱吃的加盐烤鲑鱼，不知怎么，也没激起他的食欲。

“怎么了，辰吉？”

他今天早上只盛一碗饭，吃半道就撂下筷子站起身。母亲抑止不住，哭出声来，边哭边装饭盒，泪水滴滴答答地落下。辰吉看见眼泪滴进饭里，更不想吃那个饭盒啦！他甚至恶作剧地想：要是把饭盒原封不动地拿回来，妈妈会怎样想呢？

“辰吉，你……”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君代一走，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少说废话！”

辰吉申斥完母亲，觉得还不够劲，又把装有茶水的茶碗扔进正燃烧的火炉里面，蒸气腾起炉灰，冲向母亲。

“君代是个好媳妇。”母亲呜呜咽咽地继续叨叨：“只要你乐意，什么时候让她给你当媳妇吧！”

“还不住嘴！”嘴上这样说，辰吉的心里却巴望着母亲继续讲下去。

“晚了，她不会再回来吧！”

“当然！”

“是因为我吗？”

“这你还不清楚吗？”

“唉，她是个犟脾气的女人，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到了关

键的时候，干脆不让份儿。”

“你指的是哪件事儿？”辰吉终于应声问道：讲给我听听。”

“她甚至说天皇陛下的坏话哩！”

“说天皇陛下？怎么说的？”

“一次，我说我把辰吉的父亲、我的丈夫奉献给陛下了，你的丈夫也是壮烈殉职的，同样也是奉献给陛下了。”母亲擦擦眼泪，用衣袖揉揉鼻子继续说：“她却说，陛下，陛下有什么可敬的，陛下给了我们什么？整天为陛下为陛下的，为什么陛下杀害人还心安理得？”

“嫂嫂是这么说的吗？”

“这还了得！我刚想快去找弘法大师给算算，君代却走了。”母亲的眼泪已经干了：“辰吉，让君代这么一说，妈也觉得她讲得有道理。你爸要是不战死，咱们就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说是把生命奉献给天皇陛下，他在阴曹地府，也是惦念咱们一家人的。为了让你爸在那个世界不惦念咱们，陛下究竟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哪知道。”

“唉，忘记天皇陛下的大恩大德，可了不得呀！君代今后会怎样？从她说陛下、陛下有什么可敬的那副神态就看出来了。”母亲又揉揉鼻子，接着说：

“我问过大师了，辰吉，你可别生气。大师说，‘把你儿媳妇嫁给二小子吧！’我想，我要是问天皇陛下，或许陛下也会这样说吧！”

“少说没用的话，陛下又不是算卦的。”辰吉发现自

已在说这句话时，措词并不恭敬。

“大师是不会说错的。可是……”母亲的脸在发烧。

“陛下要是也能想到咱们的事，他一定会比大师更惦念咱们娘儿俩。”

辰吉嫌母亲罗唆个没完：

“嗯，告诉你吧……”辰吉一边站起身一边说：“你遭报应了，咱家是不会有好日子的！”

“遭报应？”

“爸爸没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战死前，他可能想的是亲……亲人，喊了你的名字……把天皇陛下万岁忘到脑后啦！”

“真的？这是造谣吧！”

“恐怕哥哥也是喊君代的名字死的。本来就没有那个信仰嘛，现在你再抱怨也没有用！”看见母亲吃惊的样子，辰吉很痛快。“我说的是真话，没有人壮烈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般都是喊亲妈。”

“喊自己的妈？”

“是的，可也不都那么千篇一律。”

“是喊亲妈？”

“当然，壮烈地喊天皇陛下万岁的人，在世上没有几个！”

“辰吉，怎么可以喊妈呢？简直是开玩笑。难道你是说喊天皇陛下万岁都是假的？”

“是呀……”辰吉低下头说：“是这样！临死的时候，没有人喊天皇陛下万岁。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工人都是被

压在最底层。你想想，现在闹腾的普选运动，要求工人也能当选，可首相却宣布工人没有选举权。”

话题突然转到普选，辰吉暗自高兴：我这方面的知识挺多呢，是可以吹嘘一通。母亲却还是纠缠着原来的话题，不住嘴地喃喃：“你是说喊妈？”

“哼，和老太婆讲形势，白费劲。”

“君代现在怎么样了，不回来吗？”母亲举目向远处瞅去。“她大概还惦记着罢工吧！”

“不知道。”

“不，她是惦念你呀！她说，‘人死了就算了，再懊悔也没用。不过，千万不能让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走那条路。我真担心辰吉啊！’君代确实是个好媳妇。”

“到现在这时候，讲那些有啥用。”

“是呀，君代讲得有道理。说这种话，你或许又会撇嘴，君代确实比天皇陛下更挂念你呢。”

“别说了！”辰吉挥起右胳膊喊：“说这种话，真该遭报应！”

说来也怪，无论是脾气古怪的母亲，还是性格暴躁的辰吉，娘儿俩都感到两人的立场好象迅速地接近了。

从清晨开始，母子二人如同喝醉酒的酒友，莫名其妙地唠起来。辰吉感到自己的思想越发混乱，即使没有这番议论，每天也都是一阵阵耳鸣，脑袋晕晕乎乎的。由于谈到了陛下，今天头沉得更加厉害。

上班的路上，辰吉抱怨说：“是陛下害得我脑袋这么难

受。”他一直没忘给守卫长三百元钱而没被逮捕的这件事。实际上，他和母亲心里一直不踏实，每天都在焦躁中度过。究竟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安然入睡呢？得等到罢工告一段落吧！辰吉始终没忘和嫂嫂说好的记着三百元钱、罢工到底的诺言，可一想到要被捕，又觉得母亲说得也对，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眼下，关键的问题是还实践不实践向嫂嫂许下的诺言。然而，即使想罢工，要实践这番诺言，现在又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那个给我工友会会徽的人不是和我一样，也默不作声吗？如果他给我提意见，我倒可以回敬他是：乌鸦落到了猪身上哩！

想到这儿，辰吉仿佛脑袋里射进了一丝光亮。我虽然这几天躺在家里，但没有出卖大家。是的，这是事实。与其说三天没干活，莫不如说消极地搞了三天罢工！我要重新做起。他一边走一边竭力使大脑冷静下来，然而，仿佛有口巨钟在他的头顶发出轰鸣，脑袋又嗡的一声。

“天皇陛下算什么……”虽说只是一闪念，辰吉却觉得好象有什么人在命令他磕头请罪。他条件反射似地举起提灯察看地面：重霜盖满山路，白茫茫的，象是铺上了绒毯，倒挺适合磕头。

“天皇陛下……”辰吉没有请罪，他大步疾走，接着一阵小跑。就是陛下害得我头昏脑胀。三百元钱的问题今后可以解决，没有什么懊悔，陛下的问题却是我思想混乱的根源。陛下是我的什么人？以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罢工开始，也没有产生过怀疑。人们总是说：在日本人中，不！在世界所有人中陛下是最杰出的伟人，甚至是：

神仙转世。真的是这样倒也好，我现在就不必烦恼了。问题却并非那么简单。陛下是什么人？搞罢工是不是违背陛下的意愿？守卫长说，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父亲和在线材车间殉职的哥哥，都是为了陛下而英勇牺牲的，还好一番夸奖。然后，又说这两个人的儿子和弟弟，是不应该搞罢工的。我当时怎么想的呢？急得喘不上气来，象干了件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当时也曾想到，难道我们是陛下的爱子？陛下所说的“臣民”，包括我们工人吗？

在车间里，刚一听说战死的士兵几乎没有一个人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大多是喊自己妈妈时，我还感到羞耻。难道父亲也是那样吗？他在钢铁厂当的兵。上战场不久就送了命。他是喊什么死去的呢？我现在渴望知道这些，想确切知道。不过，即使父亲喊了天皇陛下万岁，和父亲同样出身于工人的众多士兵，也有可能呼叫其他人的名字。父亲上战场时说了些什么？是说为国家、为天皇陛下而去作战吧！不仅仅是父亲，所有的士兵都这么说。临死却不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和天皇陛下万岁，而是喊亲人的名字，这多没气派呀！

不用说，父亲是为国家为陛下去战斗，是为了我们日本人去打仗。父亲战死了，日俄战争胜利了，天皇陛下该多高兴啊，他理应衷心感谢为他献出性命的士兵。可是我们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不，我不了解所有日本人的情况，就说我家吧，虽然我们是与世界大国并驾齐驱的一流国家的日本人，我家过的又是什么日子？能吃上咸鲑鱼就觉得是奢侈生活了。干四个月好不容易才攒下两元钱，勉强够搂抱那个白胖女招待的花销。这是为什么？父亲的死，给我们家

带来了什么？

“不要再想了！”仿佛又有什么人喝令辰吉停止思索。我在想些什么？还是不要涉及那些深奥的理论吧！好吧，再回过头来：明明知道违背天皇陛下的意愿，可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罢工？因为我们工人不是臣民。流血流汗地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才勉强混饱肚子，难道这就是大日本帝国臣民过的日子？所以，我们正是为能过上接近于臣民的生活而罢工。真的这样想吗？不骗人吗？是的，不是谎话，不要花招，绝对没有！工人不是臣民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战场上不喊天皇陛下万岁。或许那些工人出身的士兵在生命垂危时，曾经想喊天皇陛下，但又有些拘谨，才喊了亲人名字吧！

辰吉决心不再思考，如果继续想下去，脑袋肯定要炸裂。算了吧！反正怎么也搞不清楚。现在只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工人真的不是臣民吗？我们先不说陛下是不是这样认为，大臣们又是怎么想的。是的，没有错！从没有选举权这一点来分析就一清二楚了。是啊，就象那个白胖的大阪口音的女人说的那样：厂方被我们的罢工气得火冒三丈，请来警察和宪兵。警察抽出军刀，宪兵拔出手枪，那帮家伙确实是站在有钱的人一边。确切地说，和我们是敌我关系。我赞同大阪口音女人的这番话。问题不单单限于这些呀……”

辰吉暗暗安抚自己怦怦剧跳的心房：别害怕，只不过是想想而已。说出嘴或许要被判为不敬罪，在脑袋里面想，警察是不会知道的。宪兵、警察、国粹会……凡是和罢工有关连的这些家伙的面目都很清楚，都可以把他们归结为是工人的敌人。问题是宪兵根据谁的命令出动，他们为谁卖力？不言

而喻，是为天皇陛下。那么，借用大阪口音的那个女人的话（注意，这不是我说的话，只不过是引用女招待的话，并非是我的过错），用她的话说：天皇陛下是穷人的敌人！是工人的敌人！

“必须磕头请罪！”仿佛又有个声音命令道。辰吉却使劲摇头，背过身去。宪兵和警察是受厂方的邀请，自然是在治安警察法的范围内行动；逮捕工友会干部，用枪逼迫工人干活，殴打、蹂躏要求最低限度改善待遇的朝鲜人，这就是法律。法律是约束谁的？不用说，是用来约束国民；法律是谁批准的？当然是天皇陛下。那么，现在折磨我们的根源……算了！辰吉，你的脑袋发昏了，还是象过去那样当安分守己的辰吉吧！“安分守己的辰吉？”辰吉向仿佛真有的命令自己的声音发出反问。是的，做个安分守己的辰吉，变成不再追究天皇陛下真面目的辰吉吧！

啊，脑袋要炸裂了。辰吉盼望早一点到工厂，可以说，那里没有考虑问题的余地，只能是被轧钢机急赶猛追，一刻不闲地干活，根本没时间考虑这些危险的问题。

过通勤门时，辰吉被守卫长叫住了。从给他三百元钱的那天起，他们曾经打过几次照面，每次守卫长都嘿嘿一笑，稍稍举起一只手打招呼。今天，他却特意叫住了辰吉。辰吉担心是不是自己的脸上流露出早上和母亲的相互议论和走山路时出现的那股可怕的情绪。

“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吧？”

守卫长自己不大到厂内去，厂内是由看守进行巡视，守

卫只是在门口把门，在招募考试时则对工人出身作些调查。

“看来已经平稳了，警察和宪兵大部份在昨天就撤走了。听说筱原你干活挺卖力气哩！”

确实，今天早上已经没有警察把门，街里也不见消防队的提灯。辰吉心不在焉地点头，觉得罢工已经结束。忽然，他想亲自问守卫长几个问题。守卫长既然喊他站下，就说明他现在有闲空，况且他那慈祥的面容也给了辰吉问话的勇气。

“对不起，我想请教您点事情。”

“噢，问我？”

守卫长皱皱眉头，和上次让辰吉去参加职工同志会成立大会时一样，显出一副有点胆怯、好象怕周围的人看见似的奇怪的面容。虽然辰吉也想追问三百元钱的下落，但由于要问更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尽量不想使守卫长败兴。

“好吧，到守卫室里面去。”

守卫长往屋里让时，脸上闪过不安的阴影，这没逃过辰吉的眼睛。那神情多半是提防追问三百元钱的下落吧！甲班工人和固定白天班的工人陆陆续续地通过大门。伙伴们看见我和守卫长站着说话，会怎么想？看见面孔和蔼的守卫长把我让进守卫室，钢轨车间的工友会有所议论吧！不过，辰吉认为这些无碍大局，现在，他将提出一项关系重大的问题。

“守卫长先生，你真是我父亲的战友？”

“当然。”对方仍是担心追问三百元钱的表情。“一直在一起。”

“这么说，你是了解他的。”辰吉又紧逼着问：“也知道他战死当时的情况？”

“当然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作战。”

“父亲临死前也在一起？”

“当然在一起。我们发誓虽不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可是，我失约了。有人说是命运使我幸免一死，不过，或许是由于我不勇敢。那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啊！”

“父亲在战死前，说些什么？”

“这个……总归是挂念后方的亲属呗！”

“原来是这样……”辰吉一阵轻微的眩晕。“倒下去的时候呢？”

“倒下去的时候？”守卫长歪个脖子问：“是说中了子弹的时候吗？”

“嗯，是的。”

“你问这个……”守卫长猛然扬起他正烤火炉的手说：“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壮烈地战斗到最后最后一息！”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是啊，真了不起。那种壮烈牺牲，是大丈夫平生的夙愿。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学给你看看。”

“真的，壮烈地战斗到最后？”

“当然，是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真的喊天皇陛下万岁了？”

“你是怎么了，这么掘根问底的？”

看来，辰吉这种异乎寻常、咬住不放的神态，终于引起守卫长的怀疑，他本想开一句玩笑：“怎么，不该喊天皇陛下万岁吗？”但是发现辰吉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脸，就改口

说：“好了，就这些吗？”

辰吉不吱声了，他担心被进通勤门的伙伴们看见，自己先走出守卫室。

钢轨车间里只有给他会徽的那个人，如果打听的话，现在正是时候。辰吉连制服也没脱，就凑到那个人的身旁。

“你对天皇陛下是怎么想的？”

“天皇陛下？”对方突然吓了一跳：“怎么提到这件事儿？”

“这是件大事嘛！请你告诉我，你去打仗，如果中了枪弹，临咽气的时候喊什么？”

“打听这些？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件事。”

“是喊天皇陛下万岁去死呢？还是只想到家属，喊家里的什么人的名字去死？”

“这个……我也是日本人，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随你的便，请告诉我。”

“这太没有道理，首先，我并没有战死。”

“我是说如果战死的话，你准备怎么办？”

“你不要忘记，我是日本人！”

“我知道你是日本人，我是问你想喊什么？”

“那，还是喊……”

“是喊天皇陛下万岁吗？”

“……”

“你想喊什么？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辰吉终于忍耐

不住，单刀直入地说：“问你一句话，只有你我都知道。”

“什么？”

“对于我们工人来说，天皇陛下算是什么人？”

“什么人？是说他老人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反正一个样。天皇陛下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罢工？我们怎样看待天皇陛下？”

“怎么看待？应该怎样去想吗？阿辰，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都行，你回答我的问题好了。天皇陛下是我们的人，还是……”

“喂，你小点声。”

“工友会怎么认为，怎么看待天皇陛下？”

“我说，咱俩都是日本人，对陛下……”

“是感谢吗？你再联想到要求普选运动。现在，工人中间拥有选举权的人究竟有多少？连选举权都没有，在工厂里受剥削，只是在当兵时说你是陛下的臣民，这能行吗？”

“你说得对，为了当臣民，不再过低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要求改善待遇。”

“为了这些，不怕和警察发生冲突？”

“不怕！”

“军队来了呢？”

“不管它！”

“军队是谁的军队？”

“当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

“军队是陛下的军队，警察是效忠陛下的警察。”

“是的。”

“和陛下的军队冲突也行吗？违背陛下的心愿，当‘国贼’也可以吗？”

“阿辰，不要说了，你好象是要抬出陛下下来阻止罢工。”

“不，不，不是！”辰吉情不自禁地提高嗓门。“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象现在这样，再吵再闹也成不了大事。”

“为什么？”

“因为不管罢工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个最根本的问题没能解决！”

“别说泄气话，罢工一定能胜利，待遇一定能改善！”

“不管罢工是胜还是败，我后年都得检查兵役，如果爆发战争，肯定得应天皇陛下的召唤上战场，说不定中弹死去。我死了以后，活着的人能有什么变化吗？即使他们能吃上点好饭、喝口好汤，也没多大意义，仍然是和从前一样受剥削。”

“阿辰，你在说什么？我们永远要求改善待遇，没有必要想得那么悲观。”

“能这么简单吗？”辰吉为自己的思绪死死纠缠，问道：“不考虑陛下的问题，我们能幸福吗？”

“幸福？”对方咂咂舌头：“不要异想天开吧！”

“我怎么异想天开？”

“我们只是谈改善工人待遇，不要牵扯到陛下。”

“天皇陛下和罢工没有关系吗？”

“没有必要那么想。”

“不只是我们，还有朝鲜人的力工，杂工供应工会的杂工，钢铁厂的注册杂工。不考虑行吗？”

“我想……”

“为什么不归结到陛下身上？天皇陛下的军队欺负朝鲜人，用手枪威胁工人和杂工，这合理吗？”

“阿辰，你是想叫人抓走哇？因为冒犯陛下而被逮捕，非同小可。不仅仅被扔进监狱，还要被打死哪！”

“你就知道这些！”

辰吉高叫道。他明白，对方懂得因冒犯陛下被捕与一般被捕大不相同，明明知道谁是罪魁祸首而不肯明说，这怎么能行呢？

“阿辰，你不要再问我。你这样满嘴无政府主义的论调，我不和你讲话！”

“无政府主义的论调？”辰吉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说。他。“无政府主义怎么样？也比你强得多！”

“再不跟你说了！”

大概对方想回现场吧，趿拉着木屐走了。

父亲真的喊了天皇陛下万岁？完全相信守卫长的话，我就可以心情舒畅吗？假如其他的士兵都是喊自己的妈妈，或者喊别的死去，惟独父亲高呼天皇陛下万岁，那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在一群傻子中只有一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就是父亲。难道惟独父亲聪明，而喊妈妈的人都傻？喊天皇陛下万岁是聪明，喊亲人的是愚蠢？辰吉瞅着天花板冥思苦想，似乎感到鼻血就要淌出来。

工人出身的士兵都是傻子吗？是吗？不！不是的。当兵前，在国营八幡钢铁厂当工人，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厂子里面度过；参军后就行军、打仗。是呀，就是我，就是十九岁的我也知道这种生活是多么枯燥。如果活得年头多一些，或许懂得更多的事情。可是，谁能正直地生存下去呢？谁愿意去送命呢？谁心甘情愿地把为天皇战死看作是光荣？忽然说你是陛下的臣民，发你一支枪，就上了战场，在这种基础上，怎么能喊出万岁呢？能说喊万岁是聪明，喊妈妈就是愚蠢吗？

辰吉正想一个问题时，后脑勺忽然灼热起来，并且蔓延到前额，他慌忙用手蒙住脸，鼻血从指缝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十七

“哦，你来得正好。”

大阪口音的女人一边从衣橱往外拿被褥，一边念叨说：

“今儿晚上收你一块五就行了。”

“嗯，一块五角钱。”

辰吉把三枚五角的硬币摆在枕头边。

“怎么？想你想得要命，你还阴沉个脸儿。”女人用心地铺被，继续说：

“再说，在这种时候，一宿才收你一块五，你要能理解咱的心，该有多好哇！”

辰吉本应该上夜班，他没去，却来到这家小铺喝酒，又上了二楼。

“瞧，准备好了。”

女人把辰吉推倒在褥子上，手脚麻利地给他解开制服，脱去背心，只留下一条裤衩。辰吉不由连声喊冷。

“咱给你暖和暖和。”女人就势把他拖进了被窝。

“今天，我有话和你说。”辰吉想问这个女人有关天皇陛下的问题。女人却捂住辰吉的嘴唇，媚情千万地说：“如果不是咱的相好，咱就不亲他。”然后，用脚趾头敏捷地褪去辰吉的裤衩。

“话留着以后再说吧！”辰吉看到电灯还在亮着，提醒说：“灯没闭呢！”

“真好。”女人仰脸看看辰吉，笑了。辰吉上次搂抱这个女人还哭了一场，那是由于想到每天只挣六角二分反倒花两元钱来和女招待睡觉，不由心中一阵悲伤。可是今天，他却控制不住自己，没等熄灯就紧紧地和她抱作一团。

“你老练多了。”女人感情冲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说：“在哪儿学来的？”

“哪有的事。”

“你干些什么，咱都知道。”她拧一下辰吉的屁股，笑着说：“坦白！”

“没有的事儿。”

虽然无中生有地被奚落几句，辰吉却背着身子，毫不动气，心中泛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今天是几号？”

“二十三号，星期一。”

是上乙班的第二天。每周交替上甲班、乙班。星期六的乙班要接着干星期天的甲班，连续二十四个小时；星期六午后六点离厂的甲班，从星期天开始上夜班。

“罢工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新进展。”

“已经结束了吗？”

“那哪儿能啊！”

罢工怎么样了？如果让女人看日记本的话……遗憾的是，由于辰吉对记日记变得不大热心，日记本也就没再详细

记载什么。准确地说，不是辰吉对写日记不热心了，而是他不想记载劳资斗争日趋恶化的经过。很清楚，事态完全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比方说，白仁长官为躲避去东京的浅原矿三郎，返回了八幡；当浅原等人返回八幡时，长官马上又去东京。说是为再次参加正在开会的帝国议会，就连辰吉也觉得长官如同他在日记上所写的那样——到处逃窜。正因为到处逃窜，所以人们讥笑说，长官不是白仁，而是白鼠。另外，返回八幡的赴京委员会见次长时，次长坚持说非长官不能解决问题。后来，东京的友爱会代表会见了白仁长官，辰吉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并且记在日记本上了。

二月二十三日

抄录报纸刊登的一段消息：

标题：只吃进口籼米和干菜，肚子发慌；在八幡钢铁厂工人和友爱会的代表追问下，白仁长官的奇特回答。

追踪一周多，等待白仁长官回京的八幡钢铁厂事件赴京委员之一的木村锭吉，获悉长官二十日返京，于二十一日午后和铃木文治一道去议会寻找长官。双方终于在政府委员室相见。十六日，农相会见工人代表时曾说：“关于解决工作时间的问題，属于长官的权限”，所以两人怀有充分信心让长官点头应允。可是，当木村直截了当地提出：“八幡钢铁厂周围的各厂都是九小时工作制，为什么八幡钢铁厂不能实行？大臣曾经说过要逐步地满足我们的要求”，长官给予回答说：“对不起，还难于实现。”铃木说：“如果您认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并非无理的话，希望您能为工人利益豁出一些自己的利益，行使权力给部下下一道命令，坚决贯彻执行。”长官却巧辩道：“不，最近我工作很不得力，一时下

不了决心。”又说：“米价很贵，我最近一粒国产米也没吃，只吃进口粘米。副食品也只吃萝卜干煮鱼干。女佣人发牢骚，我才多给她一元钱。如铃木先生光临寒舍，我一定备盛饌欢迎。”由于长官一味避重就轻，两人终于悻悻而归。

“什么？说清楚，怎么样啦？”

“在东京谈判破裂啦！”

“谈判破裂？”女人哼哼唧唧地说：“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什么？没出息！你们，是你们不搞罢工了吧？我拜托你的事，你办了吗？”

“你说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再搞一次罢工，这回抓住长官和次官，把他们的卵子挤出来。”

“再干，事情就闹大了。这次大约抓走一百多人，厂方还不善罢甘休，还想抓五六百人呢！”

“不多，一点儿也不算多。”

“你可以这么说，反正被捕的是我们，又不是你们。”

“那当然，是工人提出要求，当然要抓工人了。”

“可是，如果被逮捕，事儿就多了：开除、记上前科、哪儿也不雇用，甚至株连到孙子那一辈哩！”

“哼，有这么严重？”女人稍加沉思后，用手指弹弹辰吉的脑门说：“好个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你现在吓得躲起来，别说你孙子那一辈，甚至七辈、八辈都得过苦日子

哩！”

“嗯？”

辰吉无意中应了一声，这声音和后配解说词的无声电影中武士发出的惊讶声音相似。确实象这个女人所说，如果现在甩手不干，工人肯定一输到底。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被扔进拘留所的人肯定大倒其霉。而且，在罢工期间被捕，要按违反治安警察法治罪。记不得是哪一天，警察曾经恫吓说：再干就是暴乱罪，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继续干下去，需要有相当高的觉悟。如果现在趁机甩手不干，倒有台阶可下：我是花了三百元钱才好不容易没被逮捕，要是再干，肯定得进拘留所嘛！

“话又说回来了，进拘留所还能有条命，不挺好吗？要是上战场被打死了，那才叫连孙子都跟着倒霉哩！”女人说。

“嗯？”

辰吉越发感到惊讶，这个女人简直象能看透别人的心思似的。他从正面仔细端详女人的脸，怎么也看不出来这个胭脂有些剥落、趁着说话的间歇直抠鼻涕疙瘩的女人竟有这等本事。辰吉虽然有些颓丧，心里还是赞同女人这番话。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都被说成是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然而，死后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满腹牢骚的老寡妇和性情乖僻的小寡妇。而且，老寡妇哭小寡妇叫都针对着自己。

“道理是那么讲，可实际干起来不那么容易。”

“你说些什么？你压根儿就没想搞罢工吧！”对方的声音有些恼怒：“不想干就算了，少跟我搭腔！”

女人象是个急性子人，说完把后脊梁朝向辰吉。接着，大屁股一拱，把辰吉拱出了被窝。

“不，我想的是……”辰吉如同讨饶似的，声音有些呜咽：“是关于天皇陛下的大事。搞罢工是不是违背天皇陛下的意愿？我看可以说是对陛下的反叛。心里明明知道这些，还干不干？明白不？这可是个大问题。不单单是改善待遇，问题要比它严重得多。一定要搞清楚天皇陛下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弄清楚才能把罢工进行到底。明白吗？你明白我的难处吗？我的痛苦就在于很可能要把天皇陛下当做敌人对待。”

女人无动于衷，竟发出鼾声。或许这个女人的嗜好就是一生气就睡觉，一谈到关键的地方马上就不听别人讲话吧！辰吉又回忆起给他会徽的那个工人闭口不谈天皇陛下，心想这个女人说不定也是那种人。凡是日本人都得毕恭毕敬地尊敬天皇陛下，无论是工友会会员还是这个女人都毫无例外。是的，知道自己的言行违背天皇的意愿，这是件痛苦的事情。尽管这样，我也丝毫不想刹住我现在的言论和行动。要干，就必须在心目中去掉天皇这尊偶像，两者必居其一。我不能自欺欺人，不能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罢工，就是下决心向天皇作战。如果向他屈服，就干脆不搞罢工。事情就是这样泾渭分明。钢铁厂的长官是敕任官，宪兵是皇军的一员，警察是依据帝国宪法行动。很清楚，他们三者狼狈为奸镇压罢工团。这样看问题对吧？辰吉看着自己被女人拱出来、露在棉被外面的半拉身子思索着。当然，问题不仅仅限于这些，钢铁厂的长官同宪兵、警察勾结，镇压的是违背天皇意愿的工

人，那么天皇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天皇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些由于吃不上饭、没有自由而挺身罢工的工人？

“不准你再胡乱想下去，辰吉！”仿佛从什么地方传来这个声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什么时候跑进我心里的？辰吉继续思索：我想揭开不知不觉就养成的一见陛下照片就必须敬礼的这个习惯的本质，弄清确实埋藏在我心中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妈的！”

辰吉骂道。不过，当务之急是暖暖露在棉被外面已然冰冷的半拉身子。他怒气冲冲地瞅着女人的后肩头，使劲支起棉被。这样一来，和被裹在一起的女人的身体也就势靠过来。

“喂，别装睡了！如果你非常害怕天皇，就少挑唆我罢工！”辰吉象是发泄心中的积愤，嘴里嘟嘟啾啾。看来，女人并不是装睡，而是真的睡着了。

“呼……呼……呼噜……”

呼噜呼噜的鼾声，又好象在说梦话。她的大腿压在辰吉的腿上，一边均匀地打着呼噜，一边伸出手摸索辰吉的那个地方。她似乎摸到了才放心，更加响亮地呼噜起来。

难道这搂着别人的女人和被别人搂着的男人，也是陛下的臣民吗？辰吉的思绪越发混乱，毛手毛脚地站起来闭灯。

“天皇陛下……”

灯灭了，黑暗中，辰吉一边长叹，一边默默叨念。这时，女人放肆地连打几个哈欠，问道：

“你说的那个天皇，是谁？干啥的？”

很清楚，她不是在说梦话。

十八

辰吉依稀听见的远处的叫唤声，确实是人群的呼喊，但懒得睁开沉重的眼皮去看，他是好容易进入梦乡的呀！风哑哑地扑打窗户。从半夜刮起的凛凛寒风，卷着飞雪发出呼啸。

又要被缠绵的睡意征服的时候，噢噢的呼喊声听得更加清楚。

“你听，好象又开始啦？”

女人支起上身，一股口臭味直呛辰吉的鼻子。他睁开眼睛，紧贴眼前晃动的是女人的一对松驰的乳房，不由泛起一股厌恶，他冲动时吮吸的就是这对似乎糜烂了的奶头。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随它的便吧！辰吉想，如果真是喊声，无疑是从钢铁厂方向传来的，它表明罢工又开始了。辰吉竖起耳朵细听，又听不见喊声了，窗下却响起了慌乱的脚步声。

“是警察，往门那边跑了！”

天这样寒冷，女人却只穿一件内裙站在窗前，一边用手擦拭玻璃，一边看下面。“没有错，又罢工了！”辰吉从被窝里一跃而起，穿上搓揉在脚下的裤子，套上制服，胳膊伸进袖筒，又迅速把挂在墙上的斗篷披在肩上。

“真快当！”女人回过身来，睁大眼睛看穿戴完毕的辰

吉说：“真象个消防队员。”

可是忙乱中，辰吉忘了穿布袜子，不得不又哈腰寻找，匆忙别上袜扣。神情愕然的女人，依然把额头贴在窗户玻璃上。

“跑了，跑了，警察象狗崽子似地在雪地上跑呢！”

她毫无冷意，兴奋地向辰吉报告，完全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越发喜悦地摇晃她那既无魅力又不纤细的腰肢。

“好了！”辰吉穿着完毕，手拄在隔扇上说：“你看我的吧！”

“喂……”女人在辰吉身后娇滴滴地说：“你再瞅瞅我。”

辰吉走向走廊，回身去看。“加劲干，啊！”女人说着，把胖乎乎的右手举到耳际，摆了摆，似乎在说：再见！

二十四日六时五十分，就在甲班工人进完厂，乙班工人下班的时候，车间里的工人都离开了现场。与二十天前的第一次罢工相比，这次组织得十分严密，各车间同时放弃工作，编成小组。各小组迎着飞雪，开始在厂内示威游行。临时雇用的杂工参加了工人小组，通过杂工供应工会来的杂工也加入了游行行列。在整个工厂，停止操作、组成小组游行示威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罢工。车间里剩下车间主任和监工，再就是班长、组长之类带官衔的人。人们从车间汇集到一起。汹涌澎湃的群众队伍，没有停止类似头次罢工时发生的暴乱。铺在铁道线上的砂石是他们最好的武器，碎石一股脑地飞向企图制止游行的看守和守卫。

“去中心锅炉车间！”

还是为了控制钢铁厂的动力来源，众人冲着黑烟滚滚的大烟囱，向中心锅炉车间跑去。尽管从二十日以来，厂方放松警戒，仍有三十来名警察常驻在这里。听说工人再次罢工，另有数十名警察跑来增援。

警察拔出警刀，几个一伙地分头把守锅炉炉口，站在手拿煤锹的工人身后。打头的罢工工人被这刀光剑影的阵势威慑住了，不由得止住脚步。开始时，锅炉旁的工人还动动煤锹，随着围拢过来的群众逐渐增多，他们往锅炉里填煤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在挥舞警刀的警察的威逼下，群众曾经一度后退，不一会儿又各自拣起煤块，再次紧缩了包围圈。面对这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人群，警察束手无策了，他们躲避飞来的煤块，慌忙撤走了事。结果，炉前只剩下忙着往炉口里投砂土，压灭炉火的罢工工人。

“到总管理处去！”

随着喊声，众人统一了行动。途中一看见办公室玻璃窗，立即石飞如雨。罢工领导人嘶哑着嗓子呼喊“不要扔石头”，却无济于事。

一伙罢工工人冲开通勤门，跑到街里。看见警察派出所，就抡起棍棒打，拿石头砸，一阵袭击过后，派出所被捣得一塌糊涂。当通过小商店时，人们纷纷伸手，案头的物品转眼功夫一荡而空。

“不要胡闹！别象小偷似的！”有人制止说。

“哼，一歇派出所气就不打一处来。那些小铺本来靠咱们工人才买卖兴隆的，上次罢工后什么也不赔给咱们了，真不

是东西！”群众中有人高声回答。

“要报复，现在正是时候！”

“让他们尝尝咱们工人的厉害！”

人声鼎沸。又有几处警察派出所的玻璃被捣碎，桌椅板凳也被扔到马路上，摔得支离破碎。

上午八时，人们集合在总管理处前，估计有一万两千多人气势磅礴地包围了大楼。上次被打碎的玻璃刚刚镶上，这次又被捣得一块不剩。只要窗户里面有人影闪动，石头马上朝他掷去。一个人跑到窗前观察里面的动静，跑回来报告说：

“仁丹胡书记官们都钻在桌子底下，突突地打哆嗦呢！”

“瞧那个熊样，他们享够福了，这回该惩罚惩罚他们！”

“打死和押川长官合伙贪污的走狗！”

“他们要是不学押川长官自己去上吊，咱们就动手勒上！”

“白仁长官要是上了吊，事儿就更复杂啦！”

愤怒的呼喊，此伏彼起。

“喂，留下包扎所吧，护士们哭得怪可怜的。”

这个建议立即被反对的声音湮没了。

“说些什么，你这个色鬼！什么护士？告诉你，她们受的教育，只配在兽医院工作。我们受伤，去找她们也得不到好脸！”

“是呀，咱让火烧伤了去包扎所，她们说这点小事就要药，真不害臊！来个闭门羹。唉，咱只好回家抹酱油，那怎么能

解决问题？到现在伤口还一跳一跳地疼啊！”

“医生那股蛮横劲儿更不用说，反倒怪罪咱们不该受伤。”

“我们车间有个工人因公死了。起先明明还有气，医生硬说他没救，给裹上了席子。”

人们咒骂着，包扎所成了众矢之的。

警察陆续赶来增援，他们竭尽全力保护警察局长不受碎石袭击。这个局长几次用演说的腔调，试图向群众发出呼吁，每次却都引起人们的愤怒呼喊，终于一句话也没能讲成。罢工领导人高喊：“我们当面谈，要当面谈！”点着中川次长的名字，在正门和警察互相推搡。次长确实躲在总管理处里面，正门车道上停放着他的汽车，足足有十名守卫紧贴贴在车体上保护着，好象汽车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说是次长拒绝会见。这表明他根本没有谈判的意思。就是说，上次罢工开始时厂方的回答绝对不能改变，根本无视我们改善待遇的要求。尽管白仁长官手里掌握有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的一切权限，却总是软磨硬泡，到处躲避。我们的代表去东京，长官就回八幡；代表回到八幡，长官就去东京。而且，竟然嘲弄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会长说：‘我因为只吃进口糙米和干菜，所以，肚子发慌。’只要长官还这样没有诚意，我们就绝对改善不了待遇。因此，为了敦促长官放诚实一些，我们再次举行罢工！”

“这里，我想向诸位进一言，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只能团结一心。为了维护这个团结，我们必须步调一致。日本的工人运动现在处于黎明时期，我们本身缺乏经验。因

此，刚一开始行动，就把平素的愤懑倾泄一空，很容易发生偏激行动。我们现在必须看清楚事情的本质。我们要惩办的对象太多了，我们应该看到更宏伟的斗争目标。类似袭击派出所、中断电车运行或者砸总管理处的窗户玻璃等行为，都会给官方和宪兵以镇压的借口，给国粹会那些无赖们以可乘之机，没有一点益处。切望诸位认识到这一点，克制自己。而且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上人圈套！”

工会领导人面对群众，扯着嗓门继续讲演：

“和厂方已经没有谈判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满足于长官谕告而撤回去呢？还是为了敦促厂方产生诚意，把第二次罢工进行下去？对此，必须尽早做出抉择。已经没有拖延的必要了，莫不如一道去南门前丰山神社集合，再做商议。希望诸位统一行动，立即去丰山神社！”

辰吉顶风冒雪跑到东门，虽然从他昨晚过夜的商店街到东门并不太远，还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东门，必须通过横跨鹿儿岛铁道干线的天桥。他急着去东门看看厂内动静，但在天桥的桥口处，却被守卫截住了。

“不许过去！不准没事的工人结伙聚众！”

将近一百名家住附近的工人和市民都被守卫拦住，堵在桥头。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过去？”

辰吉和守卫争吵了一会儿。看到四名守卫和从天桥对面监视这边的警察的威势，他死心了。其实，即使过了天桥也没什么用，闹不好，反倒会被警察逼进死胡同，遭到殴打。



辰吉又退回逐渐增多的这伙起哄的人群里，不停嘴地咒骂。

警察被陆续调进厂内。骑马的宪兵沿着电车道忙乱地奔跑，驱散看热闹的人群。厂子里面怎么样了？各种猜想象走马灯似地在辰吉的脑海里浮过。但是，这个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只要干，就干到底！

厂内的群众终于象决堤的洪水，从东门倾泻而出。

“门被冲破啦！”

正整顿看热闹人群秩序的守卫惊叫一声，比谁都快地率先跑掉了。

“到丰山神社去！”

“去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冲在人流前面的工人飞快地上了天桥，有的甚至直接从铁道横穿过来。辰吉觉得人流浩荡汹涌，如同洪水一样发出隆隆的声响，他也自不待言地投入奔向丰山神社的洪流中。

丰山神社座落在小山顶上。从南门涌出的一股人流也踏上台阶，奔神社而来。这毕竟是座小山，不能所有的人都集结在山顶上，山腰站满了穿黑斗篷和工作服的人。辰吉夹在最先冲出的人流中，进入神社院内。回头望去，人们还在陆续涌来。他们不只来自厂内，一些象是乙班的工人也从街里跑来。辰吉终于看到了钢铁厂的全景，虽然风夹杂着雪花，天空灰暗，却看得相当清楚。

“瘫痪了。”

辰吉屏住呼吸，眼前这个场面和他自打懂事以来就见到的钢厂的景象完全不同，与他每天在上班的路上，从高处打量的钢铁厂也有霄壤之别。没有映红天际的转炉火焰，听不

见厂内奔驰的火车的汽笛声。更使得辰吉联想到“瘫痪”的是，号称有四百几十根谁也不晓得准确数字的烟囱群，全都没有冒烟。

“真象死了。”

辰吉用近于呻吟的声音又重复一句。站在他的身旁，同样眺望钢铁厂的一个穿工作服的人应声说：

“是呀，象死了一样。”

辰吉不由得周身一阵不舒服，二十天前，在开始罢工的二月五日，跑向总管理处时的那种只图痛快的炽热感，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哼，没有工人大爷，钢铁厂就是这副模样。如果感到遗憾，长官自己用煤锹撮煤烧锅炉好了！就是一百多名警察和守卫一齐动手，也搬不动一块钢坯！”

“是那样。”

辰吉附和说，心情渐觉舒畅。没有工人，钢铁厂就得瘫痪。尽管这是天经地义，今天玩味起来，辰吉觉得格外新鲜。

“请到各车间的旗下集合！”

一个戴袖章的人到处发通知。仔细看去，人们的袖章分红白两种颜色，据周围的人介绍，白色代表工友会，红色代表友爱会。戴袖章的人通知时所说的旗，是白色的三角旗，上面用墨写着“中心锅炉车间”、“轧钢车间”、“厚板车间”等字样。

“诸位，感谢你们刚才有秩序地行动。”说着，戴白袖章的这个发通知的人向辰吉他们走来。

“钢轨车间的人在哪儿？”辰吉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旗，便询问道。

“好象在台阶的下面。”

那个人亲切地回答。辰吉正要分开混杂的人流奔向台阶时，觉得刚才的这个人还戴有一个袖章，不禁“哦”地一声回头去看，那另一个袖章上写着“东京每日新闻记者”。他是加藤勘十！辰吉心中泛起一股热浪，挺直了身子，可是加藤已经消失在人海之中。

举着写有“钢轨车间”字样的旗帜的人，就是给辰吉工会会徽的那个工人。现在，他的衣袖上也戴着白袖章，正满心喜悦地望着旗帜随风飘舞。辰吉就是问过他：“对于工人来说，天皇陛下算是什么人。”尽管期待引起争论，他却不肯正面回答，最后竟说“再也不和你讲了。”仅凭这一点，辰吉就有意躲开他，想尽量走到队伍的最后面。可是，戴白袖章的旗手一眼看见了辰吉，扬起手，大声招呼：

“喂，是辰吉吗？过来呀！”

“我在这儿行啊！”

辰吉回答的声音很低，对方听不见。旁边的一个人指着旗手催促辰吉：“他喊你呢！”辰吉感到不应该因为人家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就不答理人家，便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听从指挥员的命令”，走了过去。

“你个头高，打旗吧！”

命令下得是这样的突然，以至于辰吉来不及想到拒绝。他随随便便地接过旗杆。

“昨晚怎么没来呢？”

千万不能说出搂女招待睡觉的事儿。本想撒谎说自己病了，又担心对方一旦怀疑现在怎么来了，事情就会露馅，辰吉十分为难。他想，干脆不答理他，让这小子什么也别打听算了。

“怎么，都过去的事儿了，还记在心上哪？”对方满不在乎地说。辰吉心里嘀咕：“那么，你现在想回答关于天皇的那个问题吗？”可是，对方说的却是另外的话：

“昨儿晚上等你了。”

“等我？”辰吉终于开了口。

“是呀……”他瞅一眼自己的袖章，接着说：“想告诉你决定今天罢工。因为要是稍有疏忽，不分对象地讲出去，会走漏风声的。”

据他介绍，友爱会铃木文治会长虽然会见了长官，但毫无成果。收到谈判破裂的电报，工友会立即和有关团体协商，决定再次举行罢工。会议整整开了两天，开始时友爱会和矿工协会的代表表示反对，认为现在就搞罢工，很难控制住工人。浅原矿三郎却强调说：“举个例子来看厂方的卑鄙手段吧！自从二月五日开始罢工以来，厂方给临时杂工大幅度增加了工资。罢工一结束，骚乱刚刚平息，立即又降回到原来的工资标准。这说明我们轻率地妥协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由于工友会的大多数委员坚持再次举行罢工，友爱会和矿工协会也就同意了。大家都觉得倘若走漏风声，钢铁厂可能再次加强警戒，会调来军队守卫各车间，所以，行动方案一直保密到罢工即将开始的时候。

“约定乙班工人一离厂就开始罢工，我躲在便所里面等待着。想到象辰吉你这样勇敢的小伙子不在身边，心里可不塌实啦！”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话语十分亲昵。辰吉暗想，不用说，他既然又参加罢工，就肯定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想到这儿，辰吉的周身热血沸腾，他真想问这个工人，在如此悲壮地下定决心之前，心里是怎样考虑会被忠于天皇的宪兵逮捕的？可又觉得这么随便发问，未免失礼，便将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队伍总算集合齐了。传来命令，要求各车间派代表去开会，钢轨车间仍然推选了带白袖章的那名工人。“好吧，旗就委托给你了。”他向辰吉交代一句，转身跑上台阶，去神社院内开会。

辰吉留在原地，想到摇晃摇晃旗，心里会更痛快，便用力地晃动旗杆。不知什么原因，胳膊却摇晃得十分别扭，情绪一点也上不来。“天皇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看待就要来驱散我们的这些陛下的军队？”一想到这些问题，仅存的热烈情绪也渐渐地消失了，心里越发焦灼。如果可以的话，辰吉真想朝这众多的群众发表讲演，问问他们都是怎样考虑这个折磨自己的问题的。

“喂，打旗的，怎么不把竿子挺直呢？竿子！你正年轻力壮嘛！”

有人朝陷入沉思的辰吉喊，引起一阵哄笑。

正在这时，有人指着一个人的后背问：“哎，你的后脊梁怎么划上白道了？”辰吉也凑过去看，那人工作服的后

身，确实划有一道白印。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白粉笔划的吧！”有人说。辰吉又仔细地看看，的确是白粉笔划的。顿时，到处都响起了“你也有”、“他也有”的喊声。在许多人的工作服的后身，都同样地划有白粉笔画道。

“明白了，这是记号。”

“什么记号？”

后背划有“记号”的工人不安地问。

“逮捕记号呗！大概是警察或者密探化了装，混在力工里面，悄悄靠近闹得最凶的人的身后，偷偷划上了记号。”

有人反驳说：“这怎么可能呢！”划有记号的一个人却说：“怎么不可能，确实有个力工打扮的人，嘴上喊干哪干哪，手却漫不经心地搭在别人后背上。”

这下子，人群象开了锅的热水，沸腾起来。

“我的后背呢？”辰吉也担心地问。

“你没在厂里示威游行，怎么能有记号？”

被人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辰吉心中一阵凄凉，感到自己和伙伴中间有了一层隔阂。

被划上记号的工人总觉得这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有个人把后背朝向辰吉说：“劳驾，给我擦下去！”辰吉立即把旗交给别人，去给他揉搓，不知为什么，怎么也弄不掉。天下着小雪，后背只是湿了一些，还不能搓洗。

“总得替我想个法子呀！”听见这乞求的声音，辰吉无可奈何，便学着别人的样子，“呸”地往手心吐口唾沫，用手去蹭。可是，毕竟是条长长的笔道，不能从上到下全都蹭

掉，再说，唾沫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用尿也行啊！”身上划有记号的那个人想到水，可怜巴巴地央求。总不能用手捧尿给他擦工作服吧，辰吉不知怎么办才好。

“谁被划记号了？”钢轨车间那位初中辍学的工人喊道：“粉笔，谁有白粉笔？”

巧得很，有些人在刚干活的时候，把白粉笔放进衣袋，不一会儿就收集了近十根。这都是在黑板上写操作计划以及给钢轨喷漆时划印用剩的白粉笔。

“拿粉笔，咱们人人都在后背划上一道。不管怎么说，哪个拘留所也装不了这么多人。”提议人得意地说：“这是从《一千零一夜》书上学来的哩！”

一时之间，没有几个人领会这个奥秘，辰吉也莫名其妙。然而，最先发现自己后背上划有记号的那几个人，硬是把白粉笔抢到手，冷不防地给身旁的伙伴后背划上一道。

“去拘留所的通行证！”

“一千零一夜！”

他们七嘴八舌地喊叫，依次往人们的后背上划着。

“别开玩笑！”有人躲闪着说。

“你怕什么？”他们揪住了躲闪的对方。这件事竟形成一场很大的骚动，甚至连在神社院内开会的代表们都慌忙跑出来。不用说，这些代表都是最先被划上了去拘留所记号的人。事情讲清楚后，所有的人都要求在后背划上这种白道，风波也就平息下来。这场风波和以往不一样，大家捂着肚子，咯咯地笑得直不起腰来。

在各车间小组选出的代表的基础上，又选出和厂方谈判的代表，会议决定派代表立即去总管理处同次长谈判。

“谈判委员去和厂方谈判，在谈判结束前，我们是从乙班起还象平时那样工作呢，还是在没有确切回答之前不上班？大伙商量商量。”

代表们征询完工人的意见，又带着这个问题返回神社。

“等有明确的答复以后再上班”，这种意见占绝对优势。最后，决定这次罢工都不进厂内，只在家里等候消息。

会开完了，谈判委员们立即去总管理处，钢轨车间的代表也是谈判委员之一。他们分别坐上前来迎接的人力车。丰山神社周围很快集中了三百多名警察，有的工人在警察面前炫耀着白粉笔记号，东跑西窜地嘲弄他们。

人力车出发了。一个戴白袖章的人向剩下的群众提议三呼万岁，然后解散。辰吉做好呼喊万岁的准备，把双手举过头顶。

“那么，由我来起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和工人万岁！”

对！尽量大声喊，为谈判委员壮行。辰吉想着，握紧了拳头。

“一——二，天皇陛下万岁！”

“天皇陛下万岁！”

辰吉精神抖擞，为了声音更加宏亮，甚至又摇了摇双臂。谈判委员们从人力车中探出头，挥手向群众致意。

“天皇陛……”

就在辰吉二次呼喊的刹那间，周身的血液仿佛停止了流

劲。按理说，集会后一定三呼万岁解散，不喊就没有气派。可是，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时候非喊天皇陛下万岁呢？这是去同代替长官的次长谈判，象上次那样，很可能代表们都要被逮捕。辰吉举到胸前的双手又停下来，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哎，你不喊吗？”

旁边一个脸涨得通红的汉子吆喝辰吉。

该喊“工人万岁”了。啊，正是要喊这句，辰吉匆忙吸了一口气，然而，已经喊完第三遍了。

这样下去行吗？这不是太可笑吗？看着这些毫不怀疑地呼喊天皇万岁的人们，辰吉感到自己的脑袋要炸裂开来。他好奇地注视身旁一个工友的脸，尤其是他的嘴。人都有两片舌头，可以违心地说两种话吗？或许其他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是有两片舌头的。我有没有勇气拔去其中的一片呢？辰吉真想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嘴里面。

十九

二十七日晨归

君代

天黑时送来的这份电报，上面印着片假名^①，母亲理应认识，却特意拿给在围炉旁边的辰吉，手哆嗦个不停。怎么？不就是份电报吗？辰吉一把夺过来，一面想象着有可能逝世的亲属的面孔，一面打开电报纸。母亲认定电报就是通知死讯的，连忙念起南无阿弥陀佛来了。

“噢，这不是君代拍来的吗？”

辰吉念完电报，母亲吐了口长气，显出一块石头落地、安下心来的样子。

嫂嫂回来，而且是明天早晨……辰吉反复读着电文，扬起脸观察母亲的反应。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嫂嫂是和母亲吵架后离家出走的。

“是吗，是回来吗？”母亲从辰吉手里接过电报说：“明天早晨？”

辰吉把电报递给母亲后，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嘴和母

^①日文字母的一种。

亲说话，心却在思量母亲对嫂嫂的归来究竟抱什么态度。他无聊地把一根粗树枝顶在膝盖上折断，胡乱地往炉膛里塞去。

“辰吉，怎么样？你嫂回来的时候，妈高高兴兴地去接她。”

母亲的话出乎辰吉的意料，他没有回答，暗自移动刚才塞进炉膛的树枝，火烧得更旺了。

“唉，也该体谅你嫂的心情啊！”

母亲说着，又到厨房去了，从里屋看得见她欢快的背影。且不要说我，就连妈妈都是那样的高兴。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思前想后。他曾惴惴不安地想过，母亲知道电报内容后，恐怕会说：“能让那种女人再跨进咱家的门坎吗？”如果母亲真的那样，我该怎么办呢？为此，辰吉确实还担心了一会儿。

“她是看报纸了。是啊，又闹起来啦！真没想到又搞起罢工来了。嗯，是睁着大眼睛回来的吧！”

母亲一边洗碗，一边说个没完。

那天，辰吉从丰山神社回来，母亲一看见斗篷上的粉笔道，就责备说：“唉呀，后背怎么啦？”听了辰吉的解释，老人家忍不住扑哧一笑。辰吉反倒怕母亲误会，慌忙说：“又罢工了。”母亲继续笑着说：“依我看，大概没有能装得下钢铁厂所有工人的拘留所吧！”辰吉想，到底是不说谎好，又进一步解释道：“是的，这次罢工是在大伙越发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举行的，可以说是所有的工人都积极参加了。”他为母亲的突然转变而惊讶，但觉得没有必要去掘根问底。

“我出去一会儿。”

时针指向七点，辰吉穿上衣服。母亲慌忙拦住他：

“出去干什么，这么晚，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

“没事儿。昨天我一步也没离开家，二十四号那天回来得也挺早，不知道罢工进行得怎么样，想去看看情况。”

“这次罢工的时间长着呢，不是让大伙一步也别离开家吗？”

“说不定厂方已经答复了，我去看一眼。”

辰吉整理好衣服，下到土间。母亲不仅没再劝阻，还向跨过门坎的儿子打趣说：

“你呀，是想等你嫂子明天回来，好详细向她汇报吧！”

“说些啥呀，傻老太太。”辰吉立即回敬一句。这句话完全是做作，是为了掩饰被说中要害而产生的难堪，这一点，母亲很清楚。

街里鸦雀无声。越是走近昔日的繁华街，就越沉寂，一股异常的气氛向辰吉逼来。过分水岭时，他曾观察了一会儿：钢铁厂里没有一点灯亮，听不见工厂的呼吸——机器运转声，这表明罢工确实还在继续，辰吉周身泛起一股力量。虽然冬夜八点前后，街里都是这般寂静，但今天用“死街”来形容更为恰当。离东门越来越近，这里不再是死街，警察和宪兵森严地警戒着，消防队再次设立值班室，挂起提灯。象是国粹会的一伙人全肩扛六尺长的硬木棒，在昏暗的街头转来转去。辰吉担心自己这样走下去，肯定会被人怀疑，受到

讯问。四周看不见普通市民的身影，也看不见戴工人制帽的人。去通勤门一定能得到什么消息，辰吉在路口稍一思量，便朝通勤门快步走去。

突然，从街头传来铃声。

“号外！请看号外！”

一个穿着短衣的报贩跑过来。顿时，不知从哪儿出来的人影都拥向他，争先恐后地买报。辰吉也急匆匆地走过去，一掏兜却一分钱也没有。尽管买不了号外，他还是挤到报贩的身边。

“看哪，看哪，看哪！”

报贩站在路灯下面动听地喊叫，可劲儿跺着脚，不停地摇晃系在腰间的铜铃，嘴里絮絮叨叨地说些什么。号外上写些什么呢？想详细打听吧，又怕被人骗了；自己买一张吧，手里没钱。辰吉决定试探买了报纸的工人的反应。买了号外的人，虽然是一副面临重大事件的表情，却都歪着脑袋，仿佛在琢磨应该怎样理解。

“怎么啦？什么事？”一伙拎着六尺长硬木棒的人快跑过来，用不逊色于报贩的嗓门喊着，分文没交就抢走一份。

“登些什么？这上面写的什么玩意儿？”

“哼，你不识字就别他妈嚷嚷！”

这伙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钱钱，一个象是头目模样的人念起来：

“原敬内阁解散帝国议会，废除普选提案。”念完标题，他大略看看内容，朝众人喝道：“喂，散开，工人都给我散开！”

待到六尺大棒挥来时，辰吉也早跑开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这张号外的标题。琢磨了一会，他想起在长官答复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谕告中写有“关于将工人临时津贴及临时补助改为基本工资一项，拟于四月以后实行，现已编制预算，正报请帝国议会审批”，“关于将杂工现行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十之要求，亦向帝国议会提出预算，若获准通过，拟四月以后实施”。这样，连辰吉也明白原敬解散议会后，工人的斗争将更为复杂。

东通勤门四周围上了结实的栅栏，大概是不准靠近栅栏，或者是心中恐惧而不便靠近吧，三百多名工人集聚在那儿，远远地盯着栅栏上的一块木板。辰吉立即钻进人群里面。打二十四日早上以来，他一直没有上街，心急得不知该怎样弥补这两天的空白。

通 知

今日开始停产至再通知日止。

钢铁厂

大正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这个内容十分简单的通知，写在一块厚木板上，用草绳紧紧地绑在栅栏上面。辰吉一点儿也不知道谈判进展得怎样，他狠了狠心，最好找个神色忧郁的人打听，便仔细地端详人们的脸庞，终于小心翼翼地 toward 一个紧抿双唇、抱着胳膊的中年男人发问：

“劳驾，罢工怎么样了？”

“哼，还问这件事，你是谁？”

“我是钢轨车间的轧钢工，家在河内，不知道这几天发了什么事儿。”

“噢……”

男人把胳膊抱得更紧，在弧光灯的惨淡灯影下反复打量辰吉的脸，可能猜想到辰吉是瞅准他不会撒谎才询问他的吧，便十分严肃地向辰吉介绍起来：

那天，谈判委员们离开丰山神社，直奔总管理处，经过一段难堪的等待后，终于见到了次长。次长只是强调，答复不能超出七日的谕告，必须等待帝国议会的审议，所以根本没谈成。第二天——二十五日，厂内只有四百几十名工人和一百五十名杂工上班，这点人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情。为了找人替代司炉工烧锅炉，厂方找到杂工供应工会，供应工会也找不到人。

所谓杂工供应工会，只是起着按需要人数尽快凑齐人手，供钢铁厂雇用的作用。因供应工会从中提成，所以杂工的报酬微薄。要求干杂工的人每天凌晨在通勤门前列队，只要拿到一张盖有“金额肆角叁分整”这个日薪橡皮章的大纸片，就算结成雇佣关系。从罢工的第二天开始，根本没人在通勤门前集合，供应工会不得不宣告关门。

二十五日，代表们又找厂方谈判，次长以长官去东京，实难处理为借口，还是拒绝回答。报纸报道说，市内剧场连续举行讲演会，介绍谈判进展情况，场场满员。工人们情绪激昂，他们表示：只要次长不改变态度，我们就奉陪到底。

看来斗争要持续下去。

从二十五日傍晚开始，警察统一行动，大规模捕人。工友会和友爱会的主要负责人最先被捕。有三名工人等电车时凑一块说了几句，也被诬为“图谋不轨”而被抓走。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近二百人被捕。

不知为什么，谈判委员们却没被抓走，他们到警察总部请愿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无法谈判，也无法从事其他任何工作”，并要求警方停止抓人。八幡警察局长拒绝道：“被逮捕的人经过调查后，该释放的释放，该起诉的必须起诉。只要有逮捕必要，今后继续逮捕！”

在通勤门，警长指挥警察加强警戒，和宪兵队密切配合。九州各县和中国、四国地区派来的警察也陆续赶到。与此同时，八幡市当局召集市议会议员和市内各区区长开会，发布如下谕告：

谕 告

钢铁厂因劳资问题酿成再次罢工事件，甚感遗憾。尤其有人为实现其要求，竟胆敢采取诸如暴力等不法手段，对此必须严加注意。幸有治安保卫当局之官宪维持秩序。值此之际，市民当充分信赖官宪，各自安心从业，切莫受轻举妄为者煽动，发生过激行为。

八幡市长 掘口助治

大正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逮捕范围更加扩大，仅仅以在谈判报告会起



哄的理由，就可以把人抓进八幡警察局。国粹会的活动也日趋猖獗。钢铁厂为了甩掉罢工团，急着让杂工供应工会找人去锅炉车间干活，可是怎么也召集不来。杂工供应工会的干部几乎都是国粹会的会员，他们气急败坏地冲进工友会总部，大骂：“我们素无怨仇，为什么拆我们的台？”不由分说，用藏有尖刀的手杖和六尺长的硬木棒殴打工友会干部。打完了，警察才进来制止。与此同时，国粹会向谈判委员分别施加压力：有的谈判委员在电车里挨了暴徒的殴打；有的被抄了家，箱子柜被捣得乱七八糟。在国粹会的压力下，有的谈判委员开了小差，有几个人辞职不干，也有的人为自身安全主动要求进拘留所。就在辰吉从河内村来厂的一个小时以前，还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钢铁厂的一个科长手指勾在扳机上走路，据说这支枪是从宪兵那儿借来护身用的。刚巧有个杂工在科长身后行走，科长以为他是故意尾随，忙开枪射击，幸而子弹打偏了。人们循声跑来。虽然这个杂工没中枪弹，捡了一条命，却被扣上举止可疑的罪名抓走了。警察把科长一直护送到家。

“事情虽然窝心，却又没有办法。归根结蒂，是咱们工人的不是，咱们没能组成强有力的工会。领导人也不得力，他们看不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一个人才正确。我是决心把罢工坚持到底的！”

中年人抱着胳膊，斜视栅栏，言谈话语中流露出他对罢工确有一番高见。这时，传来辰吉已经听说了的解散帝国议会的消息。

“卑鄙无耻的家伙，原敬这小子破坏普选，是对我们工

人露骨的挑战！”中年人咒骂着，气得脸色铁青。他转向辰吉说：“要知道，解散帝国议会，给不肯改善待遇的厂方一个最好的借口，可是骗不了我们。无论要求普选，还是改善工人待遇，形式不一样，内容却都一致，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即使这次罢工失败了，我们也要记住：原敬首相和白仁长官是一丘之貉！”

“您是……”辰吉尊敬地问。

“无名小卒。”中年人象演员似地挺起胸，压低嗓门说：“我是来探听形势的，再过四五年，大旗就会举起来！”

“……”

“不信，你看俄国。你们青年人要想到，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关键是要看清应该推翻谁。”

辰吉正听得入神，骑马的宪兵赶过来，命令人群散开。辰吉不得不走开。忙乱之中，他想向这位虽不是本地人，却十分了解罢工经过的中年人提个问题：如果原敬首相和白仁长官是一丘之貉，那么，他们的总头目是什么人？可是，对方却象风一样无影无踪了。

“喂，筱原！”

有人轻轻拍打辰吉的后背。

辰吉虽然离开通勤门，眼珠还在滴溜溜地寻找方才那个中年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他充满戒心地回过头来。身后站着一个穿力工衣服，蒙着双颊的人。

“你现在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哦，守卫长！”

辰吉惊叫一声，后退两步。和守卫长同样打扮的四五个人已经切断了他的退路。

“被捕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辰吉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只觉周身血液从脚掌被吸入地下。逃跑已经不可能，这么一想，他反而感到塌实，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是被捕了，莫不如挺起胸膛抵抗。

“我，我怎么？”

“这个嘛，你问你自己好了。在丰山神社挥动钢轨车间旗的是谁？”对方的话语中夹杂着笑意。“不上夜班，罢工一开始就奔到丰山神社。你在河内家里就知道要罢工！”

被守卫长一顿抢白，辰吉真有些畏缩。他想起给他工友会会徽的那个人的话，“本想通知你，傍晚七点举行罢工。”守卫长误以为我接受了工友会的特殊任务，在外面等待时机吧。“我……”他想辩解说，我是懒得上班，去搂女招待睡觉了，说我事先知道罢工，我可不同意！

“可是……”辰吉犹豫该不该说出那样的话。被捕后，即使调查，警察也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大阪口音的女人给作证，恐怕也不能轻易获释，辩解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就是撬开自己的嘴巴，也不好意思说出搂抱女招待的事。辰吉根本没有料到再次举行罢工，大部分工人也知道得不十分具体，只是罢工的领导人心中有数。守卫长至少是把我也当成罢工领导人之一，所以才来抓我。我要把事情讲清楚，说明对这次罢工一无所知，证据就是和女招待睡觉了！想到这儿，辰吉心情逐渐安稳下来。

“随你的便！”

他脸对脸地盯着守卫长，毫不客气地说：“绝不后悔！我的态度没有变！”

“筱原，别激动，不是让你尝什么苦头。”守卫长又笑了。“这里，我自有安排。”

“管它去拘留所还是哪儿，快带我走吧！”

“去拘留所？”这回，对方认起真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去的地方，嗯，正是为你着想，才这么下功夫。”

“收起你的好心吧！”一股新的愤怒涌上心头。守卫长还想勒索吗？正为这个我才痛苦，才烦恼的！“已经没钱了，钱喂狗了，没有啦！”

辰吉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是呀，我现在干脆把话说完，痛斥这个说是为我免于逮捕而勒索走三百元钱的守卫长，揭露把作为哥哥生命的代价、仅有的一点抚恤钱讹诈走的恶棍。辰吉凝视着银光闪闪、似乎冻僵了的星星，心中想起嫂嫂，想起肯定比自己更痛苦、更烦恼的嫂嫂。现在连母亲都认为应该再次罢工。嫂嫂明天早上回来，母亲将高高兴兴地迎接她，我也可以得到莫大的鼓舞和勇气。现在，应该怎样考虑天皇？再次罢工后，我的思绪还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说，这个守卫长是我们的敌人！是的，他不光夺走了三百元钱，是我的敌人，而且，他也对其他的工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筱原，你……”守卫长的声音十分狼狈。“你就这样对待我的一片好心吗？好吧，不是为了你，是看在你爸爸的份上……”

“说这些没用……”辰吉不让言犹未尽的守卫长继续说下去。“我是想回家，不过，随你便把我带到哪儿去！”

“当然，不让你脱胎换骨就不放你回家！”守卫长怒吼道。

“辰吉已经不再恐惧，他用力耸耸肩膀，毫不理睬围着他的化装成力工的这伙人，大步向前走去。

“慢着！”

一个人抓住辰吉的肩头喝道，正要拽他，辰吉一闪身，掐住了对方的手腕，脚下顺势打个破绊。可能是没加提防吧，对方就势摔倒在地。辰吉拔腿要跑，这时，黑影从三个方向扑来，他只好应战。终于寡不敌众，他的身子被举起，浮在空中。他胡乱挣扎手脚时还有些知觉，过了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辰吉神智不清，晕晕乎乎，仿佛自己的身体还在空中浮动。什么时候才能落到地面上呢？他睁开眼睛，身子仍在晃动，哆哆嗦嗦的。是的，和力工打扮的人撕打，被他们抛起来，就失去了知觉。辰吉觉得后脊梁骨火辣辣地疼，刚想再闹他一场，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坐在人力车上。

“喂，到哪儿去？”

他掀开盖在膝头的毛毯呼喊，车夫毫不理会，默默地向前跑着。我怎么坐人力车上了？莫非是谁为了送我回河内家，把我放在车上？辰吉满怀期望地环顾四周，虽然黑夜沉沉，他仍然断定出这不是通往河内的道路。没有树叶那股清香，相反，却有一股海腥味。

“喂，站下！”他大喊一声。

他越证实自己的判断，心中越发不安。周围一片黑暗，没有一丝音响，只有车夫的草鞋踏在地面上发出枯燥的磨擦声。

“喂，还不停下吗？”

“何必吵闹……”车夫边跑边回答：“又不是你一个人。”

听见这话，辰吉方知道前后都有人力车。是呀，拐弯时看见吊在车轡上的灯笼，有十多盏哩！究竟去哪儿？辰吉又把毛毯盖到膝上，他心里明白，再吵再闹也无济于事。

人力车停下了，耳边响起阵阵涛声。辰吉故意无视周围忙乱的气氛，稳坐在车上。他想，反正已经被捕，唯一的抵抗办法就是神态自若地从精神上压倒对方。他暗暗规劝自己：“别象个女人，尽想没有用的事儿。”

“恢复知觉啦？好，下车吧！”

一名宪兵来到辰吉身边。辰吉从容地下了车，这才发现自己既没带手铐，也没被捆绑。

“知道这是哪儿吗？”

“……”

辰吉没有回答。胸中吸满了海潮的腥味，刺骨的冷空气灌满肺叶。他不再感到气闷，接二连三地大口吸气。

“来到牧山啦！”

宪兵面带得意地说。这儿是八幡和户佃的交界处，辰吉已经被带到洞海湾的陡岸上。辰吉自然不明白为什么被带到这儿，他也不想打听。当传来“走，上船”的命令又登上舢。

板时，他猜想准是被带到边远的某拘留所，心中稍有不安。

橹嘎吱嘎吱作响，前后各有一只舢板，一共三只。刚才那个宪兵紧挨在辰吉的身旁。六七名披着斗篷的汉子也在这条船上。奇怪的是他们虽然神情紧张，却没有去拘留所的不安神色。

“喂！”趁身旁的宪兵往别的地方瞅，辰吉向身旁的工人小声耳语：“舢板要把我们运到哪儿去？”

“红楼前面的码头吧！”对方态度平静地回答。红楼不就是总管理处吗？去那儿干嘛？奇怪，究竟是怎么回事？辰吉冷不防站起身，舢板一阵摇晃。

“哎，老实点！”宪兵喊。同乘的工人也喊喊喳喳。

“老实点？这船去哪儿？”

“你不知道嘛，到厂里去！”有个工人回答，又抱怨说：“你喊什么呀？”

“到厂里？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神智不清吗？或许还在做梦吧？迎面而来的寒风，他自己愤怒的呼喊，都使他断定这绝非梦境。

“怎么？守卫长没告诉你吗？”宪兵咂咂舌头。“算你命好，再错过一会儿，说不定就进拘留所啦！你能和指名找来的人一块儿到厂里去，都是守卫长的恩德呀！”

“守卫长不是说抓我进拘留所吗？”

“混小子，天下有用人力车拉犯人去拘留所的警察吗？今儿晚上锅炉得多加煤，所以才抬举你们。你大概愿意去拘留所吧！”

宪兵怒吼道。辰吉渐渐明白了事情经过。根本不是去拘

留所，原来是想把我们带到厂里。怪不得守卫长象有话要解释似的。

“事情我都清楚，宪兵先生，让我开导开导这小子吧！”

宪兵刚想揪辰吉的前襟，一个上年纪的工人劝解说。他温和地拍拍辰吉的肩头，用教训的口吻说：

“厂方准备停产到下个月的四五号，这话千万别让罢工的暴徒们知道啊！改善待遇是丢国营钢铁厂的面子，厂方怎么能答应呢。要是工人们改邪归正，话又另说了。

“继续停产，直到工人认输。可是高炉不能一直处于埋火状态呀，所以，这期间得找些不闹事的人干保全活儿。今天急等着给中心锅炉车间的锅炉加煤，舢板上的人都是厂里头头们点名挑选的行家。

“不用说，这回能得不少的钱。既然厂方认定我们忠诚，点我们的名，今后也错不了。明白吗？你满嘴说些不为厂方效劳的难听话，宪兵先生能不生气嘛！”

“住嘴，我不干那种损人利己的事！”

“损人利己？”正说教的那个人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沮丧地说：“当然，最好是不坐舢板，大大方方从正门进厂。这要被发疯似的罢工工人知道，他们会骂我们是叛徒，留在家里的老婆孩儿也得跟着倒霉哩！”

“你……你……你……”辰吉猛烈地结巴起来：“你是钢铁厂的工人吗？是和我们罢工的人一样吗？”

“搞罢工的是工友会和它的走狗友爱会那伙人，一般工人只是跟着起哄。瞧，比起那些眼瞅要哭鼻子的人，我们职

工同志会……”

“同志会？”辰吉气得浑身发抖说。“你小子是同志会的？”

“哎，怎么出口伤人？人家好心给你讲，你……”

辰吉根本没理会他下面的话，向穿着号衣的摇橹人扑去。

“船老大，把船掉回去。喂，回牧山！”

“喊什么？”辰吉刚抓住了橹，宪兵大喝一声从后面上来反扭辰吉的胳膊。“再胡说八道，把你扔进冰冷的大海，不用三分钟就得见上帝！”

“躲开！”辰吉喊着。他知道船马上就要靠岸，已经看得见黑黝黝的厂区了。“船老大，求求你，把船划回去！”

“不老实就真抓你！莫非你真想下海？”宪兵死命按辰吉，高喊：“喂，大伙帮忙，绑上他！”

“船老大！船老大！”

辰吉没有松开抓住橹的手。他没有余力抵抗向他扑过来的人们，只是紧把住橹不放。

“大家别动，一动就完啦！”

船老大一声喊叫。紧接着，舢板猛烈摇晃，辰吉他们接二连三地掉进大海。

如同针扎刀刺，剧烈的疼痛袭遍全身。辰吉好歹还能游两下，他的周围传来一阵哀叫。舢板虽然没有底朝上，船上却已不见人影，全都落进海里。

“哎，怎么啦？”

剩下的两只舢板划过来。辰吉对自己的游泳技术没有信

心，只是冲着亮光乱打乱登用力游，看来不被他们拽上去就得淹死冻死。他拼命地扑打着。可是渐渐不能随心所欲地游动了，听得见周围人泛起的水花声。

“快点儿，再呆一分钟就冻死啦！”

这是宪兵的喊声。还有一分钟，是这样，辰吉已经觉察到手脚越来越笨拙。他心里发慌，很想再用些力气，腿和胳膊已经不能灵活动弹。

“快，快！”

我也朝灯亮喊吧！看样子救上一个人了，或许是宪兵，或许是那个同志会的老工人。辰吉离灯光还很远。对了，往钢铁厂的码头游吧，黑黝黝的厂区就在眼前，不过，那离舢板也就更远了。

“喂，再使点劲儿！”

看来，又有一个人被救了上去。辰吉有些焦躁：干嘛磨磨蹭蹭的，不知道我在这儿吗？他想喊，但已经没有气力。舢板是我给弄翻的，就不救我吗？不，不会的。他们肯定会看见在波涛中起伏的黑脑袋，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喂，快来，快点到我这儿来！辰吉一边想，一边用力挣扎。

突然，他不再扑打四肢了。怎么办？被舢板救上去，等待我的将是什么？辰吉身体渐渐下沉，喝了一口水，又慌忙地扑打手脚。游向码头吧！我不愿意被那条船救上去。那条船上有宪兵和一说话就令人生气的同志会的人。游，游向码头！可是到码头后，进了厂子又怎么办？在警刀的威逼下烧锅炉吗？他身体又沉了下去，连喝几口海水。

“喂，剩下的三个人回话！”

是舢板上的人在喊，包括我在内还有三个人吗？这么说，已经有五个人被救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辰吉觉得焦躁感已经消失。再游！说什么只能活三分钟，我才不信呢！这么一喃喃，仿佛手脚暖和些，动作却越发缓慢。辰吉猜想这种暖和感，是身体适应了水温的缘故。

“嘿，又上来一个！”

“好，还有两个！”

声音就在近旁，辰吉听得很清楚。我不想被那些人救上去，也不想游向钢铁厂码头。是的，我要一直游回牧山。到了牧山，立即跑到工友会总部，我要说，要满腔愤慨地告诉他们，一伙叛徒为了破坏罢工成果，深夜从海上进入厂里。罢工团必须立即发起总攻，狠揍守卫，打倒看守，不许警察和宪兵介入！喂，辰吉，你怎么知道这些？真可耻，我差点儿加进叛徒一伙。哥哥遭难后，厂里给了一点点抚恤金，守卫长一伙勒索走了这笔钱，又千方百计想把我拉进厂内，干破坏罢工的勾当，我当然拒绝，逃了回来。辰吉！海水很凉吧？是呀，二月的大海嘛！周身象刀割一样。我稍加夸大地回答。辰吉，你受苦了。没什么。嫂嫂说过，“小辰好好干，即便被捕，嫂子也等着你。”嫂嫂天亮就要回来，我怎么能去厂内贩卖罢工、丢脸现世？不！更重要的是又要惹怒嫂嫂，她肯定不会再和我说话。啊，我罗唆个没完啦！

辰吉冷不防被侧身抛起来，手脚已经不能活动。在这以前，已经灌了几大口海水。他吐不出来，也没有咽下去的力气。海水似乎灌满食道，淌进支气管，可他感受不到痛苦。辰吉宛如仰面睡在浪峰尖上，他看见了天上无数颗星星。多

么惨淡的颜色啊！看着，看着，身体反倒酥酥地暖和起来。他笑了。

“喂，还剩下一个人，在哪儿？找一找，找一找！”

就在近旁响起喊声。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对不起，我不想要你们援救，没那份必要。我要在牧山登岸，去工友会总部告急，然后回河内家里等待嫂嫂。我痛恨警察，决不和船上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在一起挥动煤铲。

辰吉的身体又淹没在海水里，瞬间，他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或许就要死了。一股未曾体验过的痛苦传遍全身。他用尽所有力气活动手脚，头又浮出水面，得以再一次看见星星。浮起来！浮起来！他不断咳嗽，海水咕噜咕噜地吐出来，接着，又喝进了更多的海水。星星在燃烧，就是刚才那颗惨淡发光的星星，辰吉在痛苦中清楚地认出了它。

他看见一颗星星闪着红光在空中移动。有多少颗星就有多少个人，一颗星消逝，就有一个人死去。辰吉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听过这样的故事。啊，这颗星就是我的生命啊！星星仍然在燃烧，没有消失。辰吉勉强地浮在水面，一边追逐这颗星，一边痛苦地想到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他并不畏惧。是的，在这颗星还在燃烧时，我要……思想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翻腾，他已不再难过。

我要在临死前呼喊，还有一把力气。可是只能喊一句，只剩下这一点点力气了。趁那颗星还在燃烧，快些决定喊什么吧！喊母亲？嫂嫂？伊部三吉？“妖婆组长”？金泳文？轮箍车间的秃头？辰吉拿不定主意。喊嫂嫂……我这是临死啊！此外还有要喊的话吗？妈妈、嫂嫂、三吉、“妖婆”、

老金、秃头……不，必须喊一句包括所有人的话。喊天皇陛下？我知道有不敬罪，但天皇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没有认识，还是认识到了而嘴上不说？罢工的工人为什么不把它当成重要的问题？这样下去能行吗？能真正改善待遇吗？

辰吉在下沉，知道那颗星即将消逝。我要呼喊，壮烈地呼喊。大伙听着，准备就绪了！现在，我想到一个最好的口号，我要喊，壮烈地呼喊，大家听着，辰吉准备就绪！在沉进水面的瞬间，辰吉看见那颗星已经燃烧尽，立即放开喉咙高呼：

“工人万岁！”

后 记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在当地高中毕业后，获得“二级办事员，日薪一百八十二元五角”的任职书，到八幡钢铁厂锻压车间工作，经常倒班。

战争期间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的八幡钢铁厂，在朝鲜战争的特殊条件刺激下，已经恢复元气，开展第二次合理化运动，并且和美国合作，陆续建立起一批新工厂。与此同时，工会逐渐失掉在战后“民主化”中所取得的权力，处于转折关头。

进钢铁厂后不久，我和同年龄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即誊写版的《星期日作家》。我们是早、午、晚三班倒，工作时间没有规律，实际上没有星期日。只是为了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边劳动、边写小说的现状，所以才将杂志命名为《星期日作家》。

进厂后第四年，一次上夜班时，我在科长室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八幡钢铁厂工人运动史》，当时的兴奋心情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八幡钢铁厂劳动科为纪念创业五十周年而编纂的一本很厚的大部头书。它大量地引用了战前特高警察的资料，当然也收集有一九二〇年八幡钢铁厂两次大罢工的史料。

我很想写小说，而且一直在考虑怎样写一部描写工人生

活的作品，为此，我计划就以一九二〇年的这场大罢工为题材。我准备采访当年罢工的参加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可是，直接经历了这场史称“大正民主”、“顶峰”的工人运动的人，已经退休。极为焦躁之时，我便捧起《八幡钢铁厂工人运动史》，贪婪地阅读。

只有在夜班的时候我才能进入科长室。每三周轮一次的夜班固然令人讨厌，但这读书机会却有着诱人的魅力。当时还没有电子复印机之类机器，粗略读完后，就把精彩段落抄在笔记本上，信心越发坚定。

我以这些笔记为依据，去采访当事人。当我和一位当事人交谈时，这位退休后十分寂寞的老者，两眼立即闪出兴奋的光芒，向我叙说当年的情景。二十二岁的我，唯恐听漏一句，拼命地记录。后来，我再次采访这位老者时，却被象是老人的儿子的人撵走，他想极力掩饰自己的父亲曾是“危险分子”的往事。

收集资料，听听写写，持续了将近两年。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不可能进展迅速。尽管这样，到了一九六一年，作品终于在《星期日作家》上开始连载。我们的杂志是两三个月出一期，在很少的页数中，要用相当的篇幅登载我的小说，使我感到过意不去。当年的秋天，我们决定出增刊，我写完了剩余的部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大罢工》问世了，是誊写版，共印五百部。一直承担着写工作的朋友，也曾在八幡钢铁厂工作过，在轰动一时的麦克阿瑟清洗共产党时，被非法解雇。他同情低工资的文学青年，用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钱承担

我们杂志的誉写。

《大罢工》完稿时，我二十四岁。转眼又过了十五个春秋，更令人慨叹岁月如梭。我扪心自问，从那以后又做了些什么？在写完《大罢工》的第二年，我写的《猜拳协定》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获第三届新日本文学奖，可以说是我初出茅庐的作品。一九六四年夏，我离开八幡钢铁厂，专职从事写作，历经曲折，直至今日。现在，还经常有人找我询问《大罢工》，称赞“写得好”。每逢这时，我则感到内疚。

此次出版前，我曾犹豫是否就此机会修改，但还是决定原封不动地将自己十五年前的劳动成果奉献给读者，除更正错字，对用词或送假名稍有改动外，未做其他润色。

这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发行的《星期日作家·增刊》的再版。借此机会，再次向往日的同人、誉写者致以谢意，向多方给予关照的石田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佐木隆三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